

萍鄉縣志卷十五

藝文志



先民有經垂諸後世其事其人其文其義或闢民彝或關國計或紀山川或詳建置肇自有唐搜羅必備月露風雲勿循

其例輯藝文

上書

宋

高漸上神宗皇帝書

臣聞忠於治世易忠於亂世難上有至誠肯聽之君則下有直節敢言之臣昔唐太宗卽位孫伏伽諫元律師不當死太宗賜以蘭陵公主圖直百萬或言賞太厚曰朕卽位未有諫者是以賞之所以貞觀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一

之治高視近古也陛下卽位廣開言路言有可採陛下亟加旌賞在常人之情則有矜色由古君臣之道觀之未足爲過也然忠臣義士有憂國之心而不愛其身者亦何待上之爵賞而後言哉臣愚伏見廢后已降冊復立爲元祐皇后矣臣知陛下聖德仁孝仰以奉兩宮之慈意俯以昭萬姓之歡心典冊一傳海宇胥慶臣竊惟詩載關雎爲首而以后妃爲稱王化之基始焉治亂之本繫焉今二后並立名分未正此臣所未喻也臣竊聞元符皇后始以嬖幸列於妃嬪以生皇子上欺先帝遂加冊命母儀萬邦使其襁褓尙存冒正東宮之位陛下今日焉得爲宗廟社稷之主乎陛下顧念先帝建立不欲彰既往之咎則元祐皇后已正中宮之位元符皇后自當退處嬪妃之列於事爲順若並后匹嫡以順則逆民無則焉夫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得以稱君也舜取堯之二女是二女皆帝舜之后也從舜南巡不反湘夫人立祠曰湘君湘夫人蓋因古制也離騷九歌曰湘君湘夫人世人惑焉韓愈辯之日堯之長女名娥皇爲正妃故稱君女英非其正也故稱夫人此古人所以正名分於萬世而不可易也方今制作之盛超越前代而禮典之作固宜上法堯舜不可循後世衰亂

之風於以昭先帝之寵光於以垂訓於後世此臣所以不避斧鉞之誅而言也

疏

明

周燦請兵籌餉疏

題為寇氛已迫敬陳兵餉急著以固疆圉事竊惟禦寇者禦之於門庭之外若待賊逼城

下僅以閉門卻敵外無救援內加細作鮮克久持楚省數郡之破皆中此弊前此荆襄麻黃與江右尚隔一水長江天塹猶口有險可憑而今破武昌在西江肩項唇齒之開不啻剝膚矣此時亟作門庭之計上自袁吉下自九江皆賊充斥之路九江近設總督重兵雲集可以恃而無恐哀吉一帶如萍鄉之接醴陵萬載之接瀏陽永新之接茶陵處處須防而萍鄉尤為第一門戶賊過岳陽一步則萍鄉危矣萍鄉不守寧但西江之患南則百粵八閩東則祁門常山將有不忍言者今日守西江即所以守閩粵守徽浙也兵單力寡決難捍禦亟須精兵一萬分布萍鄉萬載永新三路統以遊擊二員不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二

獨畫藩而守且與湖南彼此犄角互壯聲援賊住武昌去巢穴益遠四面受敵若大兵會約淮皖應諸兵從九江而上更調度粵諸兵從袁州而進會合長衡永諸兵從岳陽而下水陸合渙上下夾攻滅此朝食此其時矣但兵與糧隨前此西江無事則西江之餉解京解楚總為寇而解今日西江有事則留西江之餉養西江之兵亦為寇而留守得西江不為楚省之續則兵餉皆為有用亦不至如楚省委之逝波呼歟安危司計者當不待其言之畢也臣謹會同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郭某巡撫南贛右副都御史林某合詞上請伏乞勅下戶兵二部準臣等所奏或募或調湊兵一萬計哨官隊長什長教師等項每歲約食餉八萬有餘懇祈準於本省練餉內動支至於遊擊二員一切廩餼沁紅紙剝與添設營房等項不敢擅動正額容臣等與地方有司商酌另行設措庶使軍容壯而士卒鼓進足以攻退足以守西江安而閩粵徽浙五省俱安誠今日東南半壁救時之急著也

按前志云是時張獻忠大陷楚郡周以名進士巡按江西躬率士卒備視險隘深悉萍地之要此疏急請設兵雖云分置

三路必以萍為門戶第一萍危則江西危萍安則江西安為江西計先不可不為萍鄉計也真老成謀事之言哉

國朝

謝夏丈量田畝疏畧

為請

旨事該臣看得萍鄉縣地處山陬田土瘠薄山居十之七田居十之三北三分之內又大半高者在坡低者在坑平原沃壤十無三四明初陳文諫偽將歐祥獻冊投誠誤以民間三升之鄉斗報作十升之官斗遂定袁郡四縣每田一畝徵米一斗六升七八合之多積因三百餘年田土地荒該四邑之中萍為獨苦順治十年經前撫臣蔡士英具疏請照隣壤新喻縣上則田畝九升三合零之例概用一則科徵地塘亦然從此民困稍蘇漸次墾闢惟緣兵燹後鱗冊無存農民不知計弓定畝僅以插秧把數積算肥美者三十把為一畝其次五十把為一畝又其次八九十把一百把為一畝以此積算定畝即以墾荒起種故田數有增而糧仍缺額今准部咨查丈自應計弓定畝分則完糧蓋山田與平田不同上則與下則懸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三

殊請照奉天府丈量地畝之例以上中下三則分別起科其中地勢平坦土色滋潤水源不絕可以隨時灌溉者為上則地土稍次附近蔭塘及山泉雖遠猶可車戽灌溉者為中則若山岡山麓灌蔭無資全賴雨水救濟者即為下則今擬行袁州府知府薄履青同知翟照庭協同查丈相地制宜合計上田八百六十七頃五十八畝零仍照原編畝徵銀七分五釐九毫零編米六合五勺一抄零中田一千三百五十一頃四十一畝零亦照新喻縣二則糧科算畝編銀六分八釐三絲零編米五合八勺三抄零下田一千四百九十五頃七十一畝零照新喻三則糧科算畝編銀六分二釐八毫零編米五合三勺九抄零又有一則地一百八頃三十二畝零仍照全書原定畝編銀一分九釐九毫零編米一合七勺七撮零一則山七千一頃七畝原不派徵銀米一則塘一百二十六頃五十畝零亦照全書畝編銀二分七釐二毫零編米二合四勺一抄零其屯地屯塘亦照南昌衛之例逐一分別編徵庶田分高下民不苦於輸將糧有重輕賦皆歸於畫一其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

議

國朝

王延禔兵議

按袁郡在承平時止有團練民兵三百一十八名
分防郡縣以及插嶺慈化兩隘每名工食歲八兩
六錢四分守令提調不敢恣橫迨崇禎六年流賊四起知府
田有年始詳設標兵百名把總一哨官二統領以防萍鄉之
插嶺關又編僧兵百名更番以防慈化喝斷山挑選衛軍之
壯者給以雙糧使互相城守是猶無損於公家也崇禎十年
流寇犯袁府屬紳衿議設義兵宜春萍鄉各三百分萬各二
百士民照糧助餉崇禎十一年燕院解公發省營兵四百名
使把總一員哨官四員統之屯萍鄉西城外十六年獻賊犯
袁總領左良玉兵踵至追逐於是賊梳兵篋地方騷然矣十
七年江督袁繼成宜春人也遣標將謝騰雲率兵千餘防袁
餉則司餉也

大清定鼎袁土初入版圖長沙尙未向化所在伏莽竊發委將郭
天才鎮袁兵丁斯役等共二萬餘名順治三年都推副將尙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四

登第協守始有專官現設兵將每年約俸餉銀三萬二千八
百兩有零此袁郡設官之原委也今外患內憂均難弛備然
去歲鄰警仍求外援得鎮兵來但聞擄掠蘇都司防禦萍鄉
所部土兵盡逃止統親丁捍禦幾罹不測土兵之緩急不足
恃即此概見故知將不在高衙而在勇怯兵不在多寡而在
精練果能實心備練不冒虛糧堪戰之兵雖數百可也多復
何益倘謂兵少則戰守難兼顧不知守兵在城何嘗登陴警
夜日晝遊行里巷或邀截柴米蔬菜或壓買雞豚砍伐樹木
或離伍貿易串引叛僕且一隸兵結即遭抗錢糧甚有族黨
姻戚俱為包遺使長吏束手而莫可問又有部氓一委以千
把之職即乘馬蓋黃抗擯長吏至有操其長短者兵丁即守
令薪米攘奪不恕平民可知也此輩肆橫監司亦未遽行法
則守令可知也戰守機宜府縣概不以聞一有疎虞不免先
受處分恐府縣亦不任受也今欲使兵民相安莫若使兵有
制而畏法欲兵有制而畏法莫若使之稟令於府止設守備
一員千總二把總四兵一千名以三百駐萍鄉一千總統之
令分防插嶺慈化喝斷山等處二百駐萬載一把總統之防
湖南瀏陽一百駐分宜亦一把總統之以備不虞四百駐府

城擁衛根本不時策應知府總其大綱各縣分其訓練兵不
擾民民不苦兵一旦有急可恃以無恐矣至於守兵又有可
議者彼妻子墳墓多散處各鄉猝然有事欲閉之城使爲
我捍禦必不得之理也計莫若慎選府兵而操練之夫營中
守兵一年計食餉十二兩府兵每年僅八兩六錢四分鎊之
士著也一兵較減三兩三錢六分原額民兵卽減去守兵
三百一十八名當減餉三千八百三十六兩再招足民兵以
合八百之數卽減餉一千六百一十九兩零待人數旣足後
漸裁營中守兵是袁州仍存一千六百戰守之兵而袁已去
八百名之實也但此議所關甚大遇變而兵將奔潰責不及
兵將無兵而少有亡失則咎歸議裁之人此日後之慮
也目前不密一露此言則禍且不測此旦夕之慮也

序

唐

僧至閑楊岐山甄叔大師塔銘序

楊岐大師法號甄叔幼而聰
明個儻不羣心目貞明具大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五

人相親死生輪上見三聚羣迷猶蟻蟻處在蚊睫聚勝妙欲
樂似嚼蠟無味遂投簪削頂具佛壇式求正覺了義叩大寂
禪門一造元機萬慮都寂乃曰羣靈本源假名爲佛體竭形
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湧心靈絕兆
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行而遍歷沙界不用而功益元化如
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繫於是形同水月浪跡
人天見楊岐山羣峯四合乃曰坤元作鎮造我法城纔發一
言千巖響答松開月殿星布雲廊青嵐色中化出金界一所
宴坐四十餘年滿室金光晝夜常照宜城化緣已畢機感難
爾元和庚子歲正月十三日忽棄塵區還歸大定門弟子如
父母逝痛勝於心泣悲震海哀聲動山如月隱天衢羣星失
曜大聚衆木積爲香樓用建茶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
建窣堵波巖拖錦障列其前澗撲銀河落其後承光法嗣用
鎮山門上足僧有任運者飽飲法乳誓報深恩涉萬重山經
三千里來投於我請述斯
文將副其心式旌不朽

元

吳澄送何友道遊萍鄉序

梅窗何先生四子俱擢進士科長宜

主簿其季出為萍鄉初氏後袁柳撫何二族各以儒官著而其初則實一姬姓文之昭由魯之展而為柳武之穆由晉之韓而為何名氏不同而姓同宜章仕萍鄉時家嗣友道生今為宗子友道不忘所自生而為是行也棠陰猶存有先世之遺愛焉雖然謹於他土者吾父之季也薦為人後者不復顧私親獨於宗子無絕道何也敬其宗也本源一而支派分卒然合并之際孝弟之心有不油然而動於中者噫禮廢而俗之薄也久矣本本原原惟學士大夫能然今將於是而觀其則

國朝

周寅亮孝經集註自序

孝何為稱經也曰孝也者五常之首百行之原也蓋孝之為道諸經皆有言之

者孝思維則孝子不匱詩言之克諧以孝奉先思孝書言之易首發四德曰元元即仁仁即孝萃卦孝享之詞其明文耳許世子不當藥春秋斥之如此類者懲不孝也周官師氏大司樂施孝德孝行之教儀禮饋食士虞禮明孝子孝孫之行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六

其在禮記若曲禮內則祭義祭統等篇大戴禮則有本孝立孝大孝等篇諸經之論孝可謂詳且悉矣即謂諸經皆言孝之經奚不可雖然孝必有專經也孝之有專經自孔子曾子之問答始孔子以是為教曾子以是為學孝始有經有經因有傳自孝經發於聖門而天下後世皆當曉然於孝之大義矣明乎不敢毀傷之義則知孝不在割股也明乎哀以送之之義則知孝不在廬墓也明乎父有諱子之義則知世以從親為孝或陷親於不義者非孝矣明乎宗廟鬼神享春秋祭祀之義則知俗之火葬水葬者非孝矣明乎宗廟鬼神享春秋祭祀之義則知信用浮屠超薦之說者非孝矣然則人子欲孝其親非折衷於聖經賢傳將恐慕孝之名卒流為不孝之歸此孝經一書久為教學之先務也愚自幼受讀是經私幸具慶日思竭子職惟日誦身忘是懼爰就先儒朱子刊定孝經章句集為註義非敢漫以自矜區區之志既藉為省身之法梓而出焉將取昔聖之遺經先帝之勅諭其天下一為人子者共勉之愚竊自維孝經之精義微言雖未能盡闡然於古聖賢教學之旨有粗得焉者託端於是因畧以求詳因淺可以入深推此意以讀諸經即謂詩書易象春秋三禮皆孝經註疏也可

林枝春周易會歸序

易也者性命之原而天地鬼神之奧也其

受之遞傳於漢為田何為焦贛為費直其說屢變施孟梁京
鄭王輩旁見側出戶裂門張紛紜而無所歸至宋伊川易傳
畧卜筮象數一以義理為宗朱子復作本義本卜筮以發義
理易學之指歸於是乎定我

聖祖

仁皇帝纂周易折中徵引儒先剖析疑似承先啟後易學炳

如日星領其大要以朱子本義為歸又嘗覽郭青螺易解自
謂於本義取十之七凡其所立說推本朱子往往有翊贊功
昭萍鄧氏精易學嗣禹司訓文江編輯諸解以授學徒子靈
世其父業與長兄雲參互考訂勸成一書最得力於郭氏易
解舉天地古今人物事理之原皆恍然有悟遂備錄其所論
著於篇又自彙纂兩卦合旨六爻總旨圖外句旨取象引証
佐以史義發明無遺易之為書也兼括三才廣大悉備斯其
得所會歸乎余嘗謂易學之難言也善讀易者以一卦通之
六十四以一爻通之三百八十四以一卦一爻之詞通之一
卦一爻之人以數千載下萬有不齊之人之事通之前聖人
確有可據之詞皆合如符契則經也而史寓其中矣易曰神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七

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會歸一書蓋有見於此其庶幾
融本義圖精蘊卓然成一家言者

國朝名儒輩出談易者不下百家曩見太傅朱文端公易書彙知
有鄧氏學今獲是編頓使余進一解因深嘉會歸之義足仰

佐

聖代崇經雅化於以嘉惠來學傳世行遠奚疑焉禮有之其先
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雲江教諭鄧子培蔣思傳
其先人之美重為請序仁孝之心亦約畧可觀已

引

宋

何異楚臺引

萍鄉本楚昭王渡江得萍實之地今北鄉萍實里
有香水渡有昭王廟存焉考之史記昭王十年吳

王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鄧昭王出奔走鄧又奔
隨吳進擊隨欲隨人之殺昭王也王從臣子蔡乃深匿王自
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與吳隨人卜與吳不吉始謝吳王曰
楚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人不聽吳亦罷去次年昭

王歸入郢觀此疑昭王在隨未始至萍鄉也而廟有古碑謂子綦自以爲王之時昭王實分領徒御潛經此地後人卽其所屯之山巔爲廟他日一夕大風雨又移之平地歲時禱祀至今不絕傳記必有可考者矣而未詳觀家語渡江萍實之事孔子曰此吉祥也惟霸者而後獲焉又觀左氏傳昭王得疾不忍移於股肱又不越境以禱疾於河孔子曰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夫旣屢經聖人之許于則昭王誠春秋之賢君萍實誠昭王反國之所自而楚地廣大春秋時邑誠屬楚尾也邑之後圖有臺屹然前政命名不一或曰能賦或曰易春或曰賢樂似未能一定而不可易者予往試邑時嘗與賓客熟詳之矣楚有三休之臺有五休之臺窮者極多貽譏後代願獨昭王以賢德開茲邑以萍實著登斯臺也可以憑高望遠懷舊思賢制作簡古一洗窮奢極侈之譏易名以楚爲宜會以去官匆匆未果也越五年今令尹三山周君世昌政有能聲治有餘力凡草創或未備者一新之爲樓於門榜以分明爲堂於東榜以喜雨又復葺理斯臺臺之名竟曰楚豈精誠相感理之所在有不約而同者臺之建實君之王母弟鄒君國博爲之今其彌甥挂傾直漏增光潤色亦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八

不偶然矣臺之後予在官時開軒直北省候農桑厯厯近郭皆在指顧誦月明無犬吠花柳之句命之曰月柳亦未及扁榜也今喜臺名之有契焉於心而歎制作之有光於前人也爲厯敘其所以然而賦小詩一章或者後之君子三占從二斯名願勿復易紹熙辛亥七月既望書於柏臺之直舍

國朝

楊際熙社倉約引

社倉何爲而作也朱子爲備荒計作也宋乾道時崇安大饑朱子寓其地請於府得常平

米六百石以賑給之夏貸秋收加二息率以爲常少歉蠲息半大饑盡蠲行十四年如原還府得息米三千石立社倉於鄉年雖凶人不闕食吾鄉社倉之建昉於雍正元年亦猶行朱子之法也曩者先祖語同鄉曰農夫入口之家耕不過二三人田不過十數畝收不過數十石完官租應公役又私自戚里往來慶弔相仍其所贏無幾一家男女長幼衣食嫁娶皆出其中其儉者析薪數米尙足以自給其稍耗者左支右絀已不免剝肉醫瘡之患歲一值水旱家口嗷嗷操券以貸

出倍稱之息或仰求無門於是有賣田宅鬻耕牛以度歲
者矣同鄉聞之皆曰誠然也公意若何先祖曰余有志社倉
久惜力綿無能為役諸君子其同心否同鄉曰義舉也願
之凡共事者十有二人計穀六十石取息二今行之十九年
矣約積穀千有餘石徵良法不及此獨念此十二人中先後
謝世數已半其存焉者類皆頽然白髮恃杖而行先祖捐館
後家嚴且身肩之矣如後進之多何哉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先後進同不同未可知也今與同鄉約社首必公平曉
事里中作過無行止人必嚴覺察貸穀之數以人口大小若
千為計穀分下田耘耨兩時支散交穀還倉不得過八月三
十日穀濕惡者罰之悉仍如朱子崇安例約成
家嚴命執筆援其說為引乾隆六年夏五月

宋

黃庭堅答密老書

頃嘗論道人處俗之意公欣然見納然恐未
極其趣耳如公高明了了決不同流俗矣憂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九

患百種去來無鄉要使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耳勢
利之交決定能埋沒人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清心省事不得
已而後應自然寡過矣道人壁立千仞方不入俗至於
和光同塵又和本折卻與其和本折卻不如壁立千仞

黃庭堅與醴陵主簿李承之書

某頓首自荆州來省伯氏於仁
里聞足下鄉鄰之譽甚美恨未

相識也乃專使惠書至意傾寫不見鄙外幸甚幸甚告以從
來問學之意知足下不汨於流俗求配於古人士之不自重
久矣觀足下所見教者能充其言豈易得也至於推與不肖
在先達君子之列則不敢當見彈而求鴟炙似足下之過也
夏氣暄濁比來日用何如聞醴陵嚴邑民頗謠訟佐邑想亦
少暇日同僚為誰臭味相投否一舍相望無階修敬謹奉手
狀 某頓首惠賜新作一編撥忙三四讀之務當求是議論
有餘佳作也與足下無一日之雅而辱不愛珠玉傾困倒屣
以昇之知足下好學絕人遠甚矣士常苦貧故從仕之日早
又不得明師畏友琢磨成就之故暖姀以一得為足而不免
於宋榮子之笑也觀足下學問之氣不倦也故相為
言之耳舍弟仲堪尉衡帆有一書幸指揮寓遞達之

論

宋

李格子產論

古之聖人其慮患也深故自制立法度以治其國
 家者不恃己之才知足以行之而常患衆人之知
 不足與有行是故昔者三代之君臣其才知同足以高萬世
 矣及其制爲法度則一皆出於中道而坦然易行雖非豪傑
 之士則亦可遵守而制治若夫後世之君乎其所以治其國
 家者務求近效而謀不及遠故其制立法度權一時之宜而
 恃己之才知足以行之苟爲行之得其人則功利興失其人
 則禍害起非若先生之法度爲可傳可繼此子產之政所以
 貽譏於渾罕叔向也何則鄭以蕞爾小國困於晉楚之役而
 力屈財殫族大寵多而豪猾踰檢國之微弱幾至於亡當是
 之時子皮爲國之正卿而知子產之賢足以治鄭故舉而授
 之以國政於是權一時之宜而恃己之惠愛有以使民忘其
 勞故作爲封恤什伍其民人使之相保相愛以盡力於地利
 而財用不可勝既則取之於常賦而不爲暴恃己之聰察有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十

以使民不欺故鑄刑於鼎列其罪之大小輕重之由使之知
 畏而干禁者不可苟免則雖示之爭端而姦究莫之敢侮則
 力屈財殫豪猾踰檢者非所患也其制既立其政既行而鄭
 賴之以治國人從而歌舞其德則亦可以謂之良法矣其或
 持是法者惠愛不若子產而功不加勸聽察不若子產而法
 不勝姦然取之過於常賦則民不堪命示之以爭端則狂獄
 滋豐而危亂乘之矣故渾罕以謂作法於貪樂將若何而叔
 向亦謂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良有以也及子產既沒而鄭國
 之治亦不復振則二子之言信不誣矣昔嘗聞先王量國用
 以制入而賦斂之法從輕故雖有凶荒水旱之變而民無凍
 餒敎五典以導民而不示之以爭端故民口遷善遠罪而不
 自知此三代所以能成至治之隆而既長且久也願子產區
 區之小惠察察之末政利在耳目之前而患在數世之後者
 曷足道哉其後魯哀公固嘗用田賦矣而國不加富晉苟寅
 固嘗鑄刑書矣而民不加治所以散國亂民而仲尼罪其不
 能守周公唐叔之遺典則就謂非先王之法度而可傳可繼
 乎

碑

唐

劉禹錫楊岐山乘廣禪師碑文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

乘天工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則素王立中區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至哉乾坤定位而聖人之道參行乎其中亦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輪轅異象致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羣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寢息佛以太悲救諸苦廣啟因業故劫濁而益尊自此即東來而人知像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宏以確實示其攝修味真實者即清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怖威神而遷善厚於末者植因以觀福羅於苦者證業以銷冤革盜心於冥昧之闇泯愛緣於死生之際陰助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刑政不及曲為詞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惟四海之大羣倫之富必有得其門而會其宗者為世導師焉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七歲尚儒以俎豆為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七

戲十三慕道遵剗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起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契真乘洪鐘蘊聲叩至斯應陽燄含焰啼之乃明始由見性中得自在嘗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三宗者衆生存頓漸之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改生分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為心徑行不倦慈彼南裔不問佛經繇是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隨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逮周月而帶縛者漸悟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瘡曠洞開荒憬漸革邑中長者十方善衆咸發信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復宏僧舍身心恒寂象馬交馳隨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涉湘而南仰茲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盡翕然化俱神歸佛境悲結人世自跌坐而滅至於茶毗三百有六旬矣爪髮加長容澤差衰真子號呼圍繞薪火得舍利如珠瓊者數十百焉於戲消圓方之形故寂滅以示盡入菩提之位故殊相以現靈亦猶鳳毛成字麟角生肉必有以異不知其然於是服勤聞法之上首曰甄叔乃幸其徒道進道宏如亮如海等相與收撰具役建塔於禪室之右端從衆也初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元宗之中元生三十而受具更鵬五十二而終終之夕歲值戊寅

當德宗之後元三月既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滌以爲崇塔以奉神與建銘以垂休皆憑像寄懷不可以關一謬謂子爲習於文者故跣足千里以誠相致大懼其先師德音與時浸遠且曰白月中黑東川無還巖於金石傳信百劫彼重派之感豈儒者流專之敬酬斯言銘示真俗時宜春得良守齊君理行第一雅有護持之功化被於邑之庶察及里之右族咸能迴向如邦君之志故借具爵里名氏列於其陰文曰如來說法遍滿大千得勝義者強名爲禪至道無二至言無辯心法東行羣迷不變七葉無嗣四魔潛扇佛衣生塵仙法如線吾師覺者冥極道樞承受密印端如貫珠一室寥真高山之隅爲法來者百千人俱邑民蚩蚩戶有屏渠攝行方便家藏仙書願力既普度門斯盛合爲一乘散爲萬行卽動求靜故能常定絕緣離覺乃得究竟死卽我休生非我病常藏者身常圓者性本無言說付囑其誰等空無碍後覺得之像闕靈塔跡畱仁祠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國朝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三

安世鼎宣風重建關帝祠碑

人之精神始則赫然而漸以衰歎猶生死如一轍也惟關聖大

帝之靈千萬年如一日寰宇如一方且久而彌烈赫聲濯靈滋而益甚豈不異哉天下通都大邑下至窮鄉僻壤無不建聖帝祠宇奔走而尸祝之雖名公巨儒以及九流二氏斯率負馱過祠下無不下車卻步無不展謁知敬知畏成禮而退者大凡禮義自在人心惟無以感之則漸消渙失而不覺耳外肅然於耳目則內惕然於神明內與外感一人如是千百億萬人莫不如是夫以千百億萬人千百億萬心之所聚精會神於此地壯而爲威嚴發而爲顯赫無怪也江右袁州有所謂宣風市者地當湖湘孔道西達滇黔東趨閩浙捨舟從陸必經於是焉而道左有聖帝之祠余往歲自江臬移楚藩驅車過之停驂入拜見其棟宇頽頽香火不備怒然與感時

皇命有程未遑經理然往來余心不置也既膺特簡來撫江西政事之暇進郡守而語之捐金庀材更新飾舊鳩工未訖會余又奉命以去僅圖其始未親厥成其往來余心猶昔也今歲癸亥復奉

簡命載撫豫章直

皇上之德意同民間之疾苦於凡地方釐剔諸務興廢舉墜方次

第施行而郡守適以公事來言既畢乃進宣風市 聖帝新

祠圖因請為之記余於是有所感矣且人心莫不有禮義不感

之則不發邇者西南構逆氛浸震隣邑蹂躪及哀吉宣風一

徑幾淪於蕩夷兵燹而不能自振蒙仗

廟謨寇逆殲除區宇清晏於蕩平王路之中巋然立天柱地維之

表俾之東西行過是市者舉目瞻祠揚然如遇 聖帝之威

神雲車風馬洋洋在上在左右益有以啟其善心而消其隱

思其於鞏固苞桑救寧境域人心教化之所係豈不大哉余

又自維宦遊所歷於江右獨最久計所以整飭乎地方興

革乎土俗者念之也至熟而行之也必詳重蒙

新命期益矢心竭力為一方圖保安休息以無負我 聖帝之神

皇上再三簡畀之意甫下車而宣風之新廟適成是

靈殆將大啟我衷而默相之也迺命郡守瑒詣祠下致修禱

祀以妥 神居復鑄石而紀之銘其辭曰日在天上心在人

中天人合撰日心交融卓哉一言開拓萬古伊百代師豈唯

神武尼山薙德西岳東真後先相望乃聖乃神氣直兩開威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三

攝九域碧洛徊翔中天炳濯典祀秩祠昭布森列僻爾宣風
山環水浚輪蹄回會祠宇夙存棖宇乍壤丹聖漚淪藉軒信
邁來經來理載莅江天堂陞奕只式壯山河表茲孔道爭拱
征塵來瞻廟貌袁山業業秀水法法協天廣運陰陽斯民有
格不騫勒時貞石鐘簋維崇被於
無極康熙癸亥三韓安世鼎撰

頌

明

簡迪中正堂頌

美哉李侯既賢且良化成俗懿爰構斯堂堂也

思在於安徽稅好重思在以寬士民無欺思在誘掖田野毋
荒思在舉國侯之以夜日思無邪為中為正勿悖勿差萍人
其康我侯之力萍
人載歌我侯之德

贊

宋

黃庭堅泐潭乾和尚贊

平常心是道南泉只貶得眼庵內人不見庵外事趙州猶是搗板杖毫不穩方

丈前萬勿深坑但到牢關拄杖子天下橫行平如鏡面實如石獅子信問是誰泐潭道人萍鄉老子

賦

宋

李格墨梅賦

視融仁禪師戲作墨梅以遺予予竊愛之置於座隅有客哈予曰淵明肥遁之士遠公超寂之人脫

世網而自適泛虛舟而無垠白蓮為友黃菊為隣精潔而可供夕膳清淨而不翳纖塵其有旨哉今仁師乃驅管城之豪士蘊容鄉之幽懷報江南之春信綴庚嶺之瓊瑰人鳥觀其粉勻素臉紅抹香腮曾未得其髣髴徒濫稱之曰梅子乃應之曰淵明物於必退遠公止乎知游方之外苟大賢之獨善則蒼生其何賴彼辭清淨而托根於泥萍雖精潔而委質於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古

藩離莖幹柔脆枝葉低垂秋氣凜烈搖落變衰子獨不見北風其涼雨雪其勞冒嚴霜而吐豔凌冰雪而門芳園林幽僻明德馨香適酸醜於鼎鼐作和羹於廟堂然浩浩者易汙昭者難行易若以蒙養正用晦而明卻鉛華而不御潛貞心而粹精緻枝送發妙質娉婷嫋嫋兮玉女之衣輕縞娟娟兮烟籠暗月之英噫蓋有漆身吞炭而國士之操不混在內忘外而天下之馬可求徒索我以外好則陽虎貌類於聖人書為盜於春秋此之謂物化則夢中之蝴蝶乃枕上之莊周奈何以粉墨之異而見尤客於是惘然自失

李格墨蘭賦

呀然空谷依彼高岡產叢蘭而獨馥抱貞姿而有常生不富戶居必擇鄉喬松蔭其上清泉流其旁

秉仁知之懿德在中外而不忘富其清商蕭瑟淨暑沈藏蟬聲寂寞天宇凌涼波生洞庭葉落瀟湘願青春而已逝羅韡韡之輝光信命世之豪傑與不待於文王葉倚倚兮備足垂累彙兮謝囊揚素輝之灼灼紛翠帶之緜長寫同心之臭味奮穎秀之鋒芒蔚理瑤而莫比桂酷烈而難方居於深山閭然自彰擎白露之團團將凝結而為霜傷歲月之婉婉欲競

辰而門芳寄蛩吟而感歎逢虎嘯而激昂每臨風而髮錄蕩
清風於幽晦冀有門而搜獵見採擇於蕭艾翰美人之膏沐
充君子之美佩苟時命之未偶則深根而以待我乃示墨妙
以觀微參國香於目前因枝振葉浮蕊聯翩象忘而意得貌
寢而態妍若良辰之行矣實支離之德全視其表或閨政而
疎慢察其裏斯嫵媚而脰肩道進乎技神動而天失外慕於
青紫寓此
毫於大元

國朝

歐陽鶴鳴萍鄉賦

謀野子客乎萍鄉東里子禮焉越三載語謀

魯慙幽燕過衛趙淹晉韓模山範水盡態極妍往往散諸耳
目寄以詩篇今客萍鄉有年矣凡一邑之情形後先鉅細皆
備聞而熟研盍揆華摘藻一一為我傳之謀野子曰張平子
兩京十年左太冲三都十稔余本旅人且惇恩實甚今欲操
不律侯漫為斯賦是以秦女彈趙箏越人織蜀錦也然識雖
一隅竊不自拚請摭其所知該括以訟夫萍鄉也者野屬揚

藝文

萍鄉縣志

卷十五

五

州長躔星紀度臨南斗之交階應上台之尾占五位於鳥衡
辨東藩於天市考據則星經圖經推詳則石氏甘氏氣暖時
舒風恬景美雁行遲二月之天晴煦愛三冬之咎宜乎和藹
長薰嘉祥疊起禾穎告豐芝蘭誌喜芙蓉之麗三花石榴之
丹連理此天文之原委也當其縣分嶺鼎郡肇安成伊楚疆
之通道實袁境之樹屏東接宜春南界連應北隣瀏水西近
醴陵其在隅也巷開左右街列縱橫坊連前後井布城營其
在鄉也宜風蘆市則舟船霧騰湖東上栗則屋宇雲蒸山則
武功夔峻大廣崢嶸萬松嶺九嶷峻嶺天滋峭拔斗淵超
升秀林蒼翠高埠深闊楚山鬱鬱浴室層層橫龍聳聳長鶴
青青水則東西衍派順逆分行楊岐發萍川嶼長灘淨雙江
平羅霄出蘆水澄龜灘激虹橋盈石則奇兀洞則幽冥泉則
洶湧潭則晶瑩語其形形則壯語其景景則清毅則早秋晚
橋蔬則蘆葦蒹葭草則菱菱萍實木則杉竹女貞花則紅梅
丹桂果則綠橘金橙藥則紫蘇乾葛烏則鷓鴣鶴鶴鵝鵝則牛
羊雞鵝魚則鱸鯉鱖鮓蠶則密蜂蠟子貨則茶網麻輕既物
生之孔阜矧風俗之可稱民勤以儉士秀而英此地理之符
徵也爰是山繞高城隄圍夾石月升更院之東風度女牆之

北以官署言則大小皆適以公所言則輕重畢飭堂室樓軒
亭階館驛壇壝埒其封廟祠啟其式祭則克敬克誠神則有
靈有赫暨乎鋪舍修治置郵絡繹往來符節之傳迎送文書
之客彼富車視以沿流塘轉桔槔而運液水放科分滄通土
澤問津渡則平岸一舟過橋梁則長欄百尺莫不整整齊齊
周周厯厯此營建之規格也則見林林丁口濟濟黔黎化日
光天之下重熙累洽之時田開未耜隴上蠶基祈年報賽白
酒黃雞租無逋負吏不呼追既徭輕而賦薄亦屋潤而家肥
官廩則年年攸積民倉則在在咸宜樂今茲之醉飽免往代
之化離以及軍丁聚族屯產盈隄戶納秋糧之額船供北運
之期境同富庶利協公私此田賦之敷施也爾乃明之以倫
建之以學澤之以文章被之以禮樂廟廡則攸崇也官績則
孔卓也泮壁則聿新也堂楹則有覺也尊重舉比從容講愷
春風則花到亭前翰墨則香聞樓閣披典籍之精華聚生儒
之卓犖並有書院峩峩菴洲郁郁閣涵遠岫之青簾映秋江
之綠柳徑三三蕉窗六六且也膳產充餘膏田成熟既備禮
以隆師亦取資而佐讀此學校之肅穆也至若弁營重設巡
汛分添勁弓銳矢利刃堅函畫則試馬夜則鳴金門有守陴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六

之戒邇無暴客之侵又必扼岡於險憑谷於深樓臺屹屹壁
壁森森闔控平案山以北陞居乎身嶺而南則有操之以法
練之以嚴教場晴晝射圃花陰烈烈熊羆之氣拳拳士卒之
心惟鑿原乎古乃備計乎今徵土者綱繆必預徙薪者曲突
必禁此武防之詳諸也蓋由道屬職官化先循吏唐粵肇學
於縣南希顏薦聲於天使黃分寧之政尚慈鄒三山之功興
利孫獻簡禮厚諸生何尙書嫻精吏治陸下邳愛士恤民吳
清河招亡賑歲尙三韓保赤惠商張上元釐奸剔弊加以陸
司簿之忠誠林廣文之靜遠大抵傳自口碑徵諸行事若乃
人是瀛溪市經監稅學府儒宗風光月霽自昔所稱以斯爲
至此官師之品誼也以故邑傳科第地毓才良哀赴春秋之
會榜開甲乙之場次如賓貢則學足聲昂也次如辟薦則行
舉言揚也次如例選則年壯才長也次如掾考則事敏能強
也有若封贈慶寵光也有若鄉飲加豆鴈也有若耆壽給膏
梁也登之誥乘譽在鄉邦既以多而益善亦相得而愈彰此
榮名之總綱也况乎名有自來賢尤非偶論儒林者叔器親
師懋修取友接道脈之真冠人材之首論文苑者正字編書
才子喚酒李氏重瞳蘭家老叟嚴壺琦章翰墨則爲經學手

天梁梅庵東堂則爲詩文精論方正者彭博士之端莊朱副
憲之華指高懸尉之敢言湯知州之善守黃太學之丰規潘
參軍之抱負簡侍御之議論無阿顏長官之笑言不苟論孝
友者李陳開乎先鄧顏踵乎後或虎見墓而他遷或賊霽威
而釋走或兄弟痛泣而言情或伯仲慙懃而曲誘論善行者
言則由衷心則從厚迺德於陰迺敦倫於久迺忠信無私
迺篤誠無咎迺重不辭迺處焚不糾迺德播鄉隣迺誼關
授受迺公忍白持迺剛嚴自剖論隱逸者迺隱之儒則黃
堯之口志隱之夫則薛布衣之綬迺隱之流則終老生之
論遊宦者宰官則任猛寬軍判則陳可否郡丞則著勤勞
簿則敦管財府則教授五經縣則師傳二酉論武畧者三將
軍與勇能屈羣醜五昆季與才能除稂莠一國士與力能資
糧糗論尚義者孰張儼耶若解人於械杻孰焚券耶若放魚
於梁苟孰痊骨耶忽封之以培塿孰伏金耶忽貽之以瓊玖
孰修橋路耶惟行人於道石孰滅息租耶拯窮民於斛斗論
列女者寶婺星輝則壽康爲之母翠柏心堅則節烈爲之婦
孝旣收嘉貞殊可取要其俎豆者誰馨香者某一長國所必
收三立斯爲不朽此人物之淵藪也若夫黃家山峇戴子天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志

台文公理學范老詩才陽明經濟崇道品裁紀行程而切景
撫容館以抒懷緬風流其未遠覺山水之都佳他如真人蒼
萃羽士徘徊武公廬舍葛令池臺黃衣拂起白鶴飛來徐仙
犬怪毛女狐精亦有一批錫杖幾兩僧鞋廣公禪定甄叔心
灰會師戒行祖笑長齋因有曇華墨水寶積香階五峯天半
廣利山隈瑤金水滌真聖雲排得毋稱之以蘭若擬之以蓬
萊此外流之等儕也別有水浸鳳池雲藏石室寺盤羅漢之
松溪照瀟湘之月復有樓說分明堂名勞拙軒可避塵亭堪
弭節故城之草萋萋新江之風瑟瑟掃壇之行依稀龍鱗之
木鬱龍逮乎百尺藤蘿千年碑碣山寂寂兮嶺上雲路茫茫
兮溪頭雪鶴皎皎兮合威魂石蒼蒼兮翁仲血亦足以寄念
悲兼興敬存沒此古意之本末也維時堂堂大吏奕奕鴻儒
念經國之至計陳奏疏之良謨記則子澄冠冕序則文正權
輿楚臺一引耆老一書劉碑禪塔葛頌丹壘贊在勸導之寺
銘雷仙子之居跋美社倉之記賦寫蘊蘊之圖詩則牛田雪
後詞則花氣午餘申以今逾乎昔後勝乎初卷冊分而適配
篇次定以相符詩書精液子史膏腴鏗鏘音韻風雅規模吞
人才之墨然學士之翥嶺名流之管操作者之觚思沈慮靜

神會手學既精既美匪謬匪諛此文藝之濫盛也舉此大凡
援其粗段思未纏綿語難琢鍊方詳焉以新篇乃刻期於誌
且將得半而過全幾挂一而漏萬必也經之以陶鎔飾之以
芳潤絲貫成綸素宜加絢否則或類于俗父之辭田家之議
東里子愛忘其唾南覽之而褒焉日嘻可矣客何興之豪也
且夫昔人有作古訓非遙義關家語蹟著楚昭汎汎黃花之
獲坦坦宗濂之橋鄭公之彼漠漠甘將之壘翹翹唐制使之
兵謀善速元州同之志氣難撓若斯之類皆宜補遺而拾闕
亦特舉而明標庶克宜於集錦知不等於續貂余
時方記言載事汗簡抽毫嘉茲後勁敵彼前茅

南唐

殷觀景星觀記

運天成慶陶甄大塊道之始也軌躅發鑄元皇
啟宗道之化也始化無象品物流形形性之和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六

萍鄉直溪景星觀道時唐福德星應宮也肇自陰陽輪和天
地鼓泰萬物資始一德惟新星其茂祉神圖觀若符真御宇
洎于九功失緒六境遺蹤李葉彫蒙叔綱墳索琛無雙燭影
味層光剖瓜乎望於秦州分豆競奔於吳市鄆羊解語赤符
往萃於成都馬無言六甲亂迷於魏闕星由沒也觀乃廢
焉圓翠飄榭壇紅落杏朱頂之瓊衣住舞桂殿香疎綠女之
文鬣將飛蒲池烟冷迨我后中興皇霸有圖以來圖史蔚風
天人合德銅渾變九重坤蓋金柱鑲入北乾隅雀羽書舉麟
蹄拜野百稔歲穀羣安壽人元功丰修積風大返乾象作瑞
坤維出祥星可符主觀期角陸甲推丙午歲保中和教化中
外爰育子民太守陳雷邊公鎬策勳霞細書勞翰謀黃金剪
珮殊恩酬紫塞之功白錦裁文異龍耀碧璚之貴牧於是州
舉李承嚴牛刀剖位虎劍誰人命發宸躬宰於斯縣琴堂夜
承鳳樹秋高景物陶然政化成矣茲觀吳州西位邵縣東隅
截乃初訪遺榛制豐開址公則始開芳瑤匠人神機謂哉能
宏道勤行知哉有勸農暇日給俸伯庸領資物薰太守邊公
給賜完庫田六千五百把還資常住得精修道士歐陽皎老
銀髯鬚長金指甲陽山探密撥聚盡於風巢陰龜炙砂卧真

龍於火鼎笑解筭符深塵靈閣公既欣從哉聞命矣於是博
質文梓廣寔良焚誦爾藏規鄧而珍用勺視丹關具迹彤基
瓊房寫卷瑤窗疊日七井桐碧三清玉寒穆天子之入駿遊
迴霞明汗漫許侍女之一鸞粧罷月墜崆峒星乃歸焉觀宮
復矣觀即公之下客國之微民徒言指馬思肝空效剖魚尋
魯銘雖美事事廣難名敢肇唐皇昌霸之成少導君子文明
之述詞曰大道無象萬竅泯翹赤羽立日飛駒趁電入元珠
門始見真璞雲臺顯迹激澹真風教紐網外宗樞域中有勤
行者琴虛躡空偉哉聖王聿修元德星分大瑞照我仁國敷
言宮祠用昭不忒茲址其一發蒙楚淵鹿閑桂檝鷓鴣芝田
不有此廢星胡瑞焉我后在位誕膺皇霸明皎日中照一天
下是星可期瑞我大化斯觀復矣自我賢侯蓬宮鄙遠圖闕
圖幽永符天
瑞萬古千秋

宋

薛仲邕隆興甲申免和糴記

皇帝卽位之初優恤軍民之詔屢下又令條上奉行次第蓋欲實惠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七

及人敢有不虔者必罰無赦遠近歡呼以手加額曰王言大
哉先是隆興初元秋九月戊己之師分屯備邊計臣屢備積
有請和糴大江之西數以百萬碩轉輸丹陽袁之爲州地僻
左二十程一官吏親期會不知所以爲趣辦計且聖天子立
武事圖恢復知者慮勇者奮領困倒粟資供億固所願欲奈
何視旁郡田畝寡而山陸倍江流淺而灘磧稠歲一不登則
盜賊攘歛人有饑寒流移之患皇祐中上供苗米漕運不能
通行乃有支移之議書爲令甲可覆視也雖紹興甲戌發常
平之儲已卯糴萬斛之旨皆寢不果行利害甚明人莫敢議
太守曾公迺慨然身任其責取前後成案件具屢陳丐先罷
黜期於必免章既聞二三大臣嘉其能布宣德意之美臺札
報可命下境內鼓舞變申爲謠若瘼而起若瞭而瞭皆走告
其令尹曰四邑之人父母妻子飽飯安業亡愁歎疾苦之聲
者吾君之德也吾君知袁人之患非俛俸苟免者太守之賜
也吾君堯舜盛德因無能名矣太守之賜可忘乎將愈久而
愈思異時民間興一利除一害莫不立祠以祀刻石以頌率
夸說溢美矧今日之事可無大書昭示於後於是諸令尹具
以士民之請俾仲邕紀其實仲邕辭以當求老於文學者爲

之庶足傳信至再不獲因爲言曰君以民爲體民以食爲命是君必資乎民而民必資乎食也士君子莅官行已當視富貴得失爲餘事心之所處要必於君民爲無負然後可若容身保位過緩急票不吐一言迄無所建明使主德不宣下情不達則尸祿索餐昔人謂以政事殺子孫者爾端明蘇先生又在杭記陳公述古泊其井云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又以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早至而井竭非歲之所嘗有以其不嘗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然則人之於食豈不甚急於水耶先生論浙西潦疫合發年額斛斗添價貴糶以此湧貴小民乏食條陳至於三四遂免上供宋三之一杭人至今不忘太守用心乃與蘇陳合是於吾君吾民爲兩無負其可以不書太守名假字彥思溫陵人治郡恪遵詔令廉平不擾待物誠存心恕馭吏肅然隆寒盛暑遣決不少倦抑強扶弱每思久而便民者然後行之見於治理班班有古循吏風此皆畧而不書獨書其爲袁之無窮刊者如此隆興二年甲申五月十四日

徐傅紹熙甲寅免和糶記

祖宗酌前代和糶利便開命諸道糶所部以備邊備以待平糶凡以爲民

藝文

三

萍鄉縣志

卷十五

也命有司相視地宜量度民力而後下令於郡郡奉命而行斯民惟忻應令無黽勉不獲已之態天子之惠施均達而有可於體國誼亦無負嗚呼祖宗以仁愛垂法此其德萬年不習而情往年豐穰賦稅之外家無蓋藏歲一不登則仰食旁郡其溪源流淺東應分宜出渝川灘積澱比商運不通就糶者負債以馳僅紓旦夕之急設旁郡亦饑乏則袁無炊烟其西北二邑曰萍鄉曰萬載皆水道阻絕轉載崎嶇勢費特甚是以袁獨不可糶祖宗厚下勤遠偏城僻壤悉關宸慮仁祖皇祐中以萬載秋苗不能輸郡俾附輸於筠袁之苗庚俾附清江政爲袁不便水道省轉載費耳祖宗規度民閒利病周密無遺聖聖遵體成法不敢違越雖紹興甲戌發常平之備已卯糶萬斛之旨皆寢不行隆興初元軍需調度供億百費有旨江西糶百萬輪丹陽一時有司失於討論而袁當其數守臣曾偁懼失祖宗初意具不可糶狀條舉先後成贖聞上丐先罷黜朝廷嘉而免之淳熙癸卯總司被旨以椿管糶五十萬常平使者復欲均糶五萬備賑貸二司文檄交至守臣曹訓曰袁之和糶蓋屢免矣民之受賜舊矣一旦開病民之

端訓之罪也所請懇切二司率從之郡為大碑銘天子之仁
記使者之惠相望後先為袁人慶袁人雖不能到杜醜酒欲
舞徇祥來自娛樂而十數年來婦子相保亡愁恨歎息聲皆
免釋之賜也紹熙癸丑傅被命假守大權民力不裕猶私幸
喜輸犍有常無微需不測以重民憂知民受保惠有自來也
明年漕使顯謨趙公鞏以帥委羅之文下之袁袁父老誦隆
興以來曾曹二公所請故事悲鳴於庭傳應之口漕使靖重
少許可事不當意操持不移獨民所不便及所願欲弗得遂
者罷行恐後驛聞立變視古使者無愧傅為民所請職耳豈
當自後於曾曹二公耶及列其不便以告果為之改命無難
色未幾漕使更視帥事會朝廷議賑饑委諸道分羅江西當
二十萬徽南昌縣佐葉國喬以三萬督辦吾郡哀素不贍又
適潦暎相仍農收不及常歲什四入方憂饑聞帥有檄聚諸
失色或郡趙彥真辛邑趙帥處來諗傅曰今者帥以天子之
命羅奈何傅曰國憂民餓羅以待時頌愛民也帥羅於屬邑
體國也所屬民貧地瘠且水道不便而帥免焉獨非體國乎
試以羅之利害較之使官羅其三所獲者二所虧者一猶可
為也迺水道不便而民無可羅是官之羅不及三而轉輸之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三

費不啻居其二羅無二獲徒使民受害十百豈帥意哉請必
可免亟使摹碑聯事狀馳詣府帥曰隆興淳熙相繼免羅有
石刻在袁人德賢使者之惠銘之肺肝豈惟石焉日者拜帥
之賜尚新袁人繼此不無望於帥也而忍棄之乎抑帥不替
民惠以成信民之利帥之德也大府圖之已而南昌縣佐歸
察民之地勢不便覆以狀聞使者未復命而改羅之檄下矣
袁人舉手加額曰帥之愛民非吾屬之所知也以吾郡數百
萬生靈之命決生死於所請從違俄頃之間猶將奪之乳哺
而慈母弗忍也昔賢使者有乳哺之恩而今賢帥乞保護之
賜繼自今以往袁人不復有餓死盜攘流離困踣之患帥之
惠侈於昔矣豈可無紀以光前躅請伐石大書以昭不朽傅
曰民受賜而傳得道責不足道民頌帥之德而傅獲託焉有
稱於無窮傳之榮也於是著前後免羅之由以明乞此
惠之難與所遭之不偶然而刻之石季冬望日謹記

邵子厚淳熙甲辰免和羅記

淳熙癸卯莆陽蔡公被以太府少

年永嘉王公為江西常平使皆天子親擢二公雅以軍民為
念凡可以推廣上意者悉究心焉秋九月會總司被旨羅椿

管米五十萬斛而常平使者復以所部諸郡豐歉相半方有
賑給之備以故二司悉分委支郡之有年者和糴袁當其數
通不下五萬二司之微適相先後太守開封曹公訓謂僚佐
日吁和糴之舉凡以裕軍民也誠願倍意奉行奈何袁以飛
爾之郡山多田少計口而食農無餘粟糴而洩之將以病告
矧湍瀆稠險艱於漕運歲廢上供苗米爲斛五萬六千皇祐
中俾就清江暨筠陽便水庾之名曰支移著爲令甲訓嘗思
之若漕運果便朝廷必不忍令細民負米輸之他郡隆興初
元方有邊備軍備百萬之糴急如星火袁二十糴一太守曾
公伋抗章丐免有旨報可四邑欣頌紀之以石然袁之不例
諸郡和糴何矣今二公體國愛民總斗六道平準十郡將令
遠邇均被實惠非必欲瘠魯以肥杞願莫以袁之利害白之
耳訓且終更縱不能劍與袁民悠久之利至於前人力爭堅
守之故實守忍隳之通判毗陵施公廣文作而曰仁哉斯言
與軍事推官玉牒趙君師聖終始贊翊之綴案尋石條陳縷
具不避讒詞或者從旁曉之曰使君何利於我哉此賢使者
之賜也衆曰惡是何言也使君不顧己私爲吾屬請命蓋生
死而內計也曰昔有和五味而薦之伯兄者伯兄弗食誰能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三

強之使君之請雖力部使者弗之聽吾屬能無譏耶衆曰然
果賢使者之賜也子厚聞而歎曰民至愚而神日用飲食其
知所自來哉因紀其實庶幾異時體國
愛民者得有考焉乙巳仲春望日謹記

江淮新建萍鄉縣治記

紹興丙辰十二月己未郭侯自萬載移

西縣治遺賊焚燬燼之餘蒿艾荆棘翳爲坵墟凡八年閏令
二十有七視事皆於僧舍越有芟刈荒穢鏡意興作者既鳩
工飭材俄以沮弛蓋令數易吏狙於奸民弗服教囂者善訟
以誣官長爲能事悍者恃公以拒徭役不入租賦爲得計令
誠才則以穿墉去其畏憚縮手莫敢施者又以弛職罷故士
大夫至以萍鄉爲不可治之邑所以多更令尹而縣治終莫
能以建也侯之來識者難之蓋羣盜大肆燒劫殺虜久爲民
害巢穴所據環列縣境者十數黨出入通衢郵傳梗塞敢與
官軍敵所未寇者縣而已先是邑政苟玩保無長長無正侯
深原積弊下車首開戶版按民高下差昔不受役者三日補
四百三人靡不拱手聽順乃曰吾可以治賊矣丞相昌公還
朝道由萍鄉喜侯所爲而薦之且以除盜之事屬焉於是榜

諭四曉譬以禍福俄率其黨各就招輯白刃遮道來納於公
公釋罪犯而還之農集游惰而給之田分醜類而屬之保且
使入賊誘其徒以歸故他邑無賴跳梁乎此疆者亦丐自新
爲平民其怙惡憑險尙爾嘯聚則起丁壯選豪戶授以方畧
首領與其徒械以送郡其漏網者率踰境而徙自是邑里清
而無虞矣方議治寇也當廷見吏民之初邑人相謂賊熾如
此民弗康家屬莫相保意縣治不立無以重百里吾儕小人
皆有閭閻以避燥濕寒暑况爲一邑根本乎盍各悉力以就
之俟聞之念政在謹始而邑人之願不可以不從也命收前
日遺材聽其奮功遠近翕然口不俟乎叱咤手不勞乎指攜
威不煩乎鞭扑自丁巳正月戊寅訖三月丁丑爲日六十合
內外百有餘開由上戶以下見其木焚瓦石藩垣墮聖之畢
具而不知其所出見其羣工並作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庭無
幽隱之敵獄有溫涼之便其高壯深廣視前規爲有加戊午
侯奉勅書詔令徙而正厥居于與其賓佐慶焉且勞曰萍鄉
不治久矣樊未易革俗未易化患未易除廢未易興今比閭
有禮幣盾有輪商無隱貨酷無私釀弊斯革矣弄法者屏姦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三

健訟者窟跡俗斯化矣外則鋤積年盤互不可破之賊內則
新前政睥睨不敢措手之棟宇害斯除而廢斯興矣未逮三
月而庶事修舉巍然治舍聳動觀瞻政其神速矣乎侯謝曰
不然古之善爲政者在於奉天子德澤以字養元元爲事故
雖棠下之草舍亦足見思於民而吾之所以爲此實自乎民
心之樂從爾因民之所樂從此所以小大無怨讟而成之易
且亟也由是言之天下吏無難使民無難化顧御之如何侯
爲政俾民易從如此固有道矣是豈以萍鄉爲真不可治乎
予被漕檄來究田賦視侯之明敏果斷又富學博文充其學
蓋將有大者焉縣治之建何足以見其所爲抑亦可以觀其
才矣而論者或以爲一邑之善不足以貽將來嗚呼環天下
多邑也其能當盜賊不暇給之際奮身爲民且得其心之所
樂爲而成於不日若是者其難耶如其難安可使
後世之無傳於是書其營造之本意與其歲月而并敘侯之
設施如此俾來者有考焉侯名濤次山其字也

王謙勞拙堂記

縣苦兵久矣官舍隳成卑且狹有莞爾堂焉向君之所取義也余既至詫之曰嘻傲哉割雞也

而果牛刀哉名之曰勞拙其可乎客有見之者曰書云作僞心勞日拙垂戒也子乃冒其所戒何哉余應之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撫宇心勞催科政拙乎之二者陽城之書下下考也余則爲之獨不見今之課最者乎陂塘淤塞也則曰水利興人民餓莩也則曰賑法徧養奸縱惡則以獄空聞瘠公肥私則以羨餘獻緣是曲意彌縫愚上耳目得大官好爵者比比矣勞則有之拙蓋未之見也客曰子之言吾不能盡抑中有所激耶子謂向君傲子之傲似倍甚於向也余笑之弗置辯復纒其語於壁間以誌後人請擇於斯二者淳熙十四年秋八月記

王謙飛泳樓記

縣之西南有橋焉曰龍安屋其上以休往來歲

眺爲宜乃結樓於其上復置一亭與之對樓名飛泳者取退之魚川泳鳥雲飛意其亭名雙清則摘子美屏跡野望句也既成有叟曳杖來仰而歎曰此承平時舊制也兵燹之後歷四五十年令長會無經意者今不圖復見此舉余聞而詢之曰戶口如承平時乎曰未也風俗如承平時乎曰未也刑清政簡如承平時乎曰未也願是三者皆未能如承平時獨以

藝文

萍鄉縣志

卷十五

三

樓觀之好藉叟之言吾實滋媿也叟容有蹙復言曰此非令長故也吾業商有未嘗登舟者載而與之俱舟動搖則眩狂風偶作輒戰慄疾聲號呼又焉能使之操楫上下哉且吾一月而反則所贏不足供往來費累月而反則所贏方十之一累歲而反則所贏直百千萬矣今法改秩者必作縣其或不更事則是未嘗登舟而使操楫也有不戰慄者與三年而代亦定制也近乃遷徙無常期則是一月遂反欲因之以牟利其能有贏與余聞其言而異之雖然叟不以此譏余嫁之監司蓋善於諷諭者余亦何敢自恕弗本之圖瑣瑣焉惟末之亟其可乎急記之以誌吾過淳熙十四年秋八月記

袁采主簿廳壁記

余鄉徐君廷賓嘗司萍鄉簿謂余曰萍鄉士

治惜薄無居宇寓護法寺耳余詰其故曰建炎庚戌兵燹也乾道四年余赴銓京師適授是職偶記徐君言乃預識之既抵境役迎於道呼聲入則儼然一署也詢其所自蓋前任劉君之芳建也第卑且淺冬苦寒夏苦熱且器具勿備余乃請於宰官輸金重拓之益以器具俾自便室之東偏曰警室揭之榜以自警西偏曰商博取柳子厚吏商之言以爲罕警地

是月志懷恩下作
年夏四月記
此志直筆天下
六公是也者三誌

是而已故榜吾所居軒曰唯是而自警庭壁曰夫猛而不善
善良寬而不長奸究難而漢循良不過如此萍鄉邑里之閒
鳴梟且為風凰狼莠皆化為嘉穀矣因書之屏間以慰別後
懷思庭壁之來以崇寧元年四月乙酉而去以是月之巳亥

劉清之萍鄉縣學記

袁之西南有縣萍鄉山水淑清羅霄場岐
秀氣所挺碩儒鴻生無故有學主簿袁采

勤力所營淳熙十年孫君逢吉治縣有聲始因其址斥而新
之為屋百楹禮殿居中倫堂經閣齋舍孔宏章甫縫掖肆儀
讀書講勸有程於焉游息於焉寢食以理性情學長文毅告
劉清之伴記厥成惟昔三王明夫人倫以枝序序至於夫子
金聲玉振斯文用光詔爾後人克念作聖罔念作狂念之伊
何知至物格心正意誠本於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來者
勉旃弗齊於茲勿已於行或曰太高前輩猶病末俗所驚曰
譬大匠工有巧拙規矩弗更抑亦如射雖力不足我鵠用張
察爾學子塵居野處氣習混井幸而學焉所習者辭所願者
榮以為學者若是而止詎云知方今我何告達道有五豈不
可輕思孟既往周程未出理寧遂亡寥寥千載善為屬續豈
無豪英盡倫為難取其一節依之奚傷請開其涂父子之美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美

萬石九卿惟勝暨舍潔清並著交友之良伯鸞德耀夫婦如
賓不矜而莊君臣之際始終無虧厥有孔明曰椿曰津白首
孫弟亦佳弟兄合斯五典根心則同誰獨忽忘謂聖為迂謂
道為遠曷其弗詳嗟惟學子乃其夙夜恭畏自將初觀近踴
終歸聖門祇率典常迨其久之行著習察理明義精斟酌損
益權度在己應酬無疆如或知爾量而後入不入而量否則
淑身燕及朋游副時所望俾我孫君與有令聞百世之
長我昔州民欣誦光烈具著古章是歲九月辛未記

潘榮鄭公陂記

蘆溪鎮在縣之東五十里其地號為沃壤者二
流五六里而其圳貫市中以出流膏泛賦盡注於田故其所

收視他所常倍歲在己丑山水暴泛陂圳盡圯典作之費民
力難辦遂荒蕪不治者二十餘年昔之所謂良田者皆化為
茅葦之墟民以困憊宣和六載三山鄭公強來宰是邑適會
朝廷嚴水利之法遵奉詔條不敢自暇首詢民閒利病而父
老以陂事告公曰吾受天子百里之寄所當憂者孰急於此
吾敢憚役費之艱而使一邑之內有失所之民邪遂躬行相
視其堙塞者闢之其傾頽者補之鳩工度材歛率不苛勸督

有方民樂於赴功斤斧交揮春樂具舉不三旬而神陂崇成
圳路通流一方之民再遂其業遠公瓜期甫及則禾黍垂
豚豕布野家有餘粟租稅畢給爲酒爲食以御田神以享祖
考相與醉飽婦子嬉嬉簫鼓之聲弗絕於是一方樂公之德
永永無窮予宦遊南荒旣歸里閭有來告者曰君去鄉里時
吾徒不免於饑今得鄭公復神陂而濟矣吾將何以報功樂
曰古之君子潔已從仕蓋將行斯道以濟斯民者也今公與
爾役復爾陂以濟爾豐乃其道然也汝烏乎而報之哉雖然
汝之意則善吾將因爾之意而廣之以爲後來者之勸可也
昔韓忠秦之伐使鄭國爲開說秦壅涇水灌關中之田及渠
成關中爲沃野且無凶年因名曰鄭國渠爲開其事至陋也
其爲利大則尙能使聲稱流於千古之下况公爲民父母能
爲爾興旣廢之陂以溉斥鹵之地乎吾將名是陂曰鄭公陂
則公之遺愛有傳爾子孫其無忘公之德而竭力修治公陂
使無敗壞則爾於報公也得矣審如是則非特以報公而爾
世儔於斯弼於斯以享有斯利也豈不美歟衆曰唯宣和乙
巳八月
望日記

袁及聖岡廟記

袁州之西邑曰萍鄉邑之聚曰蘆溪上有衆山

迤邐望之蒼翠嶺起瞰臨官道者曰聖岡焉岡
上有祠卽晉甘將軍遺像也將軍字季思名卓丹陽人世仕
吳以顯貴聞司馬氏平吳將軍由州郡察舉爲常侍討石詠
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爲參軍出補離狐令天下亂
棄官東歸元帝之渡江也授以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恩賜內
史其討周馥征杜弼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
遷湘州刺史復爵於湖侯終以王敦肆逆而致討之計不就
權鳴鵠作大命斯殞其忠亮之志有遺恨焉方其守豫章泊
湖湘也威畧若聞綏撫有術政尚簡惠且袁於豫章爲支郡
於湖湘爲鄰疆是以數百里之內薰蒸善化使當時之民詠
歎之不足又祠以尊之嗣後歲時享祀是所是報下宋逮唐
幾七百年而無圯廢者民賴其惠可知矣我宋有天下征伐
旣息民得保家樂業殖財之風陶於上下至於一鄉一聚莫
不戮力農畝間或凶旱水溢則歸於神祇是故神之澤嘗溥
於一境焉皇祐三年居民何彬等率錢三十萬一新其宇門
廡堂序丹漆彩費大抵隆壯予知夫亘百世之下奉牢醴於
將軍無有窮已也噫嘻漢樂布爲燕相燕齊之閒皆爲立社

是名樂公社朱邑先為桐鄉吏屬其子必葬於此謂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予不知今燕齊與舒之桐鄉能復祠樂朱二公不絕如甘將軍者乎抑亦可見德之厚薄耳及里人也既託庇於神之靈又喜遠近之俗信嚮如是謹詳書史而次第之時嘉祐七年夏六月記

謝諤重建聖岡廟記

東晉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梁州刺史贈驃騎將軍於湖

侯甘敬翁有廟於袁州萍鄉縣蘆溪鎮地名聖岡惟公事載於史而其靈應也嘉祐七年進士袁及有廟記元祐元年冬賀州教授胡遵道有模記紹聖二年三月知萍鄉縣事已覺有殿記史所載英風義概功在當時記所詳靈感殊應福及後世鍾有黃氏宗緒綿遠欽信惟舊元祐紹聖間名克明者建三殿建水陸樓名鑿者建正殿建西殿鑿乃克明之子隆興二年鑿之孫進士名庶者又率鄉里建正殿建寢殿建祖考殿棟宇峻整像貌尊貴器皿端潔香火叢湊由建廟以來於斯為盛而邦人病者祈而全憂者祈而樂危者祈而安險者祈而平旱者祈而澤潦者祈而霽盜者祈而戢競者祈而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元

息信乎其福又可必而人用寧一也庶屢寄書委子為記諤聞古者禦大菑捍大患於法當祀又曰盛德必百世祀蓋禦菑捍患為一時之功而德則非賢之可久者莫能洪惟教公生則禦菑捍患功不可掩而奉嘗之所以其德之布福於人者如日月之久照回時之久成穰穰簡簡家至戶到是將無窮無盡也因為之記以貽來者之欽奉勿或怠荒云紹熙二年四月記

鍾詠西社倉記

淳熙戊申歲大祲金華潘公友文尉萍鄉講行荒政先是有司往往第民產之高下咸俾出粟

分日賑之民或有田而無積者固不容以寬免其或無田而積反厚誠力可致之遠方則又憚官有定價歲為常額而不敢出其所有公於是盡革前弊乞糶勸分專以誠心感動故文移一出而從者翕然邑賴以濟給事公猶以嗣歲為憂載念朝廷頃嘗頒浙東常平使者所鈔崇安社倉法於四方而往者侍郎孫公逢吉幸是邑又嘗擲俸餘立兩倉於邑之西鄉舊式具有即是而增益之為經久計宜莫良於此甫屬意也值括倉趙公汝謙行常平事適下其法於郡縣委公勸率

是邑公雅志在此孜孜開諭曾不踰月民樂於應命自郭至鄉爲倉者九且願輸已之財無動有司集於已酉歲之六月迄今九年倉猶未建歲備主事者之家儲益多隘弗克勝始合議創屋於縣之西關爲堂六楹外爲都門兩廡列爲六庑繚以垣牆翼以守者之舍費五十萬有奇輟息米爲之凡倉之斂散皆主於邑之士而官不與焉其有頑戾弗輸則官爲督趣且常致其張主維持之意總其事者鍾詠與彭君公修厚其備力其事者柳君廷傑宗顯宜君思賢尤德元凱宰三山周公世昌簿廬陵董公仲元分俸以示表倡尉清江王公衛實督建倉之役柳君宗顯佐之既落成因記其顛末如此將藉是以請於當今之大賢而識之以詔來者慶元丁巳十月既望邑士鍾詠述

卓津縣官題名記

江西州有七軍有四縣四十有七惟袁州之萍鄉以繁劇稱厥壤沃而闢厥民夥而富公曠吏案殺帛帳籍蓋倍於他邑長官必鉅德通材然後可以整列條綱優閒而治黃侯毅辛巳歲自長樂來至則究其職凡民之害事之蠹每從而刮之剔之鋤蠹爬梳而順理之既踰年風俗丕變盜賊息訟獄簡侯曰未也復思所以爲警者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元

一日延吏民詢前後政孰賢否僉進而陳曰茲邑名楚萍由來舊矣晉魏隋唐莅政者莫知其幾惟國朝張公希顏黃公元明有聞焉今閭巷尙能記誦或謂二公之時士敏工勤農無惰商無詐征稅共輸不違頃刻至若驛傳橋道籌漏器用亦莫不端好精明其政可想也言畢率以手加額吁嗟而退侯駭遠問曰豈止於斯耶則又進曰茲其內外純備者也餘雖不及二公亦慙慙可言甲廉其失也拘乙厚其失也緩丙明而幾於刻丁勤而幾於冗反覆指數抑短揚長了無疑忌侯深肯之翌日津以丞事進謁侯因語及遂欲書羣公姓名自警且以警後仍命津秉筆叙其首敬不敢辭乃叙曰士君子莅官宜自修飾善與不善俱傳於世蓋難掩也善者傳固善不善者傳雖欲改不善就善其可得耶吏民所陳深可畏吏或有私民蓋誠實非僞也君子勉諸乾道改元春三月庚戌記

彭襄楚昭王廟記

袁郡之西去城百餘里有大邑曰萍鄉屬吳風良俗美上接雲夢下連彭蠡自邑北去七十里名同唐山川壯麗外險中平左顧右盼景勝勢雄中有楚昭王廟在焉

廟貌嚴肅惟王英靈血食一方積有年矣所求即應有感必通若違若近至誠瞻仰或乞靈於祠下皆如所請謹按春秋昭王與孔子同時每以禮尊聘孔子其時有雲如赤鳥夾日而飛三日王使人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禁可移於司馬令尹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殺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王有疾卜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不越望江漢睢章楚之望也禍福之來不是過也不殺雖不德河非所以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王初避兵北至雲夢南至於郢一日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如日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獻於王王怪問羣臣莫有識者王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萍實也可剖而食之惟霸者獲之使者返王食之大美復令使者問孔子何以知之曰子昔之鄭過陳聞童謠云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亦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是以知之今縣北萍實里有香水渡乃得萍實之地而邑之得名蓋本於此嗚呼王之德謙沖致感鏗鉤炳耀蕩人耳目使天假之年豈不能合諸侯尊周室劃然著之當年貽之後世有足稱者唐韓吏部自潮移袁過其廟而留詠有猶有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三

元

夏鎮瑞蓮記

蓋天地一氣耳和氣之所感召則英華發越而爲慶祥若周書同穎之禾唐頌連理之木信有以教

之也萍鄉州之鳳凰池相承爲知郡公館至元三年河開李侯來守是邦期月而政成至秋七月有瑞蓮生於池中者再邦人咸以爲嘉瑞焉時府推李公仲敬目擊斯異俾子述以文且所謂瑞蓮者予固嘗見之矣宋寶祐戊午開於東潒其年秋嚴方使君爲舉送賦兩龔二陸之詞以識趙氏伯仲之聯登延祐庚申復開於瑞禾堂池則二幕李友仁所種也若玉霄滕公往年記鳳池之瑞蓮乃爲前太守郝侯而作今雙花呈祥一月之內凡兩見之其善政之所致又必有過於前

政者矣公名從善字元卿爲作頌曰春陽發舒衆鸚翠止盛夏長養獨爲君子雙蓋並蒂佳藕齊芳機雲競爽嶽嶽頡頏聲應氣求志同道合鄰不孤朋善以盍萍有良牧憩於鳳池和氣致祥貞然來思新秋氣清一再獻瑞表爲休徵以風

明

簡迪重建縣治記

夫世運之隆替有數物理之廢興有時理固

而官闕臺省之制既超夫前代之規外而郡縣廨宇之設悉備夫營建之式然遵而行之在乎司牧者得其人焉萍鄉古稱萍實縣蓋以楚昭王渡江得萍實因以名縣夷考昭王至此之由縣西有香水渡之名縣北有萍實里有昭王廟證以吾夫子之言其必有自來矣按春秋魯定公四年吳與唐蔡伐楚入郢昭王出奔其至斯境也蓋當在隨子綦深匿王之時王實分領徒御潛奔於此也審矣縣治則根於揚岐而莖於關馬東則羅霄之水入於秀江北則揚岐之水西達醴陵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三

在漢則屬豫章郡之宜春縣至吳寶鼎二年始置縣屬安成郡隋置宜春郡唐屬袁州歷代因之改縣爲州則前元元貞元年復州爲縣則洪武二年氣運所丁適星周於一甲子矣縣治縣舍前經壬辰兵燹莽爲墟迨乙巳秋始命官開闢州治雖屢經守臣相繼創建然百廢未遑悉舉辛亥朝廷遴選文學之士以尤司牧之官是年冬乃有承事郎知縣李順英將仕郎縣丞徐成美將仕佐郎主簿王如珪下車之初經理民事之餘閒有餘力凡公舍祠宇前代之廢圯無跡者卽興復之前守之經營未足者卽完美之三載之間經綸有法處置得宜先其急後其緩循循有序不日而成於此見賢宰牧之用心亦勤矣嗟夫不有廢也其何以興然尋墜緒遺舊觀人心之所同然顧其力有所不及爾然必待其人而後行非有賢守牧以更張網維之則功何由而成事何由而濟蓋能順民心則不賞而民知勸能以佚道故雖勞而民不怨信乎爲政必在乎得民得乎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茲焉諸廢具興百堵皆作江山改觀城郭煥然上有以副朝廷維新郡縣之舉下有以慰斯民謀復舊觀之心於是相與謀刻諸石而列序其實於右初非所以誇示於方來蓋以紀夫歲月

云爾洪武六年記

簡迪重建縣學記

我朝誕膺天命奄有四海武功既成文治斯
 追從乎三代之制而損益之非徒事文具以侈當時蓋欲練
 真材以資實用其經國嘉猷取士良法不亦遠乎泮之爲邑
 始於楚昭王渡江得萍實之祥載經周朱二子過化之地按
 學宋乾道四年相基於縣右之車田以其山水明秀拱掛環
 抱而創建焉世代相因屢興廢迄元壬辰兵燹焚爲荆榛
 速乙巳之秋始闢州治於時草創弗遑興構垂二十年矣今
 洪武辛亥掄選文學之士以充司牧之官是年冬承事郎知
 縣李順英將仕郎縣丞徐成美將仕佐郎主簿王如珪奮然
 以斯文爲己任見學校頽壞不治慨然興嘆謀大作新之乃
 曉諭士衆曰學校爲人才之所自出禮義相先之地所以宜
 風化明人倫斯吾黨職分之所當務其可後耶惟爾士民盍
 相與新之僮遂福於夫子在天之靈山川改觀將見文風所
 興賢材輩出則今日之青青子矜爲異時之濟濟多士矣豈
 惟從政者與有榮焉實有以光於爾邑也可不勉諸僉曰昔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三

者學宮成於皇慶王子之歲既遭兵燹可爲長太息者矣茲
 焉天運循環歲在癸丑星周於一甲子而作新學校殆文運
 之復興與與何多幸也衆譙趣之乃分命智士董其事工師校
 其能民庶展其力創建大成殿明倫堂櫺星儀門左右屏舍
 悉遵前制以還舊觀棟宇翬飛丹楹煥復擇建講堂齋舍
 一所乃築射圃司教之宅於其後由是拜謁神靈則有以致
 雖肅之儀訓育生徒則有以爲講習之所宏規遠制殆垂不
 朽經始於洪武癸丑之夏六月考成於甲寅之春三月不期
 年而告成於是文學文績暨諸學徒相謂曰古者作器必
 銘作門必書今作新學宮又有大於此者俾愚記之嗟夫後
 世有功於一時興利於一邦者人猶追思而祀之况聖人有
 繼天立極之功雖不得位設教而能推明二帝三王之道以
 垂憲萬世其功反有賢於堯舜也則夫崇德報功之典其可
 後哉繼自今之後學者游斯息斯講明夫修己治人之術齊
 家治國之道深加淬礪俾成偉器庶不負朝廷崇德之意有
 以副賢宰與學之功顯不偉與昔者周公制禮作樂而教化
 大行及周室衰微天下猶知尊周爲義漢明帝臨雍拜老橫
 經問道迄漢之季有士能勵名義以正風化是知學校之設

豈小補於世哉乃爲之歌曰猗與泮宮岌岌崇崇禮義所出
斯文是宗爰命作新邦侯之力彌億萬年聖澤無斁洪武八
年記

高桂修銅壺記

桂竊聞欽天授時二事也然欽天卽所以授時
其實一而已矣萍之名宦有以吏數分明見稱
者若瑣細無足齒然必先之以橋梁道路皆豈治而又繼之
以野無惰農田萊墾闢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而後終之
以此則天時人事固相爲流通矣桂初視篆於此連租滯獄
城垣公宇學校眾務山積未暇一躬理深愧不敏無以稱
上意闕譙樓上僅存鐘鼓其銅壺銅池水盆雲板之類殘缺
不備詰司更者曰未有見再詰之則以爲亡於兵燹或謂前
官固知之矣置而不理桂曰嘻有是夫晝夜時刻應璿璣玉
衡以齊七政寅賓出日平秩西成率於焉定之此而可廢何
所不可乃縮己羨命冶匠鑄金如式凡銅壺之具滴漏之池
無不畢備於是乎支更者有所準而吾民知不爽乎旦暮之
候也繼職於此者尙毋以爲細而可忽而亦毋以爲爲治之
道止此而已引而長之推而極之使無廢墜可也既成書此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三

以代款識且以自勵云時正德
十二年丁丑歲十月望日也

易可久楊侯去思亭記

楊侯自拜命入袁始令萍萍人仗怙恃
者三年繼卽貳本郡政更年易七侯且
日夕念萍萍人亦日夕依侯濡注被墮復汪汪於七載開侯
既涉去萍人徬徨攀轅擁相期挽登至弗諧初心矢厥望因
其去而思乃相率謂曰侯澤在我其遺澤在子孫我則思之
卽世遠又何以使子若孫知所思耶急構亭樹石庶少識於
不磨時蔣君時謨宰萍治無萍一法侯萍人德之猶德侯也
遂藉事列狀以思侯之意告蔣君嘉其義更樂嗣至者之可
望而自遂微予一言以記子嘻然曰子宜人也苟侯以意氣
相推引被澤未忘萍後萍之思亦我思卽不文何辭今天下
時清世治固多良令而愧古循傳者亦往往憂虛篋則盡膏
脂喜時名則尙折裂志巧宦則視秦越而不顧民之視之至
有捕毒蛇尾乳虎而甘心者於斯何有矣廉愛敏恪人也來
令萍適萍石餘年之頽傲侯悉心化理昧爽臨堂至更漸移
時乃退舊歲輸多連貢至煩追備官勞民疲侯籌之舊者畢
輸新者區盡豪猾縮首遂官逸而民無累庫役侵漁沿積成

竄侯至按法無縱卽年來不爲弊萍人亦保其家侯思萍之
踵禍而計免之惓惓何如萍之二安山多竄民侯憫焉口與
免輸立業治其豪使相磨今各各安其里歲戊午大饑侯憂
如民亟以賑大告發且戒里胥不得難報籍饑人亦不得走
百里以益困而殺人給諸饑滿負萍賴是不講墾民悍負氣
多自投毒民以貧故多至溺子其肆害傷生甚烈侯且輸且
禁壯幼保生全者待衆侯之計撫貧困畢力何如舊萍城實
土多圯侯患之終不忍貽民以勞費卽捐歲俸葺之令萍人
恃以樂枕侯之保衛萍爲何如萍夙稱多才近日稍稍厄寒
實科目侯屬意轉旋辦學宮督士課日給供費靡惜卽令士
爭洋勵可以駭發者數輩人謂教道結人心願沾沾刀筆吏
所能較尋常哉居三年於萍清芳慈惠不染一指不殘一膚
侯視萍真若哺兒而惟恐啼煦煦翼覆而惟恐亟萍視侯亦
真若我生我成而唯恐謝而解哺擬侯於古人其孔姑臧乎
可謂處腹而不潤矣其魯中卒乎可謂稚子知推仁矣其薛
零陵乎可謂受直而無怠矣萍人之志而思思而亭亭而勒
石豈解衣推食婦人之仁所可襲致耶昔人謂緇衣之什難
志鄭伯章甫之謠魯孔斯永侯去萍萍繫思焉是政成而思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三

載德無窮殆與緇衣章甫者類此亭此石百于世在萍豈一
日忘耶萍欲無忘郡之人誰獨具侯名自治號曲江家世屬
崇慶起家進士以隆慶春正月陟秋官大夫去逾三月望日
之吉亭成當城廓西郊外萍所目侯去地也予亦托所思於
萍遂書以記隆慶元年歲丁卯春三月之吉
賜進士第吏部觀政宜陽鳳坡易可久撰

莊國禎重建鄭侯祠記

距萍鄉東五十里爲蘆溪嶺故有宋知
縣事鄭侯祠云按志侯知萍鄉縣事築

神陂以溉田所注五六里化澆爲沃歲登穰穰鄭公陂又
民多目疾侯以邑彷彿鳳形鑿二池於邑治左右以象二目民
患遂息號鳳凰池由宋宣和迄今世祀推移陵谷遷改而故
老相傳語猶知宋有鄭侯則以陂若池存焉故也萬歷丙子
余同年比部維勅君出守袁郡廉公寬簡克續其先之美以
嘉惠元元民德太守君且念爲萍鄉裔益相與誦慕不置狀
上督學使者江公業檄所司崇祀如制額謂舊有專祠而圯
剝有摧委爲榛莽非所以嚴辟靈而肅瞻依也晉邑事同知
陶君之有義其舉乃卽祠遺址廓而堂宇峻而垣墻像侯於
中枚枚植植既完氣逆耆老率子弟以歲時伏臘奔謁扶筇

跋履頂趾相屬嗟嗟世所稱能吏挾智任術以興事起功夸
張燭爛熳然見為可喜者非鮮矣願去不旋踵而聲跡已寥
寥無聞侯以身勤民導其所利賴而救其所疾苦俾懿真側
亦胡意於身後之思乃遺澤流風永垂而不磨若彼則務名
與務實所繇致相遠也矧明德之後彌熾而昌相望數百載
開能使民邇委思源以興崇報之願種長甲折機騰天隨其
勃乎不能自禁尤有非偶然者太史公論燕祀八九百歲而
推本其甘棠之仁今所觀陂若池視蔽芾何多讓侯之血食
於斯土寧有窮極哉余曩者視江右學職得表章先哲以風
示有位如侯治行竟掩而不著殊有愧於江公故因陶君詩
記而書以授之非直為萍鄉重異時當有記太守祠者余文
亦左券也公名強闢三山人宋崇寧進士太守君名厚典維
勅其字嘉靖
壬戌進士

劉堯誨重建周濂溪先生祠記

先生在宋慶曆間以洪州分寧

人世祀先生祠在蘆溪道傍雜於闔閭開而垣堵不備地且
湫隘又當江楚孔道驅吏往往因之以館上官使客其或盡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三

室行者則假寢處焉殊不稱尊爰萬曆丁丑春余自閩罷歸
而道於袁即吏具午食祠中往謁先生遺像則若厭苦此而
默有所屬者嘆曰余力不能為先生更諸爽塏而衝以垣堵
也且終不忍以先生遺像而代館人惡置家居數月有命撫
江西再過先生祠竊自許下袁州守鄭惇典議徙建乃卜地
得蘆溪市北聖岡山麓故士人周氏廢宅也報可將擇日舉
事余出公帑贖緩若干金來佐費屬同知陶之肖尊董其事
自戊寅夏五月至冬十一月而祠成適兩廣命下明年已卯
春正余得代過袁度蘆溪敬謁先生祠命有司具牲帛而告
落成於先生時在同有事者則按察司副使吳從憲袁州府
知府鄭惇典同知陶之肖萍鄉縣知縣常自新暨學官諸弟
子員若干人祭畢而飲落於寢權甚按先生以宋淳祐元年
詔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廷迄今廟享遍宇內而宦遊如楚
蜀江粵每專祠祀之蓋地以先生重而後人不能忘如是夫
定崇尙以表俗顯聖哲以章志而祀事秩焉懿典修焉良二
千石所由以導民率屬而能其官固非所以為先生重而余
因是藉手報先生此自為職亦豈能重先生耶乃先生之學
載在圖書者夫固人人言之也而得於言外旨者固難自手

圖授二程造詣各從所辨再傳而南而又遠也然尊先生者無賢愚而皆屬之孟軻氏之後余亦楚人也後先生五百餘歲往習靜山中從人究反終之旨而觀於無極謬謂得見先生竊意先生逝矣其必有不與俱亡者故象而祠之期尸祝於世世將使求見先生豈與彼庚桑楚同慮耶

姚一理新創磚城增設護隄記

萍以望縣名州聞天下而自漢迄元垂二千年載籍未見有紀

城池者豈承安襲治可無備與抑因循玩愒遇變不能卒圖與或運移事改興廢不可明徵與無亦工繁費鉅當職者視官如傳舍憚一勞而不遑為久逸舉耶無論隋唐宋元來竊據長驅事即正德間瑞賊百餘猝至直突如入無人之境庫獄不守則以城池不備云爾隨因郡寇游起興築土城始其役者知縣胡君佩嗣而茸者知縣高君桂但壘土為垣無女牆迫嘉靖開架木覆瓦補敵支傾楊君自治蔣君時謨黃君臺葺成後先真力焉夫閱時觀變城池繫重可前視矣然考郡志載正德七年始築土城周圍一千三百七丈五尺高一丈六尺趾潤一丈五尺面潤九尺而城圖亦繪沿城雉堞四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美

面如一蕞其實則當時惟築岸城週止西北若東南濱河民居列匝未嘗有城又焉有堞究其設險之所利賴此豈可以緩急恃乎今上明燭萬里心圖入荒萬歷十年詔天下州邑未城者咸城之而萍鄉新創磚城之議由茲始焉巡撫都御史王公承制發藩帑沒官貲三千餘金檄郡貳守陶侯令知縣沈君校縣丞周宗夏典史吳江共董其役初議岸城五百六十四丈五尺河城二百六十七丈五尺而河城較岸城得九之三每丈砌石為基連堞高丈有五會工料磚物約金五千五百有奇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十一年春至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十二年春河及岸凡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沈君尋以他事去功未及竣蓋任事若是之難也夏巡撫都御史馬公申檄陶侯親督終役侯於是量日鳩工不愆於素趾基薄則培之馬道狹則拓之措置有方總理縝密費不浮而食不縮民歡趨之維時守道戴公巡道沈公又以贖錢四十緡佐之民用益勸既逾月遂告成功蓋始以陶侯而終亦以陶侯焉凡闢八門東來陽西連湘南通秀北通楚四正門東南三小水門學前建木欄植桃李曰禹門則侯自書額也冬一理奉檄來知縣事欣然

與兆姓齊民同觀厥成次年春兩道會日親行部關視城垣水衝要害諭以贖金十五砌築石磯三座用木爲柅竹爲棧殺水勢捍驚濤一理無似初視事卽以城基蓄水爲虞竊議木柅竹棧猶未足以支水患莫若於沿河增設護城石隄長以丈計須百高以尺計須五潤如其高人可通行城得輔趾擬諸三磯功當數倍也願所捐金儉不克舉靡一理復請以修衙公直三十金益之不足則取給於兩造之贖入兩道報可遂如所請築之按郡城世傳爲漢灌將軍作史無載筆而縣舊土城載於郡志亦未見實錄今新砌磚城增設護隄春秋所以重初城之書者也匪有記述傳信則杞宋無徵終有遺憾矣爰紀本末且圖勒石垂示將來蓋以著聖帝廟謨之宏遠揚蓋臣經畧之靖共而一理以涓滴承流洪澤有紀實不容式隱者矣

徐之孟知縣題名記

凡百里之命制於令爲其廉也爲其能也廉可爲百里風否則貪貪則害民能可造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七

無咎無譽或事多關茸毫無展措致重爲民累甚或訟盜繁興倚之漁利甘以身爲鎔壑索其治行卓卓畏壘尸祝者蓋不可數觀焉初有難言者冰兢自矢且夕電勸郡守不之信監司不之察動多掣肘一事偶差輒加斥責可嘆也陸令公爲余言居官之道獲上治民上雖遠民伊邇令無遠民之心又善運吾近民之政民無不可治上亦無不可獲其萬一不獲吾惟信吾心耳洩民以媚上吾不忍爲也吾之拳拳是記亦欲爲後之宰斯土者告爾記自晉宋興以下令百數十人有加秩去者有調任去者有乞休去者有報罷去者官况雖殊輿論自在也萍人按其姓氏方切而指之曰某也廉某也貪某也能某也諡令乎令乎將孰薰而孰蕪也可畏哉萬曆二十五年十月記

徐之孟宣風鎮大虹橋記

宣風舊有大虹橋更木爲石自陳使君始使君始事由署萍今竟事亦署萍始於甲午冬月竟於戊戌夏月橋費可千金越三載迺落成詎不難哉而使君以千金之橋不請貯金銖鑄會弗以此益贖錢又無動民開一石一木一船一夫不得不需歲月歲月積則工餽靡爲之益難然上爲文法慎重下爲脂膏珍惜

中爲官守兢持惟知一勞永逸則賴實多而寧需歲月與工
偷勢固爾爾工訖使君走一介告於予曰可以記矣予惟始
天下事不易成天下事難成天下事不易方其始而即圖所
成及其成而克竟其始者尤難方使君之始之也時不謂使
君難其成及使君之成之也時不謂使君奇其始總之斷於
使君之果念耳果之言誠也一念果誠可以動天可以格物
天下無難事於橋何有規斯橋也知使君無難天下事矣天
下事以無事類因循而遺切要以有事多擾攘而滋勞
傷惟是酌於有無之閒不以秦越視民不以傳舍視吏不以
我始不必我成重首事不以我成不必我享委半途當急則
急可緩則緩貽千百年於永遠而民不見勞斯善天下事者
也使君其熟籌之矣茲役也仰成使君慨施勤督賴鎮尉易
君乾重使君之舉疏勸矚助予亦微有心焉繼使君設法董
役翼襄其閒於陸令公不沒也陳使君諱啟孫判袁州先後
攝邑事浙之餘姚人

袁一唯湘東營房記

袁治居楚之盡地踞上游兵自下而溯度能至臨而止吾鍾山之險甲於吳楚滿水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三

嶺陶峻石十五里而入昌山昌山嶙峋尤甚兩崖之閒嶺高
而壁峻徑纒容趾百人守險千人莫踰即有不測度不能渡
昌山而入也萍介兩省當滇南楚蜀之衝長沙一帶皆平原
曠野非有高山險峽之界於其閒也插嶺雖雄無江壘足恃
在吾袁嶺外藩耳湘東背山面水居民繁茂沿流置堡據河
而守之是誠與昌山之險可並峙爲吾袁之鎖鑰者田郡侯
臨袁每歲聞警必親至插嶺修鍊習兵其爲外藩計至勤懇
也越數年而有湘東建立營房之議當事可其請別駕孟公
力董於成蓋前此未有也夫太平無事甲鈍戈朽防弛備疎
怡堂宴笑此人臣之福而非百姓之慶也萍之接楚境也計
醴陵至插嶺不逾半胸萬一插嶺不及禦而四十里至湘東
有備可以無虞此則傲九邊重關之至意小用之一郡者也
昔高皇帝於袁置衛武職繁森非袁多故惟接滇南楚蜀之
衝是故以袁爲塞邑使變不至於吳越而袁守湘東猶吳越
之有袁小大異耳夫以天下爲家者聖天子之事也以一郡
爲家者賢刺史之職也而控喉室戶曾不得越庖而統是將
以湘東安袁以袁安吳越又豈惟一郡之庶然南贛必設重
軍而袁僅制衛者自陸口入袁亦流逆而河高僻險而舟楫

艱此袁之可以衛安吳越而湘東之可以營房安哀而非迂也或曰兵未及境勞民動衆奈何今東西諸路多請新立司道以備寇至久矣世廟時李大鑿寇萬載殘劉已過然後議設黎源銅鼓二哨雖備後虞實懼前禍與其設於有事之後不若立於無事之先豈非聖人之所爲除戎器械不虞者乎祇慮法久則敵兵冒於食伍虛其非甚有故無所用之固而議首事者之無謂夫設垣以備盜不可以無盜而撤垣蓋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禁犬矧其在告警之日耶高皇帝內防外鎮犬牙相制襲常羣變未嘗忘備則惟思元元之慮周以遠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虜戶於斯有焉

國朝

孟宗舜重建萍鄉縣學記

學校由來重矣重其國之所由興抑重其明道講業者之所由盛故學之

新也治之所以隆也任其治者職有攸分功有專成若以其分職之未能一以任之於已則專成之功又曷有兼成已昭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完

萍鄉宮前代七經改造規制煇煌延及明季僅存數椽弗蔽風雨我

國家定鼎二十餘年上下當事目擊耳聞惟有惆悵太息總以勞費爲艱一旦羣材庀聚羣工畢舉省試有人既虞有資不數月而告成輸焉負焉巍然改觀嗟乎誰之力與宗舜以康熙己酉新葺茲邑祇謁文廟睹規模之壯麗棟宇之岬嶭聖賢之昭布森列私竊喜曰弦歌在是何厚幸也顧問之當事當事不有問之焉紳薦紳不有及詢王學博永新具述本末云是唯郡太守李公一人之力嗟乎猶是當事也猶是薦紳也學之不新於二十餘年之前而新於二十餘年之後者何哉夫事不難於樂成而難於慮始公重興昌黎書院月課季會五學人士望公如泰山北斗不下昌黎猶念

國家敦崇教化獎進人材以二十餘年因循之事今不始之自我終之自我將來文章節義從何栽培開發遂毅然以鼎建爲已任是時受命董成者且唯唯遼巡總以工煩績鉅非易任也公不難廣錫已俸先爲多士倡繼此聞風慕義涓涓不絕作人之功具見於此其不以縣任爲非已任不以前事爲非今事專成兼成至今沿流溯源河海先後殆藉藉聲施已若

夫師帥在上正錫在望士風以起士習以正士行以篤崇儒
術屏異端今日之李公是即昔日之韓公也功著一時勳並
千秋記之史策錫之金石伊誰之責與宗舜每朔望得與諸
生左右羹糲會文取友相規相勸初未嘗忘其所自然卒運
之二年者何也蓋將有俟於東西兩廡並明倫堂更新落成
以終其未竟之業而公果有懷未已倦倦復致意焉所謂始
之自我終之自我豈虛語哉宗舜雖不敏敢不與
學毋隨我公之後殫心力之經營以全其兼成乎

歐陽日章尚侯去思亭記

尚侯去乎哉侯何愛乎全州舍吾萍
去甲曰盍卧轅乙曰盍截燈侯竟去

蘆溪人曰侯十三年來驅車擊楫莅蘆日多望侯顏色久侯
去誰復如侯者余曰侯甘侯也聖岡祠在侯鄭侯也鄭公祠
在侯周先生也濂溪祠在侯去乎哉思侯盍生祠侯衆曰祠
姑有待請置碑於小亭以誌去思子盍先記之余爲作蘆水
之歌歌四章章八句 蘆之水水淵淵我侯來思授我塵壘
我田給我種錢侯之名蘆水妍 蘆之水水湯湯我侯來思
建我倉貸我種撫我流亡侯之功蘆水長 蘆之水水晶晶
我侯來思誠我征寬我刑化我訟爭侯之心蘆水清 蘆之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罕

水水迢迢我侯去思戒我撓導我招乘我
車翹侯之思蘆水遙乾隆三十四年記

鄧錫祿研幾堂記

實天下士於學釋奠而外無師法文課而下
無教術夫學爲聖人者也聖有教教有幾

德教尙矣言教次之文教爲後身教爲先三代聖人以政爲
教以學爲政流及既衰政在官教在師鄉校議毀春秋時敢
然歷秦思隋黜儒任吏世未更二鹿帙海飛豚脈國命繫於
教哉武帝從仲舒議興學置博士弟子員唐興詔郡國立孔
子廟然講經奪席漢有經師無人師唐尊孔子先聖顏子先
師於鑠哉素王之麗居也下與青牛白馬之宮遞與廢教爲
天下裂曲阜遺履千餘年河汾興起學爲聖人問字雲亭談
經馬帳瞭乎後矣昌黎起八代專擅文章號稱儒者董子最
醇江都作相身教先歐夫儒學莫盛於漢理學莫隆於宋若
至大若至精若至正若集其成師道立矣徒講說云爾訓詁
云爾北溪之陳雙峯之饒論者直俗學例之維時師門各競
永康車功崇安問學與德性之尊峙而三而敦尙行實有用
有體帥教以身將毋同江之西體認本心之靈明省察一身
之踐履宇宙內爲分內事金溪學也陸文安三兄齊名葛文

貞六賢並儷南都標四君子之目東序增五先生之座精谷
四望遍名賢也吾師魯齋林先生挺生其間德器粹然動履
古人風恂恂孝友融為一家今春我鐸諭吾津斯文中具一
種真愛上器識而下文藝驚驥駁駁入孫陽慶樂道人善未
嘗及於惡貴賤小大體以誠雖忤已無怒色悲辭元氣之會
渾然天成而性方道直行履於深介可式儀型於古真可風
郡邑長官茲土者引重之十八載人倫模楷身教武士服化
及民雖甲夫野老婦人孺子無不知愛林師重林師其事與
洛閒君實邵先生等徒課文釋奠了辦公家事侈為人師哉
公視學初頌簷老屋漏星日於祀事已迺偕余兄祺請序太
守薄公議倡改建士謀為允公先象輪帥出力身紀其闢熊
侯佐之自堂租廡畢工於門高明堅壯鮮他邑儷師有駢數
椽同學宮風雨敝也公引師儒官事旋北南拱拓址新之經
費逾百構廳事者二有堂有室有苑有園周以階櫺門廡庖
福內外完善不鳩一民不銀一士屏以成夫新祠植閣散財
周饑公家居事耳一種冷繫維廟翼翼維舍穆穆維力公宣
維金公翰官以家事治堂以研幾署首藉齋中儷所謂以學
為政政為教歟聖研幾顏氏子庶幾幾於聖也夫幾動之微

藝文

萍鄉縣志 卷十五

吉先見也曰幾善惡何舜跖介雞鳴起人禽爭夜氣存微乎
幾乎且夫學有趾不培則圯有門不闢且燕一幾之間耳公
斯堂也仁基義礎禮垣智牖存邵子一竊道氣坐程生半榻
春風乎抑講帷從容勅諸生作仕宦捷徑也公曰有為者氣
能持者志志緣習化氣與風移世升世降之幾也西京經術
東都節義晉魏元虛厥習使然唐習詩文儒志在道德一代
自為風氣言治者若無與於學而言道者又不涉於事馴至
科名起曰士風者科名多曰士風盛宋登科錄萍著且盛郡
邑志半帙其名叔器一書生獨擅萍鄉之號幾早辨哉記有
之士先志志伊尹志學顏淵學遊心居物之初論古俯秦以
下洗濁習涉聖涯家焉而親其親官焉而民其民國焉而君
其君一士進天下以為復多士進天下以為泰觀文成化此
其幾乎脫所習者辭所志者榮弄筆邀利途而已為二三子
羞為有國者憂古相敦矣今為有志者勗公身教也啟口容
身皆至德文教敷焉命祿記之記之說二非明聖人之教
將進諸生以學公堂其在研幾可也身教具在觀型可也

賀禱香溪橋記

邑北蕉源黎君宏烈來謁於署余見其古貌古
心意甚欽之願少款洽共嘗苜蓿味黎君曰請

以來年計自春徂冬居停書院侍教有日矣詢其故具言修城西香溪橋事香溪橋古義安渡也簡御史解組後自號菴溪老人即此地謠云金龍洲撐香溪橋玉帝不離朝此形家言也儒者不之信黎君曰語云地靈人傑或亦有之此一邑形勝會也余不敢不急爰鳩工鑿石經始於庚寅卯月落成於丑月吉日石工謀貞珉將待記黎君曰橋之建邑之望也吾髮未燥時得諸父老傳聞此心曷嘗一日忘今年且老幸力足相副吾志慰矣何記爲邑人士聞而益重之語余曰做邑山川香溪橋其關鎖也黎君以一人任之將必有地以人傳人由地著者微黎君之功不及此是不可不記記之莫如師若余目擊其事既嘉黎君能有功不伐又喜諸君子不沒人之功必思有以永之也於是乎書

馬友蘭新增義田記

凡州縣之治莫先於振士風之振莫先於設義學義學之設莫先於置義田萍向有占籠閣隸在城西前合陸公創之也近百餘年來一修於賀公閣如初再修於沈公增書舍數楹顏曰金菴書院張公繼之計義田所入無幾墜於費實無一人肄業者余癸巳夏承乏茲土迺延師課徒區區之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四

意將爲人材地也願館雖啟恐費不繼如中輟何僅念者久之時別駕歐陽君名鑰者假歸里中慨然曰二十畝爲膳諸生計公素稱好士聞通守保陽攝晉磁肥鄉等州縣所在多善政率以教學爲先今且念其鄉塾勉諸子弟俾肄業其間適有事乎義田是亦有心於人材者也斯其所以爲賢與嗟乎世固不乏素封家田連阡陌衣馬駸肥凡邑有公事吝而不輕予有釋道者流假事相告往往不恤重費稽首繼羽前若此之類荒誕不自悟者何可勝嘆卒之咄咄書空爲世人笑以視公此舉相去奚啻萬萬哉語云修德不望報崇實不近名余必爲之記者誠以蓬大夫之行恥獨爲君子竊願人之共爲君子也

張司直新修學署記

漢晉以下學建於京師郡縣則無定置唐宋以來學行於郡縣教官則無常銓今邑必有學學必有官祿雖薄道則尊也席雖冷職則專也余學部儼然爲人師諸生執經日衆余甚惡焉記有之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假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居其中者多文以爲富奚害焉余性甘澹薄志不多求一官甫授首借盤中足矣詎

容作居安計耶雖然居之有署教所由施也施教之地是烏可不重乎哉先是教諭署拓於林魯齋建為廳事者二上元張侯復建前亭二楹辛卯水大溢署半圯前諭張圖南砌土墀為之畧分堂室勢與前廳隔局促甚幾成獨坐軒今且棧朽垣頽矣每風雨作岌岌不敢寧余甲午歲割俸三十數並謀諸邑人士飲金重修之首於明倫堂暨其兩傍為欄柱款則取材輔之近西一舍鑿牆壁為門路與署通次廳事去其門壁接花亭為課文堂次西廊書室次內宅為垣墉為墀茨為樸斲為丹雘以序而成體制粗具氣象方新其或足為施教地乎亭前有隙基環以石雜植花木花果撫几靜對覺四序青蔥生機勃發亦寒齋之雅况也憶魯齋治署時今且垂三十餘年始得有余余治署後繼之者何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慎毋傳舍視之也可

荷繩武學宮記

江西隸諸郡縣惟萍鄉之稱兆自孔子萍實一

秋之代雖百禩莫易也神矣哉傳者曰宋熙寧時芙蓉春開一本三花乾道時金燈見明隆慶時榴花盛開皆連理萍學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聖

之示辭昭昭已或曰明嘉靖後郡縣學皆祀木主萍學

聖像獨存未詳其故疑卽以家語為據與萍之學二仲上丁凡贊

祭肅具衣冠執事有恪鄉塾必設位朔望師生習禮如有司

謁廟然值誕辰約同志聯為文會以誌教思 聖資默造於

萍萍人尊之慕之倍切於他郡縣余既宰萍乃考學宮源流

又四十八年矣余非故事事惟邑所以酬德澤彰靈爽者端

在此舉余何敢不任諸君子幸其仗余僉曰然舉其公且勤

者十有八人既承事廟廡祠堂業有定式余復預為之籌學

前為迎鳳嶺於位而陽向必端一宜也當城為禹門倚在屏

外縮其地於中乃克協二宜也後為五鳳山鑿陰道引水入

泮池養芹藻三宜也諸君子用力治公事如家事惟予與學

博以時身紀其闢三載學宮成乃為記以語諸生曰余於袁

下學記以袁為冠鄉南舉作獨謂其有激云然非貞軌章教

者所忍言洵名論哉余於萍學得劉清江記劉記大指皆語

天地之常經忠厚和平藹然見建學本意真儒者氣象已朱

子來萍觀學嘗嘆曰美哉乎子澄之言子澄稱宋四篇文字

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余於萍學記亦云謹校刊之
樹於堂為諸生鵠譬諸文家劉記為傳稿余記其小許也今
余何以語諸生大學經一章傳十章中庸三十三章千古學
術在此千古治術即在此劉記已彙括言之諸生沐浴
盛朝道德文章必將有內不負己外不負世者是萍學之慶也余
邑吏大有榮焉維時借事者教諭前則張司直後則即詳訓
導則徐乘時也董其功者東境則職員林立基李景厚譚世
璋監生劉世槐南境則生員王萬全劉殿元監生王文標陳
宏照西境則選員鄧觀湘增生吳象鯤生員文有涵彭世冕
北境則例貢黃鐸監生彭熙周德魁職員易世琮在城則增
生羅炳蔚副貢文庸元也
乾隆四十九年春正月記

得繩武龍洲書院記

書院屬江西義取諸物最稱名者三一鹿
湖曰鷺以襲氏畜鷺名洲曰鷺則槁太白二水中分句非實
言鷺也萍有金魚洲其狀如魚湖水濫名金龍魚小而鱗大
也菴象形金則並象色矣小書院耳曾以二言受名余於落
成時額曰龍洲一如白鷺之稱或偶或奇必實以洲云書院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四

建高閣懸當城西一面閣以外沓障環青修林染黛朝旭夕
陰悠然天際俯視其下但見萍橋淺岸沙磧水陂小艇一篙
披光人影亦檻前韻致也初名占鼈今日冠山左太冲賦句
也扁曰學鈞鼈手聯曰以詩書作線將筆墨為鈞祀文昌於
上姑從舊其可乎閣以下為堂堂遠對晴峯蘊藉可人前有
深院春風楊柳秋日芙蓉綠意紅情一葉一文心一花一詩
味曰觀水本孟子也地濱水且思為諸生導性靈也聯曰於
此中尋活潑就如許問源頭其書之中屏則院長萍鄉賦也
堂之後有庭庭前翠柏當階綠蕉侵隔境靜人閒中設為祠
祀周二程朱張胡六先生曰宋六賢祠聯曰五姓六賢師友
也兄弟也千年一脈俎豆之馨香之堂東西偏為小院倚階
為兩廊竹榻臨風疎簾待月烟爐茶醜筆匣書燈諸生得無
適意乎撫在今茲湖諸向者閣建於陸鍾於賀書院與於沈
繼於張廷師課士昉於馬惟僧久居後院耳余謂講學吾儒
事無滋浮屠實偏處此以與我分居此宇向之禪室今則書
室向之僧廡今則書廚向之鐘聲磬聲今則讀書聲余專揭
兩語切誨諸生則曰科名不負人人
毋負科名乾隆四十九年夏四月記

胥繩武亭泰橋記

水一溪一澗懸畧約橫斜施左右值幾何鄉里稱善人當小渡口卵石一高伐石作梁長

二三丈許輒碑於道曰某年月日某姓某名建道路傳之輒曰某義士某義士信斯言也然則東門橋如之何橋於邑則壘也於城東則筏也於吳楚則孔道也揚岐水逸於北流江橋匯於東豎石柱平砌其上有堅者有脆者勢近隘往來碍肩行埃以護石距水數尺春夏漲生舟溢不獲進自崖反矣彈指乙酉歲有朱茂聖者曾獨舉之約費六百緒橋乃成抵今二十星霜耳客冬亥建雨彌旬余方有事於榮祭書吏文欽榮忽報曰東門橋圯矣余曰幾何日中斷十數步耳姑裁木以代余曰是摧之也確以石擠之不相屬水勝木旋蕩矣矧趾乎既目其狀兩岸幸無恙橋舊貫不宜仍宜作今年春文欽榮請曰橋之建邑士將共任之願襄其事越日請邑士來為余言余曰費鉅甚諸君子曰將通謀諸邑之尙義者已而工果作版石裹簡勾欄夾雁齒如城南萍實橋式且更過之視曩者之制高如干表如干修如干克有協余嘉諸君之能且喜邑之多賢以衆擎者也昔人牡丹譜閏三月稱花亭秦工之竣在冬其謀始則閏辰也館埠名甚鄙今顏之曰亨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聖

泰易云亨者嘉之會又云履而泰然後安是一邑之應也利及行人淺矣哉是時偕事者則有若監生胡慶簡宋大標生員姚政元職員彭如珏邑人唐定添劉世禧乾隆四十九年冬十月記

胥繩武龍神廟記

大哉龍德剛健中正象應乎乾神道變化出入陰陽雲物山川曰雷曰電曰風曰雨龍神

是專嘉錫王號尊崇祀典禮亦宜然城西三里隴上空祠一堵一椽地小而僻神或捨之易云安便客夏之日步行祈雨撫茲嘆焉爰赴武廟卜基隅旁式度式遷爰彼環池縱橫十丈水沃魚鮮南北倚岸青橙碧槐佳樹翩翩神將宅止池之左右可以宛延亟謀仲秋用割廉俸修構惟虔高奐者瀾深遠者室孔博且堅今春二月供器畢備進告神前稽昔周禮驅辜四方既載簡編唐享龍池樂章畢具並播宮縣逮諸宋代五龍九龍祭義久沿相厥秋澤要冊朝那詔封靈泉於乎赫哉總長養主參造化權肅肅在上威儀儼著金燦珠圓幽兮逸兮勢歸四壁一片雲烟神之潛也潛已忽見見則在田神之躍也躍已忽飛飛則在天邑吏攸願農事初典為求豐年里夫邨童神實許汝遂作汝緣乃授雷神敷施號令震

聲以傳乃借電神昭示光曜列缺以宜乃喻風神啟甲發秀
披拂無邊乃命雨神滋莖茂葉潤濟無偏瞻望平曠與與翼
東陌西阡登之陳之克奉者壽克迓祖先歌神之功積倉
普慶俾億萬千非自此爾麻蔚於林果大於拳鄉人來思順
成新報擊鼓摩肩伊何謝之薦以香醴羞以華筵優歎渥敷
我衣我食我生我全神如有言勉勤種藝霧布星連歲其休
徵爾其時若毋忒毋愆自今以始詩書仁讓風俗彌賢神
之聽我永貽多福敬表斯鐫乾隆四十九年秋七月記

晉繩武楚昭王廟記

楚山拔起白雲中作之廟以敬祀昭王一

夕風雨從山下鄉人日絡繹來禱視應王
之靈亦燦矣哉余嘗考昭王事疑之者三解之者三王走郢
奔隨史記無至萍事一疑萍不近江萍實何由獲二疑山嶺
無水兵何由屯三疑萍實事見家語史記可信家語獨不可
信手一解因渡江獲萍實非必在大江也二解屯兵楚山非
必在嶺也後人乃廟祀於嶺耳三解然則廟作於何代徙於
何時曰據宋人記言之前已有然也王非有德於萍廟奚爲
作王非有愛於山下廟奚爲徙其廢也奈何曰廢之年不可
知已今試睇楚山樹放孤烟石堆宿藓烏棲獸挺寂無人蹤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吳

過山下殘垣敗礎半在一犁春雨中吁嗟乎神其餒而春祈
耶秋報耶空操一豚蹄一盂酒神弗享已縣北歐陽氏居楚
山下有生員典者壽于族人曰王楚之賢主而萍之令神也
願爲王供血食族人曰僉有同心請於余余曰是廟也縣名
之自始義不可廢族多賢王其福汝且必有造於茲邑廟既
成余曰妥之矣乃祝日向也一廟瓦礫塵沙今也一廟棟飾
榱華王之居處錦帳丹紗王之出入風馬雲車緩我萍邑伯
表室家式憑在上王之靈耶爲之謀廟祀曰自塹以下悉廟
基所有田四畝收其租以資品物餘其飲之便山嶺故有臺
廟徙臺久就湮今亦星土爲之王其游息於此乎余又聞載
泮潭有將軍廟許蓋王之功臣也會後是聞縣
人蓋再舉之願有待乾隆四十九年冬十月記

晉繩武宋六賢祠記

泮城西書院初祀五賢於講堂獨不及周

爲六位額曰宋六賢祠周元公道州人也言道學者必首尊
周子慶歷時由分寧主簿監蘆溪市稅士多親炙其門恥爲
章句學其所造就者深爾或曰康定時相距蓋一年耳余謁
泮溪祠光風霽月之度猶髣髴見之已今躋祀之理也位第

一程純公正公洛陽人也兄弟皆師事濂溪盡得其傳大程如春和二程如秋霜祀焉而闕其師神矣之乎或曰受學之年在于周子司理南安時余謂祀二程者且徧士林矣矣必在萍哉今並祀之位第二第三朱文公婺源人也道學之傳發源者周子集成者朱子紹興時赴官潭州謁萍學讀劉子澄記亟嘆之以示諸生宿毛仙驛嘗作詩証之黃花渡和宋亨伯韻或曰亨伯不知何許人余謂萍蓋朱子經歷地也今特祀之位第四張宣公綿竹人也學出楊龜山得程子正宗亦傳於濂溪者孝宗時知袁州事愛士施教尊崇正祀萍其屬邑也或曰守哀者弟定叟也見諸宋史敬夫其高賢耳觀州學記可見余謂此朱子畏友也今旁祀之位第五胡自齋先生邑人也師事朱子如二程之於濂溪經史疑義彼其所著述不少概見何哉或曰胡之後嗣鮮有聞余甚惜焉今合祀之周程朱稱先賢稱子張稱先儒胡稱鄉賢位第六記曰濂溪之學一傳而得明道伊川明道之學四傳而得紫陽其見莫於紫陽者南軒也受業於紫陽者東軒也譬之宗派周其祖二程其禍朱其冢孫張其支屬胡其遺脈也獨念胡先生一韋布耳今乃獲與諸儒伍享祀一堂豈非有爲者亦若是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祀

哉語有之前賢者後賢之師邑有踵起者余將巨墓遇之

陸文瀾試舍記

國家深恤民力一切興作有不容己者輒發帑爲之不得請則不敢妄有所爲若夫仰體德意罔干於禁而有益於公雖非必不容己之事聞亦聽民自爲所謂因民之利爲利惠無疆也夫鄉會試之有棘闈學使者按臨之有行署此其必不容己者也高其閑闈厚其垣牆既建之自官又時其罅隙而勤補修之應試者卽於其地焉至邑試則各就其令之署欲別相宅而不能而署之堂縱廣有定應試者衆未免有人滿之患余三試萍報名者數幾及千署不足容則支木結茅爲寮以益之或雜坐兩階及東西角門偶值風雨則下濕上漏紛起而萍薄暮門啟又逼之以甃几之雜運狀若不勝其勞者余進諸紳士謀之盍專其地以嘉惠後進咸踴躍乃購城內空宅并益其前後左右隙地若干丈前爲門門以內爲平地繞以垣應試者聽點於斯曠然也次則儀門門以內東西各有試場號板皆堅緻支之以石

不可動搖其上為堂令坐於其間願試場若弟子之環其師
席開函丈非請業則各專於其坐也堂左右夾之以廂胥吏
屏於是其後則為宴息之所始乾隆五十六年之夏越一歲
而功歲蓋梓士之勤於是也其於
朝廷休養之意作人之心兼有以體之矣於是諸紳士之與其勞
者將登其捐資姓名於石謂余實首其議當弁諸首余則何
敢惟是善作善成如梓士固不可無以紀之夫事之周于於
禁而有益於公者往往而有惟好義者為之審其輕重緩急
而已誠若此之一倡衆相出不吝而
納不私則亦何所不就也哉是為記

周繼所宗濂橋捐田碑記

蘆市舊有橋曰宗濂以近濂溪先生
祠側故名地當孔道商旅往來全集

其溪流發源武功合大安鄉諸水東注勢甚湍急初墾石為
一橋嗣以赴市者紛沓又增置新橋於下以利其行乾隆甲
辰歲山水暴至二橋俱傾圮邑人重建謂石亦不可久易之
以木然夏秋開溪水漲溢洪波衝激或開歲一壞繕修需資
恒苦不給歲丁未原任蒲州治中蕭公敬堂置水田三十餘
畝歲收其息為舊橋繕葺資新橋仍募之市人起十餘年蕭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哭

公嗣子有光以田歸於衆為永久計甲子歲余莅茲土見橋
當諸水之衝固易壞居津遞之要又葺不待時必先時儲備
則經費宜裕遂屬鄉之善信者捐資以補不足某等欣然為
之倡諸好義者爭先樂輸不數年而得若干緡存諸衆董事
者生息為修補資得此而兩橋可永久無虞頽廢是舉也商
族德之市人便之聞其風者皆愛慕稱道勿置蒸蕭公固樂
善非後嗣克繼厥志則其澤不長非續輸者附益之則猶虞
力置而至於中廢噫世之人謀聚畜務繼蕭公自私自無毀
譽於鄉黨以視蕭公及諸善士之好義樂施功垂不朽其輕
重得失為何如耶邑人義其事請記於余爰記之以示來茲

王瑛遊武功山記

歲壬辰余假館大安鄉幽軒亭立遙對藥馬
峯天際一笏斜插烟雲似有意揖向者然達

當其前過客往來不絕蓋武功山要道也季秋中浣天宇高
澄風涼氣爽輒起登臨興爰借諸子行五里許進武功山口
人烟漸稀越三里過石鼓庵地有石若鼓擊之聲鏗鏗然復
行倚小徑遠近之開邨廬野店斷續於水聲山色中半里至
淨心橋俯瞰流水淙淙然澄清可愛橋邊有潭潭有石石有
馬跡二狀如喪口亦奇蹤也及過橋則石磴嶢嶢已在武功

山麓矣余仰視其處層級上登曰此所謂天梯石棧相鈞連耶且行且憩抵半山山有亭亭皆石柱平衍處可坐數十人出亭攀援而上惟聞深谷幽壑中風響如雷令人心訝幾不敢復作竊遊遐想過山腰急詢諸子曰得毋天半來乎諸子曰此中深處仙跡可尋棋盤石煉丹池是也上有龍潭龍常出沒里人多見之再行里許忽開一境林木陰森鳥語花香鳴蟬飛集幽賞未息路轉峯迴始望而知為觀江庵者日將西抵庵庵地空曠山水之勝盡可攬頰歷階而進萬仙壇在焉是壇也祀孝先與祀惟川與祀合祀與僧方丈甚精雅進飯皆山穀味美於回飯過步出庵門時則星斗列眉月殿晶瑩恍扶階可直接玩視良久旋與諸子分韻詩成乃就寢明日諸子以登頂請項距庵十里路險峻諸子翼之行左右遙瞻但見鳥飛各開猿啼葉落清風襲襲日影遲遲別具一番光景不移時寒氣侵人白雲蠶起遍布山下如滿地積雪平鋪似掌一望不覺神醉躡石而坐襟袖飄飄仙乎人乎勢將輕身霞舉矣日午躡級復上經兩河口一日風一日火名火洞者暖氣蒸蒸名風洞者冷風細細造物生成之妙真未可詰問者越半里有掛榜石石如屏壁立廣徑約二丈許更數

澤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咒

武山旁有石極平整俗名打子石求嗣者拾小石投之中則為佳兆過山灣地愈險峻石骨稜嶮枯木蒼老稍平則為寒蕪巖每遇陰冥過此者輒股栗逾此為雷打石險峻愈甚更里許至頂地漸寬上有古刹四而磊石牆覆以鐵瓦中為萬仙座右數十武凡數石室中藏石像者五右為龍王壇砌石如古刹式壇有龍池清泉湧出味甚甘有求之者常仰手其中頃刻瓦石花果各隨水出此亦靈幻事也余延眺其上四周諸峯皆俯伏纍纍若兒孫旁臨右側遙指袁吉市鎮星羅棋布參差在青烟紫嵐間乃嘆曰武功山其真大觀乎已而棲息古刹款談已深諸子復請觀日余披衣而坐俟夜將艾乃出利候望其處忽有物躍出紅焰一片如金在治少焉騰踴而升似明珠一顆赤光奪目其異境尤如此余曰觀至此止矣早復罷遂與山僧別復還故道追尋勝景什可得七他如觀音巖羅霄洞三天門地雖接壤要亦得之耳聞也歸館後思數遊况稱道未已諸子請於余曰武功山盤根入百里巍巍巨嶺隱隱仙蹤不可謂不勝矣異卉奇禽幽香古木不可謂不美矣足下白雲望中晦日不可謂不奇矣童冠從遊山僧迎送不可謂不樂矣是不可不記余曰然

黃濬七賢祠記

道光癸未之歲余來羅萍篆稔知萍為古文物而從之遊者祇胡公叔器一人以為聲氣之感嘗不止是迨致邑乘則惟鍾公名詠者為朱子所器重其跋社倉記也蓋亟稱之顧無及門之說獨朱子全集建寧朱子祠所列門人有萍鄉鍾唐傑在焉余懼夫鄉賢姓氏將就湮也爰栗其主入麓洲書院之六賢祠改為七賢俾從紫陽之祀而以意逆之以為字則唐傑詠即其名昔祖詠終南之詩為有唐傑作命名製字或取諸此殆一人而殊稱非兩賢之並世也將欲作為祠記勒諸簾右顧事無左券疑信參焉重屬諸矜士窮幽極險鈎求金石之藏庶以援證鄙言不同鄧說精誠所至網應幸臻果於宜邑之化成巖得宋端平元年郡守趙公師愨題名石刻一百七十五字其間同遊者十五人皆先名而後字侍行者子若塔六人其四雖無字其二亦兼紀名字而同遊之中郡士之首題曰鍾詠唐傑余乃茫然以思浩然以嘆不自知喜之烏從也夫宋端平之元去今五百九十年矣此五百九十年中邑乘之蒐羅不知幾更梨棗也名流之討論又不知幾徧鼠魚也而於鍾公名詠者僅以一鄉之善士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萃

目之其字唐傑又映而不傳今雖攷知其字信為朱子門人得祀於有宋諸賢之列而又不敢以其名合之則是鍾公自茲以往雖獲登名祀於六賢實承號中善於一鄉而已而五百九十年之覆何幸自余發之非余之涼薄足以表章前人網羅遺蹟也名實之紊久闢必彰適丁其時如中出土焉爾且夫往古名賢之跡其滋疑者何限魯論註自紫陽千秋定論矣而八士之世曰成曰宣太宰之邦或吳或宋即一老彭也錢鏗伯陽為一為二高賢之斷敢辨斯紛鍾公何幸於五百九十年之後合而一之使名定而實歸余滋快矣然則思之通於神明者信有其徵而名之壽於金石者斷不可沒固不獨响鑿之碑藉傳禹跡華陽之號訂自鶴銘已也爰樂為之記
九月二十日

劉鳳誥萍邑興賢莊記

江右古風積祠穀飲試士以勵其家之讀書人俾服習名教恒沐衣冠禮義之澤尚已然不能戶立祠祠殖產也吾萍自嘉慶辛酉廟祀文昌帝君於邑中慕義者即其旁舍為興賢堂十鄉之人子若孫

及身及女士爭出田穀金錢納於衆於是其賢莊之設歲取租息供童子三試卷冊費諸生鄉試諸貢朝考費已舉士上春官計借費皆先事爲之備輸元報鼎之祥則厚爲賀而費之而又專歲入租期之踵接以示優異益以勵其鄉之讀書人敦尙名節小而表儀膠序大而登進爲公卿大夫率由茲選近科萍人領省解者連獲其三繼此巍然大魁必更其好修奮起之彥大昌吾邑之文明可操券俟者堂後各祀其先迺毋忘本始之義亦足以矜式後賢洵可風也夫士之取科第如探蓍焉知誰得則此千百之衆於錄粟選計其爲誰而爲之無所爲而爲爲公心又安有不當得而得爲僥幸者此其開殆有神相之歟逸史稱隋末一書生所居抵官庫有數萬錢欲取之神人訶止曰此尉遲公錢可知子奪之權默默中非人所喻充是心以泮志功名必能窮不爲貧賤移遠不爲利祿疚力扶世道人心之正仰副

朝廷造士之隆奚止爲吾邑幸哉若夫條畫之善一以鄉之子姓筦其盈縮請諸有司而吏胥莫能持公諸舊家而異籍無敢涇普惠寒賤推廣

皇仁庶乎於學校人才不無輔翼之助故樂聞其事而書之是莊萍鄉縣志卷十五藝文五

計穀若干碩錢若干緡載在圖冊碑撫並書以垂久遠待增益云

問答

宋

胡安之與朱子問答

胡叔器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之說先生何故不取曰程先生不曾恁地說程先生說得實他說得虛朱子語類叔器曰子路但及朋友不及他人所以較小曰顯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以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如此說那行道之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但所以較淺小者他能舍得車馬輕裘未必能舍得勞善有善未必不伐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退後省察則亦深密向前推廣則亦闊大朱子全書叔器問居敬則心中無物而所行自簡此說如何曰據某看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他說而行簡以臨民則行簡自是一項道而字是別喚起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試重卻反行得煩碎底今說道居敬則所行自簡恐却無此意臨

下以簡馭眾以寬簡字別是一項只是棟那緊要底來行又問看簡字也有兩樣曰只是這箇簡豈有兩樣又曰看他諸公所論只是爭箇敬字朱子語類 叔器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曰且不雜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姿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也解到高遠處朱子語類 叔器問德之不修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從義改過畧似修德裏面事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修德自是修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修德若徒義改不善如何地分叔器未及對曰不善是自家做得淫邪非僻底事徒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合義若聞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從而從之聖人說這幾句淺深輕重盡在裏面聞義不能從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學者皆當著工夫朱子全書 叔器問申申天天之義曰申申是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五

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申申舒泰天天好親觀挑之天天是少好之貌則此亦是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朱子全書 問叔器論語讀多少曰兩日只雜看曰恁地如何會長進看此一書正須專此一書便待此邊洽如水那邊熱如火亦不可舍此而觀彼朱子或問小註 叔器問舜不能掩父母之惡如何是大孝曰公要如何與他掩他那箇頑嚚已是天知地聞了如何地掩公須與他思量得箇道理始得如此便可以責舜朱子語類 叔器問四先生禮曰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概本儀理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婚禮惟溫公者好朱子全書 叔器問昏禮溫公儀婦先拜夫禮儀夫先拜婦或以為妻者齊也當齊拜何者為是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為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為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人二拜夫又答一拜冠禮雖見母母亦俠拜朱子語類 叔器問行正禮則俗節之祭如何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某家依而行之但七月十五素饌用浮屠某不用耳問南軒廢俗節之祭某問於端午能不食粽子

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尊於汝安乎朱子全書
叔器問五祀祭行之義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於堂階
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祭然出則獨祭行及出門又有
一祭作兩小山於門前烹狗置之山上祭畢即就山邊喫御
推車從兩山間過蓋取跋履山川之義朱子全書 叔器問
天有幾道曰據憲家說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赤道正
在天之中如合子縫模樣黃道是在那赤道之間朱子全書
叔器問先生前說曰為神夜為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開
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為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為朱
子全書 叔器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
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
前夜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
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
道無便無便是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
粗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
而無之今卻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朱子全書
叔器問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曰須是自下工夫看此事
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怒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垂

怒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懼之有朱子全書
叔器問何謂齋戒曰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朱
子語錄 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
同橫渠嚴密孟子宏濶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朱子全書
叔器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
其先此是分當如此否曰也是氣與他相關如天子則是天
地之主便祭得天地若似其他人與他相關祭箇甚麼如
諸侯祭山川也只祭得境內底如楚昭王病後下云河為崇
諸大夫欲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地不及於河河非所以為
崇孔子所以美之云昭王之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境外
山川與我不相關自
不當祭朱子全書

鍾詠與朱子問答

鍾唐傑問近思錄既載鬼神者造化之迹又

迹是日月星辰風雨之屬二氣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朱子語類

銘

唐

王觀楊岐山甄叔大師塔銘

吾師內外皆明微如淨琉璃合寶

會場獨步楊岐山頂上建出花宮勝仙閣樓臺壯勢射虛空
魔界輪幢盡摧折開浮月隱須彌角一念收光歸寂滅長留
舍利鎮山河光透支提照巖穴猶如蒼菊花飛去枝
上餘香常不散無眼門人嗅此香還向枝頭香更發

跋

宋

朱文仲社倉跋

文仲比負丞萍邑喜其風俗近古者有二事里

無氣詬之訟歲少歉無難食之虞人甚便且安焉惟社倉所
建尚少人皆欲推廣之而未有主之者故未遂也已酉之春
部使者以是意喻邑人號召不約而從經理不日而成志合
功就不疾而速非其風俗近古能如是耶惟是倉之建始於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齋

隋開皇中而法未備沿革之久不可復行君子每嘆息焉今
舉數百千年之盛典俾復見於一日可謂盛矣然始之之難
持之以久則尤難是邑也知及之矣必守之以仁莅之以莊
雖行之天下可也諸君其勉焉淳熙十有六年三月二十有
八日
謹書

朱子袁州萍鄉縣社倉記跋

萍鄉胡君安之來學於予一日致

其社倉之役及叩其詳則出是書一卷曰此邑士鍾君詠之
所為也是倉之成鍾君及彭君公修實有力焉故所登詳悉
如此予固嘉其敏於事而又能述以文也因念紹熙甲寅之
歲赴鎮長沙道出茲邑邑之士子導予以觀於其學而請記
之及行堂序開則既有亡友劉君清之之刻在焉予拱而讀
顧而嘆曰美哉乎子澄之言也昔君日誦而時省之則亦無
以予言為矣即謝去不敢為而諸生至今猶有望於予也矧
曰是倉之成既出鍾君之手而此文又出其筆則亦何以異
於學之有記而復何待於予言哉又况天下之事是非得失
固有定在而其盛衰興廢亦有繫於時勢而不可常者願予

之哀謝淪落徒足以爲是倉之累而不足以增其重諸君亦何所賴而求之若是其勤耶爲諸君計莫若具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焉斯亦足矣胡君告歸因跋其卷尾以授之且以寄謝庠序諸君使無忘子澄之教也慶元庚申二月辛巳春分晦庵病叟朱熹書

黃庭堅船子和尙歌跋

船子和尙歌漁父語意清新道人家風處處出現所以接得夾山水灑不著崇

寧元年四月己丑飯於萍鄉之護法院僧堂中齋起受溫浴浴罷書此卷以解倦

按五燈會元秀妙華亭船子德誠師以節操高逸度量不羣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者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尙其歌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漁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三十年前海上海遊水清魚見不吞鈎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工程得便休

補錄

萍鄉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五

明

解縉贈車田李游公後裔序

書有之七世之後可以觀德其李氏之謂乎李氏自西平以武功顯

於唐延及觀察公憲名聲藉甚其子游守宜春遂家城東袁之有李氏自此始萍之居車田暨橋南者與分宜之白芒吉安之各鄉豐城之湖芒皆其流派也獨車田一譜余聞之爲最詳時奉使黔中道經萍邑因訪於其家余嘗讀歐陽文忠公之序則知李氏有世德之美讀周益公之贊則知李氏有延英之譽紀功之寵讀文信國公之序則知李氏有仕宦不去其鄉之義讀吳文正公之詩則知李氏有勳業陸先代流波衍後昆之句讀彭冲所先生之題則知李氏有科第表表之祝讀揭學士之跋則知李氏有廉恥之節讀劉申齋先生之書則知李氏有以學自雅之稱讀夏果齋先生之題則又知爲李氏芒溪之銘此皆聞人鉅公心折於李氏者也又何待余言哉雖得余言又何足貴哉譬如數玉而得硃玳瑁珠而得魚目惡在其可也無已則惟以天祐善人之說進

萍鄉縣志卷十六

詩

五言古

唐

張九齡使還都湘東作

倉庚昨歸侯陽鳥今去時感物違如此
勞生安可思養真無上格圖進豈前期

清節往來苦壯客離別衰盛明非不遇弱操自云私孤楫清
川泊征衣寒露滋風朝津樹落日夕嶺猿悲率役而無倚生

愁祇自怡富須報
知己終爾湖塵緇

李羣玉蘆溪道中

曉發潯浚亭夜宿潯浚水風篁掃石瀨琴聲
九十里光奔覺來眼寒落夢中耳曾向三峽

行巴江
亦如此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宋

敖陶孫次韻萍鄉文叔章話別

力田望逢年倚市勝刺繡十年
邛里語失火要自救君行半天

下何處得耆舊請從老龐說龍鳳相赴湊全家隱鹿門遺安
不求富常時拜牀下大鐘盡徐扣男兒惟一身在百歲後

譬如營屋室宗廟先庫殿不聞買山隱而有居巷陋君看鐘
鼎家梁玉或墨瘳寧為賣文活一經老學究出身即九折時

命適大繆向來尸裹革口語困還留居然齒編貝月粟供貧
餓何如山瀨底鹿豕對飯糗文章忌隨人謹勿誇客右書林

無淺植筆未有深糲紛紛青紫棺後進渠領袖結
交兩任訪設客一陰就卑官慚虛贈俚語致公壽

向滄莞爾堂和柳樞密

平生麋鹿性從仕匪所娛要非折腰具
悠然慕潛夫賦歸恨不蚤空悲歲云徂

世情固險薄官路徒驚呼君看得失際豈問戚與疎論心未
必爾反眼何所無嗟我與世忤正坐所見殊強顏戀五斗我

豈不足乎河南有良田亦有宅一區會當拂衣去俯仰聊自
如誰能揖上官迫促畏簡書遂令湖海士坐覺豪氣除君言

此詩乃三山
名臣金作
有孝正德
則去

懷山

浪見許泉口方唾予不學望塵輩甘心履危途所得俱可恥山巖等毫銖古人有事道吾行端不迂

王庭珪次韻和柳樞密題向萍鄉莞爾堂

器遠無近用弦歌君暫娛從來趙魏老或

為滕大夫昔時武城宰其人骨已徂牛刀發新硎夫子輒驚呼向侯本學道與世疑闕疎雍袖聽衙鼓堂下一事無不無赫赫名詭衆以自殊催科雖云拙於今乃賢乎夫子儻無言黑白混一區家有治縣諸不飲常晏如棠陰決民訟松閒讀我書飛蝗避境土野鶴馴階除堂下盛賓客不減陳趙子新詩播京邑異世乃同途振轡若登仙身輕衣六銖人閒候風馭君馬何時迂

蔣之奇萍鄉卽事

人家白雪中鳥道青雲裏耕斷競畬田漁樵喧會市秀出羅霄山倒流楊岐水三真不可

尋寂寥忽千祀更想用兵時耕御甘卓壘

吳鎰醉語書徐仙亭

客子東方來行盡江西境萬室古萍實獨遊更逢搜羣賢乃畢集勝晤亦良幸撥置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二

薄書叢偷此笑談頃千載老徐仙遺跡空蒼頂有鹿方銜花無虎可守杳取酒一酌之杯凹就博漫餘鷄更酌我煖熱廣文冷遙岑修連娟曲港澄汀澗笙簫奏鸞鶴鼓吹却蛙鼃風流東山近未怒北山穎羅幃收晚寒頗覺殺風景丞公邦之媛胸次蕩畦町膏薰非吾徒筆瓢味方永新來短主薄玉立頰而整屬厭長安花尉曹亦淳靜監市却怒怒行李望闕嶺背面惜別人雙睫淚光炯我本醒而狂矧復徑酩酊蘇門嘯不聞牛渚今誰省高談紛四筵使趙重九鼎羣龍共尺衡鏡秀溢臺省中書廿四考并以付公等虛名但自慚誰慣欺聽瑩飄然風雨散夢斷俊遊並酒渴念泉甘深汲絕修綆露下星河流松檜舞清影遙連今夜月園中棲已迴驚鷓不安棲秣馬宵欲駟歸來孟光案好在蘇君井懸知笑迎門泪盡語猶噴水精沈粉團銀線浴湯餅我輩固情鍾念遠還耿耿聊復託微詞爲我一笑領

王謙約叔萬伯周登徐仙山有作

仙子定不凡所寓多幽獨願此一拳石乃有千里目我來

日初長抱贖退雁鷺同僚二三友一尊聊相屬逸駕知何許汗漫騎黃鶴撥筆記曾遊醉語不可讀

入名勝

高述題南源山行縣志崎嶇得景如期集溪聲風雨響山澗雲

屨登業及供日有霜林青紅皆可拾

張孝祥題萍鄉愛直驛杉樹有序萍鄉境上有驛傍有老杉

之日愛直而為之詩又以告邑大夫趙公康曰使繼自今為令者幸如君之賢也則此杉長存不然則斧斤斯民以自封殖於杉何有此杉已百年森立官道側鬼神所呵護斤斧不敢迫愛此遺直姿凜凜有正色未云支大厦聊以蔭行客作詩詒台尹為我驛壁刻但使杉長存遙知令清白

文天祥贈萍鄉道士道上觀行人半似重相見古人性相近性

難絕聖亦恐難絕愚

趙蕃過愛直驛次張安國韻亭然一何奇枯者亦靡側雖經歲紀多未覺霜霰迫余行再此邑爾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三

因無變色概念題詩人深為九泉客泥深厄羸馬昔老述舊刻愛爾故蒼蒼予今變為白

張祉白鶴峯我登白鶴峯下窺滄海日色與朱橘同形比彈丸

出超

明

熊汝達出萍鄉關雨歇潮聲微旭薄山光淡鳥影落橫塘涵虛

關離愁生黯黯

陸世勛武功山射虎行環色總高山武功尤嘔喘嗟峨三萬丈

猿啼老樹巖豹隱叢林裏幽湖舞潛蛟懸崖走狂兇古路行人稀深塢迷屋圮牧子充熊腸樵夫挂虎齒田疇遍蒿萊場圃皆荆枳遺鏃紛縱橫暴骸憐填委為民父母心傷哉痛欲死袒袖呼甲兵奮箭持弓矢有馬難操韞捨車而乘標攀條

若貫魚穿巖如附蟻危度井陘師險涉陰平壘死生疇曉閉
雲霧芒屨底劔戟日光寒金鼓雷聲起接臂憮馮婦裂毗怒
任鄙箭洞叩叩胸刃截猩猩趾徒手搏贊彪赤脚躡封豕豹
狼喘餘息犀象俛雙耳股慄懼後視角摧橫麋鹿割鱗血染
輪解獸肉如市獲多士氣雄害驅居民喜鳥號飛入窠千將
躍歸韓蔡披道路清林茨叩壑紫山谷布牛羊陸哇復耒耜
夜眠枕席安晝餐藜藿旨
嗟哉萍鄉民樂事今方始

鄒守益遊武功機心潭及龍潭

石函鑿玉峽奔流太古雪下有
雷霆鳴飛鳥不敢越攀蘿往從

之路滑足屢蹶斬營坐盤石神魂自清深機心從何來乃為
此潭湟朗詠侑行鶻不知日已沒諸生步更健魚貫升巖業
遙尾猿猿迹直犯蛟龍窟瀑布九天來四壁如削鐵濺注雲
氣腥陰風竦毛髮歸來手指畫罪罪如玉屑逝將洗塵慮共
飽深巖蕨靈山久有聲勝事多
未發短歌挾奇躡用俟來哲

袁業泗靈泉山圖

嘉氛惟極目何物得所遣坐對靈山泉恬然
爽氣縹千仞崇岡合一道潺湲潑濺片片雪花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四

開憑憑明珠現濯纓步滄浪照瞻還能見巖際藏虹雨林杪
挂白練三伏無炎蒸六月有霜霰願分功德水用滌凡容面
混混晝夜流
一洗寰塵徧

國朝

湯斯祚萍鄉舟中

始別秀江船更涉萍江阻萬疊越雲山雲山

然西風香水渡江闊暮帆遲秋高孤雁度目極楚風濤鄉心
斷煙樹邂逅萍蓬閒依止相朝暮莫作秦越看四海一親故
茫茫虞州箴悠悠章亥步
時哉不可期聖哲久行路

張救萍鄉官舍作

謂我父母者我亦子婦之萍鄉環百里分符

忍何事酷刑為亦曰有奸民不義似怪鴟溺愛
虧官法效尤恐亦滋肯以一官輕而使風俗漓

羅淳祚龍泉庵

泉以龍稱靈龍以泉為宅長此山之深空餘地
之僻古木鬱青蒼白雲開朝夕庵小少人行石

上苔
痕碧

羅浮祚玉女峯

玉女何年降佳氣一山團披來天孫錦化作美人衣遠遊隨王母仙駢竟忘歸時倚玲瓏石吐

雲示靈機我向江頭望形色總依稀雨弄螺鬟出遙遙人翠微

鄧錫禮嚴壺嶺

麗景動幽懷明發陟峻巘仄徑盤空曲石磴緣碧藓氣接蒼吳齊幻其流雲變俯視人煙寒秋

色渺難辨半頭蕭寺孤天際疎鐘散靜言愜幽獨悠哉領餘善

鄧錫禮遊寶積寺

出郭踐河梁遵途訪蕭寺陰流春靄深藻發川光媚入雲枕迴兩面遠抱空翠縹渺見層

城氣氤吐佳氣日色悶禪關元鶴還松弱機息心已空境靜道能契坐久復歸來長風遶天際

鄧錫禮遊橫龍寺

日華照東溟流雲陰西郭出門睇芳叢凌岑踐寶閣前峯遠微紫煙浩漠漠春翠濃欲

滴庭花森似灼陰河通元穴寒泉瀉幽壑方池一鑑開天光此中落亦鱗映朱霞修年耦元鶴正恐風雨來乍向天池躍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五

靈源不可窮大造闕其鑰地僻境亦微真全性不鑿誰為後來者相印此心樂

鄧錫禮楚王臺

當年萍實出啟霸識機先使者聘魯聖昭王亦好賢如何返國日子西持其權書社不能封此

意竟徒然屯師在湖北遺蹟久相傳高臺復何有縹緲凌蒼煙

鄧錫禮南塘庵

寒山截陽春其陰結蘭若空色虛廓深人跡石苔寡山僧誦法華誰為來聽者

袁枚萍鄉紀事

遠望碧桃盛不知何家邨停舟褰裳往頗聞書聲喧柴門敦學子列坐何彬彬聞有江南客欣

然喜動顏各將文章來願聞所未聞為之小講解圍坐點頭頻歸各具雞黍手自擎瓦尊父兄荷鋤歸亦來覘佳賓但勸

客小住不知天黃昏我乃行役者風中不定身告以勢難留紛紛淚滿巾披衣送登船姓名僉云云後會知難期前途君

自珍感茲醇朴意如逢義軒民方知古桃源依然在人間但恨無緣再回頭空白雲

王雲鳳登橫龍山

山原秋氣高暮靄散平陸北雁度遙天寒泉響空谷涼風拂衣裾蕭瑟吟松竹松子大於

入古蹟
勝在河間
引。是亦有楚王臺
之說。將新楚三
王臺。志註
此正其意。

拳竹韻如葦茲此境
非人明信為靜者獨

胥繩武萍鄉行

甲辰歲夏五余適次章門忽傳萍鄉信水漲幾

完通行路難五日入萍界舉目殊舊觀宜風稱鬧市十室九不

廿一日蛟出武功山洶湧在頃刻平地波濤掀幸獲逃微軀

重睹長官顏扶我過斷橋我行益淒酸道旁視民舍多餘孀

與鯀哭聲長不輟垂老失兒孫更聞子喪父並見弟尋昆卓

午到蘆溪蓋水覺腥羶被災復何如一如宣風然巡檢著短

衣營弁求布禪暫經乏市易幾欲廢羹飧我為五藏令無德

能感天忝寄百里命何以撫凋殘東有常平倉貯穀偶無慮

即日啟封識發粟敢嫌專萍境西南北水勢聞稍馴尉屬助

余勞往稽慎且勤差異東境甚數鄉厥惟均中為遵化鄉種

種尚瓦全嗟爾蚊作孽流屍沙壑填蕩我千家屋石我千頃

田手為萍民圖馳騎呈上官直詞無粉飾披瀝為民艱情事

尙未悉毋乃疑吾謾我聞大中丞心在愛元元新自長沙移

遠迎插嶺關為細陳水管詰朝許共看是時天久霽崖壁雷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六

泥痕中丞下車望徘徊起長歎昔年赴楚任曾此歌征徵方
謂真樂土詎意成荒邨令乃民父母勿憂上官嗔言已促登
輿飛章解劍懸遂得請國帑亟買鄰邑錢升堂檢簿冊戶戶
親區分既分各什聽我誨亦諄諄汝農母或惰努力事耕耘
汝士母或曠寒窗守清貧汝工管汝商母或習遊巡生者莫
攸居茅屋補松椽死者傷暴露速與營冢墳頻日放衙退太
息羞素餐賑恤固成例尤藉中丞賢萍鄉辛卯夏僚患曾相
延上官絡繹來下民多藉暄今實倍前事風俗忽樸淳應知
念我拙願免長官愆誰料滋咎戾翻令他事牽解官辭晉出
民意仍拳拳哀爾瘡痍形病者漸以痊我作萍鄉行聊當鴻
雁篇萍人勿多訝宦途難具論

黃溶後萍鄉行追次前宰胥公韻

從來拙與巧布鼓羞雷門我

莅萍鄉四顧心憂煎茲區侈百里撫字良亦難急宜謀聚

無暇馳遊觀農種宜早播國課應時完所願民有鳩豈容突
無煙泊余行鄉井父老為我言吾萍古僻壤田畝多在山溪
流每決漲左右時翻掀低田坐井底高田枕孱顏稍潦低田

淹禾耳使心酸稍旱高田枯如人傷曠鰥惟有澤及尺能使
稻生孫往歲水泛漲望如湖名昆牛豕逐流下幾使溪水積
比年復苦旱量澤若蕉然灼灼魚遊釜皇皇蝨處禱方難望
刈穫何以謀盤殮一年計樹穀八口命聽天近歲差收蓄比
戶無傷殘終鮮大有書何以泯舊患所冀宰官賢禱祀精誠
專上使甘霖霑下使野雉馴余聞長太息此意良殷勤何以
格上蒼能使雨澤均正月農器修二月播種全三月新秧插
四月宿糞填五月稻花收深冀雨我田騎陽逞炎威心焦民
與官信知田家苦望澤情多艱召巫計已妄暴厄說亦謾五
日十日期何以慰兆元惟憑方寸心默默叩天關城社有明
神與作生者看致詞舌欲爛崩角泥有痕陰陽無闕隔如聞
坐上歎告廟甫回車行田方據鞍旋覺油油雲覆茲霽霽郵
屏騎已施功豐隆亦不頃足此三田霑解斯萬姓懸孰云非
珠玉一滴為一錢疾徐自流灌高下無須分既雨霽尤好力
農諭倍諄預籌備刈穫及時急芟耘倉箱各豐贍萬戶無言
貧民來告宰官朋酒鰲百巡往歲雨不時歎息恒仰楮低田
縱有收高田空赤墳高田幸有穫低田無餘養今茲歲並登
因藉宰官賢精誠所賦禱巫厄不須延早禾已棲廩市價無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七

紛喧晚禾又長畝築圃知風淳長揖謝吾民幸釋宰官愆獨
將解組去戀戀情相牽明歲春耕時吾意空勤拳爾堪游登
告我疾勿藥痊前宰際民艱作為
告哀篇吾以鳴吾幸騎誇非所論

七言古

宋

孫覲楚萍詠

雲夢青邱蟠楚數萍實江邊大如斗故壘摧殘百
戰餘舊事流傳千載後懸崖半裂青兜吼空坡突

過黃狐走山深日落少人行寂寞鳴蜩在高柳江湖入夢倏
三年慰我飄零一杯酒羣盜雖降漢亦眉故侯俱作秦黔首

劉夢說效楚辭作哦萍實

澁典兮楚邦靈修兮克明續高陽兮
丕緒與列國兮抗衡超侯波兮遐征

獲朱實兮日萍咨羣臣兮莫辨羌往問兮聖人後悟兮惑志
遺言兮歷陳日月兮迭運孫吳兮中奮寶鼎兮紀年瓜分兮
秀郡縣境隸兮安成訪古墜兮揚鴻名縣五世兮若一曷隋
唐兮履更五鎮兮七鄉俗熙熙兮路茫茫憫余生兮飽繫秦

孫覲楚萍詠
石心入志

五峰山志
已刊

徠思兮未嘗，則回兮闔閭。溪水馨兮山發黛，珠瓊草兮啟禪
關。呀洞穴兮建仙壇，草木紛兮擢秀影。巖石兮屏顏，涉層臺
兮倚危樓。步逍遙兮情倦，畱郵亭望兮煙雨。淇孤壘已荒兮
孤兔遊，衝風兮白雲飛。願瞻庭闈兮泣然，涕垂焉能鬱鬱兮
久居此，指故里兮旋歸。

黃庭堅送密老在五峯

我穿高安過萍鄉，七十二渡連羊腸。水

秀出雲雨上，中有寶坊如側掌。去與青山作主人，不負法昌
老禪將栽松種竹，是家風莫嫌斗絕無來往。但得螺螄吞大
象，從來美酒無深巷。

洪炎題萍鄉金氏持寶堂

平生不以玉為寶，夙昔知君真有道。
買山負郭學頭陀，落日自鋤三徑草。

有車鄰鄰客，偃堂兜率國中無何鄉。
家隸東齊大倉食，祖出自漢休屠王。

黃大臨奉和玉父外甥題金氏持寶堂

金玉煌煌非所寶，真富
真榮唯此道。濟人疾苦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八

八十五

李訖問龍章

龍之變化，周八荒。朝遊崑崙，暮扶桑。天門地戶，隨

聊緒餘味，此論人皆草草。知君昔上祖師堂，唱得
一曲還家鄉。要見空花起滅相，故栽滿檻羣花王。
敎寂而藏，豈知龍為四靈瑞。德貴物賤，真靡常。須知在德不
在物，餘外聽其祥。自詳粵從紀官太，碑氏負圖繼。開帝若王
後來漢家尚，符識往往史氏書。尤詳方懷聖，母倚廬。慕仍侍
寢門，親藥嘗。此時安敢上祥瑞，豈非來顯帝孝彰。不然淮壖
或告旱，內郡或溢。或捕蝗，爾龍雨澤不均節。何乃夜見吾萍
鄉，萍鄉介君聞且喜。並為邑人告黃堂，七月初九夜二鼓。青
天初月明，輝揚邑境西南。如願塔忽然有物，拏其旁。初視鱗
鱗光煥爛，徐視頭角高軒昂。正得金色全體現，少焉雲氣俱
騰驥。樵童野叟未嘗識，相呼驚駭走且僵。異哉此瑞，不敢闕
願草草表慶我皇。我聞是邦昔祥瑞，慶雲嘉禾自韓張。慶雲
官吏皆親睹，嘉禾九穗堪圖將。吁嗟此乃變化物，頃刻泯滅
無形相。當時見者，邇童耳傳。聞反自涉荒唐，吾君孝出舜文
上。虛名安肯效，宣光方今夔龍登廟廊。上佐天子理陰陽，水
旱雖微備先具。民無菜色如堯湯，吾州上奉天子命。仰神如

響應騰禧爾龍爾龍來何所易不均濟彼早傷要補造化所
不及豈司兩賜各一方守也無能謝賢令毋誇龍瑞勉吏良
請效坡老化龍體
為君先作問龍章

明

鄧元秀龍鱗木

山公種樹不隨世不肯種凡還種異驪龍睡處
幸得珠猛鑿蒼頭作奇事蜿蜒已非池中物如

何可以塵土瘞飛騰頗疑風雲姿天矯不隨桃李媚造物小
兒非愛之犧尊青黃要深忌泥塗拱把共參天汗血騏驎今
墮地深山大澤龍之媒草木冥頑神所寄一朝雷電下取將
風蛇霜鱗設形似精神強項中已枯寂寞猶能駭童稚老蚌
噉晴明月飛古匣塵埃太阿去誰能神跡不相皮徒
有形存奪之氣人閒識盡不識真葉公平生祇堪偽

鄒守益遊武功

我從石室訪葛仙芒屨猶帶東陽煙山靈愛客
苦淹留九日陰雨相纏牽東遊龍窟西集雲足

跡宛轉溟海壞新晴忽報鐘磬清仰視星河淨涓涓興來侵
晨理我髮追逐同志升碑兀石磴盤迴轉長虬觸目揮汗不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九

肯歌俯首萬山波相春玉井碎萬芙蓉澄川交瀑砂磯練
比屋斜綴蜜房蜂團雲刻起障我熱兩袖飄飄駕剛風咫尺
林木不自辨冷然直入東吳宮環視上下一天色倥僕爭愁
雷雨急恍疑混沌猶未開手扶兩儀分太極仙翁獻奇遠如
許指揮白雲鋪下土靈瑣不放塵氛來獨懸赤日照天府圓
光熒熒傲玉京雲擁雉堞如銀城霓裳羽衣舞蹁躑鈞天廣
樂鏘九成章亥所步幾萬里次寥無翳海波平洞開肝膽見
上帝粗穢一滌丹池清雷崖石瞰凌能峽相傳神篆藏瓊匣
結茅且倚元省臥初試囊中煮石法浩歌呼月正皎皎白兔
怯寒杵聲小香鑪臙腫手可熱檀煙撲鼻何縹緲徙倚不覺
斗柄斜啟明先驅引絳霞陽烏振羽若木華金燈炫耀東皇
家熊羆魂魂似堪掬朱輪推出羲和車人家此時方熟睡誰
識丸中第一義羣蟲莫笑阮籍狂溷廁爭中李赤魅屈指奇
觀此為雄青原玉崖皆下風脂車復欲入鄒魯丹檢一啟泰

封山

舒頌送萍鄉叩克明

楊柳磯燕子飛江西倦客江東歸蘆芽出
水鱖魚肥君今歸去是邪非問君疾末相

識漫浪贈言恐無益新豐斗酒何日逢人生意氣抵南北喜
津津去宜春鷲花滿路娛歸人君不見都門冠蓋都憂學柱
杖故園風日好

陳谿宿宣風公館聞溪聲不寐寫懷

旅館疎燈夜寂寞半窗涼
思侵紗幕枕邊澎湃亂更

籌疑是山深風雨惡起看星斗遠珠宮木樨淡淡吹香風堂
局虛白入溪影源頭應與銀河通銀河泛泛仙槎杳咫尺春
臺背漢表幾曲高歌驚
遠雞烏飛早報溪山曉

國朝

陳常宣風行

有序 戊申四月予奉委視萍象夫萍七十里有
地曰宣風固一巨鎮也回祿之後居民星散予招

歸復業每憶及之深為低徊爰作宣風行蓋亦春陵之意云
寒煙漠漠雨濛濛廬舍四十古道叢鹿豕於今遊白晝夜
深虎豹穴其中子甫下車諮其故父老歎嗟運之窮居民節
比盛樓館咸陽一炬今偏逢利財淵藪變狐鼠飢寒相枕溝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十

漁充此地客民半充斥奴視土著雙眼紅弱肉強食久苦困
每思遠舉憐茅蓬從茲逃亡誓不返提攜襁負家家同予聞
泣然泣數下四會之地若宣風乎忍奸猾猛如虎白楊青草
蒼哀鴻拯焚責屬長吏為疾召父老與之期害吾民者悉除
去惟正母苛厚爾貽往來母勞爾供給舊里補葺毋流離流
離補葺愁鮮資予有俸薪聊周急歸與歸與聚於斯雜徭則
有典章在三年之內豁予遺豁子遺母訝
遲營如厄瀛初痊復從容調疹望良醫

劉正期九嶷山

九峯疊出萍之東青青割斷宜陽峯蘆水經流
宜風市此山如鎖鑰如弓而拱羅霄互賓主左

盤右踞揖龍虎羣山森列如兒孫一抹煙霞自今古人言楚
南九嶷山影入蒼梧夕照隔我亦來此添逸興仰看飛鳥相
往還登臨似有江山助身在白雲最高處林巒萬疊不勝春
山意雷時水不去鬱蔥佳氣四時開招手山靈靈欲來側身
遙望楚王臺
圖今在哉

劉响題思永橋

南來石澗截蘆川木橋春漲飛湖天天涯客子
思問渡徘徊楊柳兩隄煙太原先生居上游道

逢涉者心悲憐臨崖伐盡江千石壘梁雁齒相排連長鎖銀
波三千丈吞吐驚流石迴旋君不見宜風市上虹橋水徒行
車馬平如砥思
禾之名從此始

鄧錫祺訪五峯用山谷送密老韻

我亦性臥醉雲鄉欲向僧廬
洗俗腸松風響碧山澗勝

地猶傳古佛場五峯屹立衝天上秀色一簾瞭如掌山谷老
人亦愛禪卓犖真稱詩壇料密老何如慧遠賢願招淵明長
來往遙記多年佳景
象山房於今成曲巷

張枚蘆溪道中喜雨歌

路上聽農歌好雨橋邊觀魚爭急水水
不急處魚不多雨不來時殺我禾天救

人來亦何易天時人事通且和茫茫秋水水平路山山溼煙
煙籠樹重陰誰得辨早遲牛識歸途鳥識暮行人最怕雨淋
淋今日淋淋快我心行行
行趁雨歇山頭猶自雲沈沈

林有席楚山

楚山高出自雲隈我來覽古心悠哉渡頭香水共
徘徊昭王霸氣久銷歇古木蒼蒼風發發臺邊空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士

照山
顯月

黃潛齋洲書院歌

我昔掛席凌金焦二山駢突迴江湖金山盤
根連地軸丹碧樓臺森在目焦山偃蹇如浮

龜古木蒼鬱藏梁棟到眼雲煙信奇絕我欲憑之翠虹霓濤
聲大塊共低昂平視齊州皆蟻垤此間應置萬卷書俱以曹
倉和架儲高視雲天揖明月讀之鶴唳盈清虛何年賃與緇
流住粥鼓經魚佛朝暮五更松杪發鯨音天風如伴山靈怒
山靈山靈爾有知曷不學巨靈之擘五丁之擔愚公之移一
夜挈之萍水涓萍水有洲齋背齋與爾參差為鼎足范王鐘
磬遠銷沈時有書聲滿林麓齋洲何處問書聲冠山高閣疑
蓬瀛丙舍連跨列燈火甲帷填典紛縱橫縱橫填典為誰氏
乃是有意之胄成周之士穎川三君建安七子九苞鸞鳳盛
能鳴八代文章衰復起科名應合兆邀頭此日人從龍背遊
鹿洞驚湖方峙立金焦爭得配齋洲我家住近金鼈島島據
海端波浩浩徐仙鶴影空白雲來帝鸞與久荒草今來此地
見神龍如倚松門聽海濤安得直跨四萬八千丈
高之台嶽袖之合并歸神皋奇情一慰山靈豪

五言律

唐

唐虞夏日書黎少府山齋

愛此林亭絕，重遊亦似新。山秋同鶴過，水落見魚頻。映沼荷全綠，侵簷柳

尚春惜哉無別墅，共作白雲人。

僧齊己送唐虞正字歸萍鄉

霜筠共關吏，久掩白雲扉。來謁元戎後，還騎病馬歸。煙邨蔬飲淡，江

驛雪泥肥，知到中林日。春風長溯微。

僧齊己寄唐虞正字

疎野還如舊，何曾稱在城。水邊無伴立，天際有山橫。落日雲霞赤，高窗筆硯明。鮑昭

多所得時，憶寄湯生。

僧齊己寄雲蓋山先禪師

曾尋湘水東，古翠積秋濃。長老禪棲處，半天雲蓋峯。開牀僦得石，雜樹小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七

於松近有誰堪語，瀏陽妙指蹤。

僧齊己寄楊岐西峯僧

西峯殘照東，瀑布灑冥鴻。閒憶高窗外，秋晴萬里空。藤陰藏石磴，衣毳落杉風。

日有誰來覓，層層鳥道中。

劉松題九疑山

靈山登暫歇，欲別忍攜筇。卻上雲房後，翻思塵世慵。填鋪秋月靜，竹掛曉煙濃。稽首壺中客，仙

方願指蹤。

盧綸送陳明府赴萍鄉

素舸載陶公，南隨萬里風。梅花成雪嶺，橘樹當家僮。祠掩荒山下，田開野荻中。

歲終書善績，應與古碑同。

姚偓南源寺

修徑投幽隱，輕裘怯暮寒。閑僧能解榻，倦客得休鞍。白雨鳴山苑，青燈話夜闌。明朝梯石路，更仗筇

興安。

入名勝

入名勝

入名勝

入名勝

劉廓楊岐山千峯圍古寺深處做樓臺景異尋常處人須特達

才不

宋

朱子十一月二十六日宿萍鄉西三十餘里黃花渡口客舍稍

明潔有宋亨伯題詩亦頗不俗因錄而和之鼎足盡邊坐陶然共一樽道心

元自勝世味不須論安穩三更睡清明一氣存雖無康樂句聊爾慰管魂

蔣之奇萍鄉卽事地接長沙近鄉名自古聞毛山千嶂雪玉女一墩雲拱木扶霄上飛泉觸石分霜風萍實

老目斷楚江濱

黃人傑廣照院落窳源頭寺因官得少留黃花暗經露紅葉晚知秋破屋回山影清鐘喚客愁征人未諳此明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三

發去還休

虞宗孟題冊岡廟奉檄肅靈宮精誠默感通英靈號虎豹號令走雷風三柱擎天力千齡蓋世功紫泥飛鳳

詔非晚下雲中

洪炎題玉女峯玉女何時見茲峯獨挺羣古蹤餘佛屋虛室但爐薰林照投壺電山橫出岫雲我才慚屈宋欲

賦不能文

黃次山書萍鄉縣壁古古今今路長長短短亭倦倦衡岳路歸看楚江萍會卽新開徑重繙舊帶經稍甘

魚白白寧問麥青青

戴復古萍鄉客舍草罷惜春賦持杯亦鮮歡簷檻雙燕語風雨百花殘小閣無聊坐征衣不耐寒地鑪燒石

炭強把故書看

志作朱子書

八古詩

八古詩

八古詩

戴復古題萍鄉何叔萬雲山

拄杖穿雲去，一坡仍一坡。地高山不峻，花少竹還多。家近登臨便，人

賢氣味和，能詩老姚合，朝夕共吟哦。

僧德慧普通禪寺

古寺何年有，巍峩入杳冥。水如僧眼碧，山作佛頭青。瓦礫皆能說，虛空亦解聽。道人心已

死，窗下卷殘經。問訊巖中主，形枯雪滿頭。住山何歲月，壞衲幾春秋。傍石千間屋，騰空百尺樓。盡從心地出，聲價甲西州。

趙蕃宣風市霜晨作

不悟晨霜白，但驚濃霧黃。過橋初有迹，著木頓生光。未怕寒如此，殊深雨見妨。燎薪

仍酌酒一笑作哄堂

趙蕃投宿湘東

霧雨雜炊煙，山巖復樹巖。初疑但紛若，有聽忽

及暮鴉前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古

趙蕃分界鋪愛直驛張安國因杉製名而驛之前有老梅一株

不知安國胡爲舍此而取彼也

杉自誰人種，梅從何代栽。腹空雷有擊，根古土無培。要是

百年物，曾經幾客來。直哉雖見錄，清矣可遺材。

明

吳廷舉萍鄉道中卽事次趙都諫漸齋

霜雪中臺樹，風花別院增。絃歌將動響，田野未

拋荒。驛舍臨官道，郊居俯柳塘。皇華程兩月，明日泛三湘。

孫燧萍鄉道中次趙都諫漸齋

古樹陰連棟，晴雲低度墻。春深庭草碧，霜凜徑苔荒。排闥山橫

翠，環清水滿塘。短吟聊引興，不覺動三湘。

呂希周萍鄉次趙都諫漸齋

晚憩萍鄉館，繁陰度短墻。鳥棲人亦倦，山僻雨初荒。新月環山郭，邨

墟帶野塘漸通故
鄉語始覺失瀟湘

夏言萍鄉公館次趙都諫漸齋
古木森秋院疎篁翳晚晴嵐光
凝榻靜草色積庭荒井邑憐遊

子涼雲夢草塘好風
三百里吹我上瀟湘

歐陽鐸次萍鄉
明發宣風館秋陰得氣饒雲昏山欲斷泥濘路
偏遙近縣峯頭塔橫江屋底橋舊時銅漏刻強

半土
中焦

簡繼芳葛仙壇
古木橫天際齋居太乙壇雲深疑作雨山靜故
生寒白石僧能煮黃精客可餐長生如有術吾

欲訪
劉安

國朝

吳興祚別萍鄉父老
寸心嚴夙夜三載耐清貧我勉為良吏汝
長作善民臨歧揮淚急贈別寫情真回首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五

萍川路何
時再與親

李來泰湘東作
已歷江關險還吟楚澤歌路經三峽迴山抱九
疑多岸遠留鴻爪煙寒有釣蓑水流天際近好

寄洞
庭波

王政光冬日遊東山寺
提屐來蕭寺寒風度曉山鳥鳴深樹裏
犬吠密籬開遊客尋碑遠高僧策杖還

禪堂何所有
梅影入簾間

潘耒自蘆溪陸行過萍鄉抵湘東
袁江源盡處開道走湖湘城
冷如邨落山荒似戰場披圖

江甸盡吹火楚天長旅
館明燈夜何人不念鄉

陳德岳登小南嶽
環萍皆峭壁南嶺更峰巒上逼重霄近下臨
無極滋離天容鶴舞扶漢使人驚吼啤真堪

副蒼茫
暮靄橫

入志

入志

入志

丁州

趙鳴鏗楚王臺

環嶺餘煙霧孤城半草萊感時何易盡懷古一登臺葉落楓林暮聲飛牧笛哀悠悠萍實渡客

思自徘徊

楊坦城南卽景

可愛城南外秋光到處逢漁支江上網僧撞午時鐘游况添佳興詩情寄遠峯沿隄千尺岸何

不種芙蓉

王邦彥寶積寺

寶積城南寺橋通古道平薄雲生屋角疎竹度鐘聲愛共高僧話閒穿竹徑行山禽知客到現

晚亦多情

羅淳祚橫龍洞

何地可披襟入山深復深樹連秋嶂碧雲罨午庭陰倚竹生幽興窺泉印素心道人多靜悟空

磬已傳音

晏斯盛宿蘆溪

溪源探厯盡釋棹若登仙繞市門臨水憑階樹接天夜深愁瘴雨夢裏識橋煙斗室寬於舫無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六

虛借一塵

晏斯盛宿萍鄉貽邑令

邑踞西江上孤城百尺臨水流三楚盡山過九嶷深社里喧春鼓晴光散夕陰

高言來合宰妙緒可清心

查禮蘆溪阻雨

起坐天初曙煙浮蓬背涼千林雲氣合一日雨聲長溪斷鄉民渡山停旅客裝生涯問何事鷗

鷗笑人忙

歐陽臺登武功

舉首惟天近登山不厭高樓窺暘谷日風接海門濤觀古仙稱葛碑殘客姓陶衆峯羅列處俯

視盡兒曹

劉岫秋日訪葛仙壇

華表何年鶴喬山此日松洞門秋石瘦香鼎午煙濃溼氣蒸簾幙寒聲度鼓鐘來尋

勾令跡嶺上白雲封

丁州

丁州

丁州

丁州

丁州

丁州

入名勝

鄧錫禮重來南塘庵讀書

為愛禪關靜重來二月天春花開舊

記年流光誠可念此意豈徒然風過松猶響山空鳥自鳴
耳聞天籟發心共太虛清至道深難測高文老更成朗吟千
萬卷古意結遙情共對孤榮坐言深忽夜闌論心同水止
寄興擬天寬月上花陰靜星懸樹杪寒幾人當此夕幽境寬
清歡薄暮歸林鳥清晨又出山應知動靜理只在晦明
閒雲度前峯去僧從半嶺還夕陽低石湖泉響落潄潺

張枚金菴書院課士閣口占

煙火依峯盡松篁帶水環為尋佳
士侶因憩此樓閒草長牧驅犢雲

深樵在山庶哉遲
宮教一念一低顏

張鵬翀過萍鄉

有客萍鄉過從輿接暮春縣衙嵐樹與郵店水
雲濱語曲彎環路嶽嶽厯落人回頭朋笑處愁

殺獨
歸身

李秉禮塘灣

溪水不盈尺延緣灣復灣遠帆時出樹高竹欲遮
山何處人驅犢孤邨晝掩關翛然塵境外心共白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七

賦

僧祖笑承昌寺卽事

便作偷閒想芒鞋願遂拋難酬行脚債小
辦蓋頭芽菜水無他侶茶瓜有故交滄波

真浩蕩聊與寄浮泡夙業消難盡爐香手自焚禪心今寂
寂塵夢昔紛紛施食馴鳥裁松宿去雲都僧談了悟何以
謝殷勤何處真消息名言悟者稀修心到也未苦行是邪
非得句無妨拙參禪不諱機自憐魚失水僧臘捷如飛
棲得古寺一水隔鄰關十笏慚逾分雙林未許攀身
如椰子大心似石頭頑此福應須惜晨鐘暮鼓閒

楊柄中香水渡

古渡經遊軌而今水亦香停橈尋舊跡野成半
斜陽霜業銷沈久童謠歲月長朗吟還小立煙

露渺
蒼蒼

歐陽欽湘東送人

連朝頻送客今汝又長征別酒難為醉當歌
空復情夕陽明遠樹秋意在孤城此去瀟湘

路開
應寄聲

入名勝

入名勝

入名勝

入名勝

入名勝

入名勝

入卷之八

歐陽鏞過澣泉寺感某上人

永日澹無事行經幽澗東遂登古
蘭若歎息失支公唯見西窗下空

花生幾叢金英誰
共採零亂暮煙中

王鍾鼇洲書院卽事

羣峯連萬壑奔赴列虛堂樹影圍樓密灘
聲抱郭長歸漁聞欵乃征雁下瀟湘欲訪

雲林筆爲
圖貯客囊

黃溶瀟灑萍鄉縣

有序 宋范文正公守嚴陵日有瀟灑祠廬
郡詩十首後人爲建瀟灑樓 國朝周文恭

公煌和之其子典暉今是邑訪范跡無存別築一樓刻兩詩
其上余爲之記及讀丁帶瀟灑吳山縣十詩畧仿范意而王
漁洋以爲似姚合武功縣作是姚合又有瀟灑武功縣十作
也余攝萍半載覽其山川風物良用欣賞竊效其體成五言
十律 瀟灑萍鄉縣煙柳翠靄中車停蘆市月帆渡館橋風
古跡尋州字名山近武功楚臺今在望窮業歎匆匆 瀟灑
萍鄉縣寒暄候畧偏桐關方浸種桂凍未添絲點火燒田夜
裁衣放鬼天傳聞秋似虎今歲早涼便 瀟灑萍鄉縣民多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六

土著家買田常論把抱子總稱牙祠祭人分胙婚儀婦拜茶
公庭稀訟事多爲種桑麻 瀟灑萍鄉縣頻年報有秋差徭
鄉十遺稷稻歲雙收冬館寒初解春田稅早投女紅勤更甚
誰暇踏青遊 瀟灑萍鄉縣名賢跡未夷河頭甘卓壘渡口
考亭詩山谷曾題壁濂溪舊有祠獨懷湘水客何處薦江離
瀟灑萍鄉縣弦歌徧一城人無橫劍習家有讀書聲于政
典賢賦三科冠籍名麓洲簪共盍釣手屬羣英 瀟灑萍鄉
縣斯民禮教端家庭論孝友鄉里尚衣冠利涉杠梁就儲荒
庾廩完縣田封十畝吾亦念貧寒謂絲花田等義塚 瀟灑
萍鄉縣衙齋迴絕塵更樓銅漏刻香并玉壺春風雨書堪檢
檢書室蓬萊地可親小蓬萊荆花餘一室荆花書屋容我樂
天倫 瀟灑萍鄉縣慙慙余吏治蕪民知依稼穡賦不待追呼
富戶懲賦旗丁訟索逋但宜清客籍此外事全無 瀟灑
萍鄉縣多情俗所稀與山同戀戀花鳥亦依依如我方迴棹
何人不攬衣宦囊何所有攜
待阿昭歸春開猶子昭官生

五言長律

宋

劉克莊萍鄉牛田鋪大雪

暝色蟠空起，停颺激地吹。漸看雲布
漫，稍有霰紛披。葢初飄，瓦輕輕已
點。屏居人朝未覺，客子夜先知。巧似
莊嚴就，勻如剪刻。為充
庭冰氏喜，縉戶染人疑。麗密苔緘，徧
擊多樹，壓垂高峯。迷頂
踵遠渡，失津涯。窘兔低蹲，草偃禽
默。墮枝馬難分，牝牡烏不
辨。雄雌倏忽，斜還整。冥蒙合又離，半
埋官路。埃亂打寺廊，碑
猛勢欺袍絮。寒光照鬢，絲店荒敲，盡
閉橋滑步。尤危破釜，羹
霜菜殘，鑪燼溼箕。廢粧嬾婦怯，露
軒笑兒癡。乍起毛皆蠟，深
藏手亦龜。犬驚隣吠急，雞噪野鳴遲。
徧滿南轅路，翻思北戍
時旌旗。明雁塞刁斗亂，鷲池呵筆堪
飛。檄收燈可覆，棋暮雲
蒙虎臥晚，獵臂鷹隨浴。鐵成何事披，
蓑自一竒。空山吟忍凍
窮巷，鬻充飢。授簡悲才退，烘衣感氣衰。
稍欣茅葺薄，已覺夢
畦滋。病怕邨茶冷，愁嫌市酒
醅。帶關三十韻，聊補昔人遺。

七言律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充

唐

唐虞楊岐山

逗竹穿花越幾邨，還從舊路入雲門。翠微不用
樓臺出，清吹頻回水石喧。天外鶴歸松自老，崖間僧
去塔空存。重來白首良堪喜，朝露浮生詎足言。

唐虞雲蓋山泉

危嶠高高幾十層，梵王宮裏一泉澄。引來石竇
明如玉，寫落山塲冷似冰。淨影不關秋賦客，清
音時警夜禪僧。從茲渡口潺湲去，勢入滄溟豈可仍。

唐虞題蔡處士居

一畝周旋幾十家，春輪相次好生涯。鷓鴣近
晚啼深竹，鷓鴣新晴立淺沙。沃衍共知多黍稷，寬平
仍覺富桑麻。當年何事拋耕釣，木笏藍衫兩鬢華。

僧齊己寄唐虞正字

新書聲價滿皇都，高臥林中更起無。春興
酒香薰肺腑，夜吟雲氣溼顏頰。同登水閣
僧皆別，共上魚船鶴亦孤。長憶
前年送行處，洞門殘日照菖蒲。

入字類

入字類

張咸題黎少府宅紅蕉花

不爭桃李艷陽天真對羣芳想更妍
秋卷火旗開度日晝凝紅燭靜無煙

肯於萍實誇顏色
須信晚成翻有遇赤心偏得主人憐

鄭啟九疑山

天放煙晴繞四圍九峯高處彩雲飛
猶在鶴駕青霄去不歸晉末幾遷風景別塵中空

換子孫非松花落盡無
消息夜半疎鐘徹翠微

劉望崇真觀

鼎湖冠劍有仙蹤晉代真人羽化同
龍冷五車雲去玉堂空仙家日月蓬壺裏塵世煙

花夢寐中徒有舊山流
水畔老松枝葉苦吟風

袁皓重歸宜春經過萍川題梵林寺

梵林遺址在松蘿四十年
來兩度過蘆水東奔彭蠡

浪萍川西注洞庭波邨墟不改居人換官路無
窮過客多衣紫履金成底事凭欄惆悵欲如何

宋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辛

馬子巖黃花渡

黃竹歌成雪未休黃花渡口上橫舟
可能醉千里懷人不奈愁歲事只餘旬五日家

山猶隔兩三州飛雲在目
還知否官爲彫胡一餉留

沈彬萍鄉春晚寓居

向隅書劄坐銷魂心計艱難有淚痕
不尋花下路一春常閉雨中門閑時易得

開書帙貧手難求傍酒樽三十無成今四十
存花替殘紅草綠深江頭事豈堪尋雲山憶後思藏跡

家國話來長痛心戰地血流猶未服侯門心熱更相欲求歸
閑處無閑處三紀兵戈猶至今黃鳥垂楊一雨聲流年流

去不勝情已傷野徑鎖春色空睡山窗愁月明金玉直堪沽
酒散山河到了爲誰爭古人盡入平蕪去虛對馮唐誇後生

葉老游蜂不更忙春殘去去好思量倚根託帶花猶落損
力耗心誰可常江樹不能留野水晚煙多共恨斜陽感時傷

事皆頭白幾箇
魚竿過帝王

姜夔次韻胡仲方因楊伯子見寄

此去廬陵定幾程向來筇杖
未經行懸知征雁雲邊集大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有吟情雪裏生楚渡食萍應甚美舜祠吹玉直能清仲方得
萍鄉宰伯子得營道倅二君即日青冥上惟我春山帶雨耕

趙鳴鐸寄萍鄉密老

四馬飄然似轉蓬一年兩度過湘東襟開
潤帶黃梅雨枕上涼生苦棟風亟亟窮途

將底用區區苟祿有何功輸他
燕坐長廡老默對濃香丈室中

黃大臨清心寺

萬劫千峯遠座隅一泓澄徹見游魚誰家欄檻
煙雲裡獨臥瀟湘水墨圖人物渡橋疑海市樓

臺拍水信蓬壺潏潏枕底
催鄉夢雙井溪頭有舊廬

黃大臨虛明觀

甘卓祠東瀘水西插雲梁棟跨鯨鯢初驚蓬島
在平地又恐桃花出此溪露草池塘鋪翡翠風

筠闌檻撼玻璃景星舊事
誰優劣名賢幾分自不齊

方翼寶積寺

暫脫城圍馬足埃僧窗高臥白雲堆青山影裏春
醒解黃鳥聲邊午夢回坐懶且推書冊去吟清時

喚茗甌來要知門外無
車轍十日新生一徑苔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三

鄭強普通禪寺

綠藍青黛染晴山院鎖層巒疊嶂閉庚嶺插天
雲漢漢曹溪瀉地水潺潺燈燄星點清宵靜鐘

晨煙絲白晝閒疑是神仙
真洞府公餘幸得一躋攀

鄭強題湘東驛

涉水登山道路賒青黃野色閉幽花更深無奈
秋風冷夢破還驚片月斜隱隱似聞雲漢雁飄

飄直泛使臣槎來朝更指
萍鄉去歸計茫然未有涯

朱景暘視宜春萍鄉二邑大夫政事作詩一章

有序 古者陳
詩以觀民風蓋

其盛衰治亂得失繫焉余謁告南歸僻居田里環堵一室介
於宜春萍鄉之間日得治聽芻蕘之言耳熟張陳之治狀善
惡貪廉愷弟頌苛之迹甚自竊憶西部郡氓晝夜愁苦咨嗟
羨東鄰百姓遭值仁政愛育逸豫驩虞之不暇因感而成分
牌詩凡五十六字榜於路隅以俟採詩者庶幾委巷之說得
以達於吾君相之耳目少知遠方有失職之民也如此其詞
曰 政在寬民戢吏奸忍為苛燒恣貪殘借東鄰張都官
補之老幼足和氣西邑陳都官生鑿皆病顏萬乘至聰聞不

及兩司端坐匹如閑行人過
此還知否地獄天堂咫尺間

白玉蟾羅霄洞

仙境開尋採藥翁草堂雷語數宵同欲知山下
雲深處直入人圓路不通泉領藕花來洞口月

將松影過溪東求名心在
問難逐明日馬蹄塵土中

黃庭堅題石乳洞

一云卽石室石洞呀然占一方深如曲室
嫩如堂山中路與紅塵隔物外人驚白晝長

靜聽乳泉聲滴滴圓敲石鼓響浪浪
自慚薄宦徒勞力得近仙家九館傍

黃庭堅奉和歐陽元之清明日金氏園中賞花韻

詞情句法少
陵風休問去

年今日同美酒但浮今夕白好花還作去年紅初晴麗景增
春重伯坐新粧特地濃聊插一枝陪樂事鏡中不似舊時容

向瀉二月四日約同寮勸耕萬安院已而不至書於彭氏酒家

壁滿目風光二月時小桃無數柳依依松開野寺臨清淺花
底旗亭倚翠微人意不隨春意好此心端與賞心違日斜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三

望斷高陽侶羸
得怪怪騎馬歸

向瀉莞爾堂夏日偶成

槐蔭參差日轉廊時看野鳥下橫塘聞
銜綠映黃營淨流水紅浮菡萏香塵有

琴觴真道院徑通花木似禪房文
楸珍草疎簾裏與子同消夏日長

向瀉莞爾堂春晚書懷呈同僚

三分春色二月休到處紅稀綠
已稠芳草池塘空有思落花亭

館不勝愁人情似昔猶難合身世如今豈
易謀若欲忘憂須是酒醉鄉安穩勝封侯

黃裳徐仙山

憑空我欲問徐仙草蔽瑤臺不記年羊臥固知爲
白石鶴歸猶復認青天江萍似斗應曾見海東如

瓜恐亂傳惟有寒梅與
疎竹繁風龍月碧山前

明

劉長吾葛仙壇

道成分理左宮曹天上初傳降彩旄白鶴書來
仙路遠赤烏年盡葛壇高金燈夜照生瑤草丹

入石

入石

傳

入石

入石

入言

入言

入言

入言

入言

入言

入言

入言

井春香浸碧桃晉代更聞
勾漏令曾雷勝蹟在山泉

簡繼芳重遊曇華寺

昔年舊識僧誰在此際重來日已哺石鼎
寒烟餘宿火茶瓶新汲著殘爐繩牀有客
供桑落竹篋何人暇木奴禪室
香山渾不異松風蘿月可能俱

吳三益登禪師臺

金燈隱現古禪臺竹繞松圍佛地開四面雲
山環袖轉萬家圖畫帶江來花鋪烏徑飛紅
葉水湧龍泉噴綠醅白象而今猶在否山僧果乘到蓬萊

王守仁夜宿宣風館

山石崎嶇古轍痕沙溪馬渡水猶渾夕陽
歸鳥投深麓煙火行人望遠邨天際浮雲
生白髮林間孤月坐黃昏越南
冀北俱千里正恐春愁入夜魂

王守仁宿武雲觀

曉行山徑樹高低雨後春泥沒馬蹄翠色絕
雲開遠嶂寒聲隔竹隱晴溪已聞南去艤舟
楫漫憶東歸阻杖藜夜宿仙
家見明月清光還似鑑湖西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三

王守仁再經武雲觀書林題玉磯道士壁

碧山道士曾相約歸
路還來宿武雲月滿
仙臺依鶴侶書畱蒼壁看鸞羣春崖多雨林芳淡暗
水穿花石澗分奔走連年家尚遠空餘魂夢到柴門

王守仁萍鄉道中謁濂溪祠

木偶形骸恐未真清輝亦自灑衣
巾簿書曾屑乘田吏俎豆猶存畏
皇民碧水蒼山俱過化光風霽月解傳
神千年私淑心喪後下拜春祠薦渚蘋

王守仁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曾向圖書識面具半生長自愧儒
巾斯文久已無先覺聖世今應有
逸民一值支離乖學術競將雕刻費精
神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蓮池長綠蘋

歐陽鐸次宣風公館王伯安韻伯安有天際浮雲生白髮林閒

孤月坐黃昏之句為一篇警策

馬蹄石路失新痕潦水橫流
一段渾雨邑封疆中作館幾
家煙火自成邨簾前聽雨塵懷淨山頂看雲
樹色昏最是宣風天萬里幾人此地謾銷魂

姚汀宣風公館和韻

庭前雨洗石苔痕庭外川流帶雨渾五省往來皆此路幾家生聚自成鄉空山落葉

秋將晚古木歸鴉日已昏眼底誰醒誰是醉何由一弔屈原魂

劉廷蕙蘆溪公館和王伯安韻

塔庭乍霽半苔痕鞍馬難拋俗慮潭門外酣歌喧近市林間水

響逼前邨花封喜見柔麻遍萍跡驚看雲霧雨昏風土瀟湘應不異楚騷細撫讀招魂

孫燧蘆溪謁濂溪祠和王伯安韻

道脈傳來認未真浪叨儒籍混儒巾一從夫子開圖學孰

謂中原有敵民庭草更添新意思池蓮不減舊精神千年廟貌重瞻謁猶見春風拂藻蘋

晏邦智和王中丞宿武雲山韻

一山高出衆山低苔迥渾無馬叩蹄泉落雲根寒漱玉月移松

影夜橫溪尋真客至延虛榻採藥人歸荷瘦紫孤枕正甜鄉國夢秋聲驚鷺竹窗西

龔魯和王中丞宿武雲山韻

天向山雲亂處低仙家門迥絕輪蹄偷丹病鶴時窺鼎挾雨歸龍夜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四

吼溪御老誰能醫白髮校書我欲覓青藜爲尋嶽麓經過此莫笑芒屨東復西

徐良彥自夜郎歸至萍鄉入江右界欣然有作

黔楚崎嶇萬里天夜郎歸客去

何年主恩雨露重生慶臣罪風霜九死全喜見揚岐分故土卽隨香水下輕船兒孫未識門前路遙望東來指日邊

龔遜常過萍鄉

秋風疲馬路難行翹首三湘一日程禾黍登場農事畢年光如箭客懷驚昭王古廟開花落萍

實長橋野水清夜宿城西西永昌院喜聞更鼓自分明

孫勝萍鄉公館

清和天氣乍陰晴景物傷人百感生風颺落花紅散亂雨添流水碧迥深舟楫野岸無人渡馬

過邨莊有大迎客計正愁行不得又聞林外鷓鴣聲

陸世勛莞爾堂和向公韻

山雨江風暮不休羈人離緒晚來稠鄉關迢遞鱗鴻杳機杼空閒蟋蟀愁

早夜但知籌國計毀譽寧暇爲身謀絃歌寂寞憑誰莞一笑煙波輕五侯數葉梧桐落小廊一滋秋水湛銀塘調琴獨

奏荷蘭藻暖茗清飄茉莉香涕泣兩年同買傳遊跌
十載笑君房於今不作武城客囊笠漁竿日月長

陳宏策東山曉鐘

本里八景之一迎眸曙色映窗紗鳥度疎
鐘過遠符名協東山思謝屐氣憐北極耕劉

霞誰輸佛日懸霄漢忽聞宗風轉法華
極目平時青霽際遲回江上泛金沙

劉志湘東夕照

湘東倒峇照清虛錦浪鄰畫不如白藕花寒
人渡後青山雲淡雁來初悠揚牧笛平沙遠杳

霽僧鐘古木疎西岸夕陽
東岸影幾多好景在桑榆

國朝

尚崇年楚臺夜月

百尺臨天灝氣涼秋懷何處問昭王洞庭水
關波如練雲夢山深樹有霜風景幾曾分代

謝人情空自感興亡憑虛一曲
寒光滿疑是題詩會拍梁

鄧嗣禹登巖壺絕頂

偷閒時復陟嶙峋石磴盤空迴絕塵到眼
雲煙騰靄靄沾衣嵐翠濕勻勻林花著雨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五

飄香遠山鳥當風送語頻仰止
有心懷岱嶽敢云身作最高人

鄧錫禮訪聰明泉有懷宋時葉副使景武

老去空餘弔古情歸
田開步小西城沿溪

載訪前賢蹟有井能留後世名通籍無須談甲第讀
書真覺羨聰明定知宋代官聲好一勺親嘗水味清

王相義烏龍橋

水碧長橋路正衝邨人云此號烏龍釣魚船上
晴煙繞沽酒邨邊綠樹濃兩岸桔槔喧客耳幾

番車馬數行蹤去來貪看
秋波影倒挂灘頭四五峯

羅淳祚萍實橋憶古

客到橋南別有情吳時萍實晉時名羣山
樹色平依檻一道江流曲抱城淺瀆靜餘

春草碧水鷗閒逐暮雲輕共誰
細數千年事兩岸商船笑語聲

吳崙禪師臺讀書

晨鐘暮鼓似醒余屈指登堂四載餘匝地青
苔無客到參天翠竹傍僧居煙花開與分香

閣粥飯何妨共木魚偶爾窺
圓榻破戒簾風吹散一牀書

查慎行自湘東遵陸至蘆溪

黃花古渡接蘆溪行過萍鄉路漸低吹大鳴雞都遠近孔鷺新鴨岸

東西絲縷細雨沾衣潤刀翦良苗出水齊猶與湖南風士似春深無處不耕犁

文膺元楚昭王廟

昭王遺跡昔曾經霸業銷沈血戰腥右領豈能亡郢國孤臣空自哭秦廷依然萍實還呈

瑞末必河禁便有靈我拘寒漿酌江水碧雲無際楚山青

傅鑾宗濂橋

瀟溪官在蘆溪處稅市曾經說宋朝前事也知人似水新碑唯愛檻當橋倚看石岸沙千點靜送漁

舟月一橈有客徘徊秋興起誰家樓上坐吹簫

顏培元冠山閣觀萍水

橋連閣外水平溪派向東流轉入西幾度漁歌知境遠一篙雲影覺天低青旗

酒市橫斜岸綠樹人家左右隄別愛蘆洲風况好數叢芳草自萋萋

胡增齡冠山閣

亭亭畫閣倚雲開高跨蘆洲勢壯哉繞郭浮煙春水漫當簾飛翠遠峯來文章妙得江山助詩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夫

酒新五典會催地氣恰教人事應縣民爭說映三台

黃濬楚王臺月下小集

舊郢門前問故都楚王臺殿竟荒蕪空江久已銷萍實聖代何須論霸圖衰

草斜陽餘古屋女蘿山鬼識神巫一樽憑弔興亡事四十年中已沼吳一片荷光漾晚晴松壇蟠魄漸分明殘星曾照

屯軍夜故壘空傷去國情幾許英雄能釋怨而今官吏不言兵太平止合同拚飲衙鼓沈沈未五更

黃濬初宿蘆溪市追次明文成公宣風公館原韻

宦蹟真成雪爪痕出

山泉北在山潭側身敢任蒼生事問俗先經太古邨土稅魚租兼水陸板輿鳩杖慰晨昏一官幸際昇平會底用相潭弔

楚魂鄉書天際雁無痕越酒難沽市釀渾蘆水風烟勞客夢桃源雞犬見仙村稅無官稚祠仍舊道有燈傳夜不昏采

周濂溪先生曾監稅其地今有祠客戶弦歌茶寇盡此闔民氣倍魂魂萬家井甕匝烟痕燈火中肯認陸渾卯市丁沽

通省會吳頭楚尾出江邨名臣戰事兼餘事勝國藩籬嘆彼昏吟到春愁生白髮一杯何以慰英魂王文成公有天際浮

雲生白髮正恐春愁入夢魂之句直北關山壁月痕扁舟幾
疲潞河渾十年難副登瀛願五斗聊尋種秫部瓊堵哀鴻方
待我虛堂懸鏡未應昏今宵一
枕蘆溪夢猶是蘆溝鹿鹿魂

五言絕

宋

劉克莊萍鄉

聞說萍鄉縣家家有絹機
荒年絲價貴未敢議寒衣

阮閱題宣風驛

淺淺蘆瀟水鱗鱗碧玉光
馬蹄飛電疾笑過板橋霜

明

桑春徐仙亭

枸杞根非大丹臺蠟篆腥
徐翁招不返黃葉下空庭

葛焜楊岐山

大道似康莊徐行步不妨
卻笑楊生異無端泣路傍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七

黃金色過蘆溪渡

暮宿蘆溪雲朝涉蘆溪水
竹看雲起時笑指水窮處

國朝

張文炳題萍署荆花書屋

荆樹有新花占得春顏色
托根庭院中不肖儕襟

胥繩武楚臺

晚步古臺上四壁秋聲歇
夜深人跡罕空階貯明月

鄧州秋晚望嚴壺嶺

蒼蒼秋樹遙夕陽山際赭
煙凝秋在山煙放秋在野

陳德岳小南嶽

擬齊南嶽名初覺山何小
勞瞰小山多高懸煙岫表

王岱仙人石

有仙何不來憑石著棋子一榻足長伸待呼誰納
仙翁乘白雲不肖傳名姓石上足痕青年年

映秋月

文華元案山關

楚界連吳界前山復後山
昇平風日好雲影漾空關

入江通

入江通

入江通

入江通

入江通

入江通

入江通

入江通

入江通

入志

入志

入志

入志

入志

入志

入志

入志

入志

入志

入志

入志

文華元宮岡庵

日暮白雲開涼風吹衣袂
仙蹤不可尋徒倚山中寺
地僻幽篁徑風涼五月天
怪來茶味好云是在山泉

七言絕

唐

韓愈楚昭王廟

邛墳滿目衣冠盡城關連雲草樹荒
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閉茅屋祀昭王

薛逢題黃花驛

孤戍迢迢蜀路長鳥啼山館客思鄉
更看絕頂煙霞外數樹巖花照夕陽

張南仲大通院

古寺臨川大道傍老僧慣見馬蹄忙
洪鐘尚記唐光啟幾度高樓下夕陽

宋

楊萬里將至萍鄉欲夜宿爲重客據館乃出西郊賦詩

賦詩渾忘路高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天

低忽怪松梢與路齊半擬醉
眠萍實驛驛西西去更山西

阮閱宣風道上

馬蹄西去夕陽催濃淡寒山翠作堆
北雁無情怕秋熱帶將寒信過江來

阮閱春波亭

數葉荷衣一短蓑春波亭上倚斜暉
無人會得詩中畫凭盡欄杆又獨歸

阮閱過黃花渡

曉渡黃花溪水湍鳴榔聲在小沙灘
盤斜曲踏畚田出霜下星稀霜月寒

阮閱湘東驛至萍鄉

萍鄉路與醴陵通溪上長亭草木中
行盡江南有山處門前隔水是湘東

阮閱過萍鄉

悠悠休問渡江萍山下毛人丹已成
路入瀟湘向西去暮雲寒日下孤城

阮閱蘆溪問夜

蘆溪臺榭已榛荆甘氏雲來只釣耕
遺事茫茫無處問東山月近小樓生

郝大聲宿蘆溪開化寺

可惜邯鄲夢未成數敲僧舍粥魚聲
寒燈有意催人起早踏沙溪曉月行

王庭珪白鶴峯

昔人騎鶴峯頭歸應有仙居在翠微
絕壁蘼蕪無處問時聞清淚揭雲飛

入名卷

僧德最羅霄洞

江南二月春無邊，籟竹十里花爭妍。兒童且莫

洞裏人家別有天，何用當年

何異寄題楚臺

哭兀層臺七十年，更張名字總紛然。楚萍一事

後先桃李共栽培，百般所欠皆成就。何止同名榜一臺，門

前樓親忽峰，東畔西臺喜雨成。領客登樓舒一壺，夜關更

何異綵衣堂

戲金曳紫麒麟桓，刻木牽絲傀儡棚。一等世間兒

親顏一笑中，真實不須看外貌。孝心原自與天同，將母南

來託鄰鄉無功雀鼠耗，官倉見他桃李思歸去。夢想婆娑戲

謝謬楚萍三詠

曾向荊州問五臺，初無踪跡但蒿萊。誰知此處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元

舉杯昔無公事筆，生埃只緣此理易。相感雨在天邊喚得來

雲雨堂 露冷風清星近樓，有人推枕擁衣裘。為君子細從

許載及第後寄宜春親友

八把文章謁帝居，便從平地躡空虛。

黃次山萍鄉

天馬原從西極來，只今南北市龍媒。橫門且可青

遲湘東風雨度，花時無因親取

王觀題毛仙山

九雪迎雲次第開，玉童家住此山隈。

王觀虛明觀

大業君王萬里行，玉輿此地昔曾經。

王觀玉女峯

會折山花獻阿龐，茫茫仙意果如何。

王觀過蘆溪

蘆蕭溪水碧粼粼，澗鎖煙霞別有春。

入名卷

入名卷

入名卷

入名卷

入名卷

入名卷

入名卷

入名卷

入名錄

入名錄

入名錄

入名錄

入名錄

入名錄

入名錄

入名錄

入名錄

入名錄

入名錄

入名錄

入名錄

周兌題毛仙山 仙翁辟穀綠毛生假向人開作姓稱應與桐君為伴侶丹成白日共飛昇

周兌措大巖 儒生名跡著幽巖王道樵夫笑不談是處馬蹄名特特江南可但一門三

周兌萍實里 楚地童謠已兆祥果然所得屬昭王若非精鑿逢尼父安得佳名冠此鄉

周兌三真人 三千功行一時成何必裁松待茯苓只為鐘中能養火同歸天上作心星

周兌羅漢影 法身無著本來空應供隨緣處處同偶向石開雷箇影一輪秋月碧潭中

周兌石姥山 古貌蒼顏迴不殊天工偶爾賦形軀頑然本是無情物應誤行人指望夫

周兌雨湧泉 楊岐山下出靈泉與海相通且古傳洶湧便知天欲雨為言陰石不須鞭

周兌葛仙壇 稚川不戀晉衣冠勾漏仙成九轉丹騰得數行風雨竹人間珍重埽空壇

周兌九房石 巍巍古殿時中央匠匠屏風列九房莫惜冥搜訪仙跡其間恐有紫金牀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三

李觀題淨巖觀春波亭 滿目蕪蕪綠澗江淹遺恨楚江湄仁人四海皆兄弟何必東風滄別離

薛仲邕題淨樂院壁 再到招提已六年豁雲山霧總依然飄零莫笑萍無用自謂功名可著鞭

朱子二十七日過毛山鋪壁間題詩者皆言有毛女洞在山絕

頂問之驛吏云狐魅所為耳因作此詩 人言毛女住青冥散髮吹簫夜夜聲卻是

郵童解端的向儂說是野狐精

黃昇萍鄉道中 路入萍鄉信馬行野花香好不知名官卑無補公家事時向田間問耦耕

姜迪過黃花渡 回首瀟湘二十春江南投老未安身如今再過黃花渡遙想湘山似故人

劉克莊萍鄉道中 丁男放犢草開嬉少婦看蠶不畫眉歲暮家家禾稻熟萍鄉風物似幽詩

侍其備經湘東 醉中忽忽到吳頭望見長沙卻倦遊不逐征鴻過湘浦還頰流水下南州

樂雷發萍鄉和玉堯章韻

征徇無人補舊綿蕭條客枕荒萍邊
檢殘石炭西窗冷卻憶山家楮檣煙

袁采縣廳書事

庭下幽花照眼醒綠陰成暝晚風清
何時拋擲銅章去小艇煙波弄月明

明

陸世勛楚臺夜月

楚國荒臺孤月明細腰歌舞寂無聲
銀蟾不管興亡事照我琴堂是處清

陸世勛曇華寺

龍泉此地得佳勝老吏偷閒且暫登
無數曇華巖外落老僧石上說傳燈

簡迪白鶴峯

丹臺月冷草泐洩白鶴歸時路欲迷
祗有當年仙嶺在青青依舊與山齊

簡迪葛仙壇

鶴唳蒼松月滿壇塵心應共白雲閒
神光滿室明如晝知是仙翁夜浴丹

馬猶龍武功山寺

靜聽空林出梵音愛山不覺住山深
閒來欲問齊雲路落葉蕭蕭不可尋

簡繼芳望雲亭

天際山頭若鳳儀使君亭構有新碑
徘徊終日緣何事一片孤雲萬里思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三

王守仁宜風公館

醉夢騰騰聽打衙三年蹤跡類匏瓜
如今不是穿雲子衣鉢隨身到處家

羅欽順次萍鄉

邑小猶能滿萬家山耕溪釣足生涯
倦來不暇聽更鼓睡覺東窗日已斜

羅欽順宜風公館買舟東下見壁上題詩甚多聊次其韻

宣風館前

新雨晴南北平分水路程客心
不奈寒溪水一夜潺湲樹裏聲

楊載鳴萍鄉

故園煙樹渺蒼蒼楚水巴山去路長
最是旅懷無奈處亂峯飛雪度萍鄉

湯顯祖送客萍鄉

宜春春酒鳳簫迴暮雨朝雲玉女堆
歸到羊花應五色聰明泉上讀書來

國朝

晏斯盛過山

路過蘆溪溪水西一肩行李付山奚
好風出谷晴光轉楊柳青青鶯亂啼

夏振魁蘆溪印事

一尾金鱗酒一壺溪南桃樹著花無
載儂小艇尋春去看滿青山印畫圖

張鵬獅萍鄉驛館行盡三春程未半浮蹤今日過萍鄉

王凝蓮池庵一角孤雲嶺上懸蕭蕭松竹放輕煙

鄧寅鐘鼓山尖峯頂立對平峯午後晴雲雨後松

楊維城明山峯明山隔岸見羣山怪石參差落照閒

詩餘

宋

黃大臨解萍鄉宰作次賀鑄暮春韻行人欲上來時路破曉霧

十分酒滿舞裙歌袖沾灑無尋處故人近送旌旗暮但聽

陽關第三句欲斷離腸餘幾許滿天星月看人憔悴燭淚垂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卓津題徐仙亭用東坡孤鴻詞韻流水一灣西晚坐孤亭靜不

見高人跨鶴歸風竹搖清影

范成大湘東驛往古與來今休用重重省十里

均花雪正晴月掛遙山冷下鼻子

范成大萍鄉道中乍晴臥輿中困甚小憩柳塘浮妍暖破輕裘

困人天氣醉人花氣午夢扶頭春慵恰似春塘水

盧炳黃花渡秋色人家夕陽洲渚西風催過黃花渡江煙引素

斷腸猶憶江南句白雲低處雁

國朝

一百零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入錄

胥繩武九日偕友登冠山閣

兩洗秋空剛是為重陽此日臨眺
處萍城如繪寒煙蕭瑟流水咽斜

殘照影西風吹老青山色倚闌干不語自生愁心誰識循
故事攜嘉客品好景舒胸臆看金釐洲畔芙蓉新拆獨對黃
花開口笑問君可記陶彭澤向尊
前醉倒賦歸來今猶昔滿江紅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藝文

雜記志

蘭臺十志各以類從類所不入例有變通萍實之謠始於循
童其餘雜組異曲同工或歌或粵亦雅亦風談枋所藉載筆

斯終輯雜記

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
者其勸農桑一篇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與販築定租稅厥田
上上者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
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
銀算記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即為員外郎上策乞虛據時
價而折細綿絹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以來戰爭之所今兵
革乍息黎庶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
得也無典販以求之是為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疋市
價五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即請絹每疋糧為一貫七百細
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五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

萍鄉縣志

卷十六

雜記

三

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即致書於徐知誥曰明
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收
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
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開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
唐歸宋民到於今受其賜齊即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
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即傳中畧不書資治通鑑亦佚
此事今之君子為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忝於偏
聞之臣乎齊即平生在所不論也 洪邁容齋四筆

南人凡水大小皆言江隋書地理志萍鄉有宜春江即瀘瀟水
流為袁江袁在春秋時為楚東境昭王或過此得萍實不必
大江矣 江
西考古錄

江右萍鄉相傳楚王得萍實於此邑因以名而范石湖以為去
大江太遠非是然萍實因渡江而得名非得之大江傳聞必
有所自未可遽疑
其說 開耕餘錄

袁江曰秀江即古南水自萍鄉縣東南之羅霄山出焉分流為
二派其西北流者合縣北之萍川水西為湘東江入湖南醴

瀟水事係多袁江即
小且喜江中岸係更
開涉

西晉書江表引袁江
以為何會此後並廢
其傳

陵界入淶水下流注洞庭湖其北流者即秀水也北至蘆溪
鎮南又東北至宜風鎮北又東至袁州府城西北 節錄水
道提綱註

萍鄉縣宣風鎮壁間有雷題曰奴本蜀郡越王之裔一年良

人登第二年為邵陽獄吏三年轉學衛世子之天遂擊遺孤

還故里舉目無親投此何地作小詩以書於壁士君子莫謂

焉清和季華書男秀郎捧硯其詩云泪痕拭盡懶梳妝遙倚

西風憶故鄉昨夜夢魂留不住

暗隨流水下錢塘 名勝志

嘉祐八年豐城李君儀為袁州軍判官權知萍鄉縣事一夕

臥室中燈忽起引焰高數尺如是者再三 能改齋漫錄

知萍鄉縣事黃大臨字元明庭堅兄也庭堅謫黔州元明送之

庭堅書縣廳壁云兄元明自陳留山渡漢河夔峽過一百八

盤涉四十八渡送子至摩圍山掩淚握手臨別有詩云急雪

鶴鶴相並影驚飛鴻雁不成行 府志軼說引氏族大全

萍鄉旅店壁間有句云煙鬟霧鬢泣秋風整日篋書不語中一

點閒愁隨逝水夜深和月下湘東後署女史娟題不知何許

萍鄉縣志

卷十六

雜記

三

人 府志軼說 相傳女史娟萍鄉題壁詩有兩首其第二

首云一日行來一日愁客途無奈懶梳頭夜來想作還鄉夢

杜宇聲聲

月一鈞

駕部員外郎錢丕送何水部蒙出牧袁州詩第二聯云楚江萍

暖烘朝日玉女衣輕掛曉雲晁迴送何水部蒙出牧袁州末

聯云更資談博

物千載楚萍鄉

舊序

明

徐璉萍鄉縣志序

袁之屬曰萍鄉巨邑也在元為州至國朝洪武二年復為縣三隅七鄉編戶一百三十里

地界吳楚水接瀟湘往來士夫景慕形勢每詢其故跡恨無志考證前者有司因循曾未加意正德丁丑夏鳳陽高君名桂宰是邑越明年政務之暇慨興修舉因與翰林孔目樂安鄒公暘素善稔知學博才高道介禮請修輯申於府余嘉其志諒之曰前有所作則後易為功是邑故無志創修誠難矣難之中有尤難者蓋志古史之流也國有史邑有志體制異而書法近似然史修於清秘之地藏諸金匱俟後世方出雖有威福之權不得而撓之其秉筆之公職司之重昭然矣若夫修志操筆之頃經人耳目固有遺錄直述者浮議沸騰排管沮厄鮮克終其事勢較難也君當速成以補闕與其可乎越二月餘集成志稿若干卷余與同與觀之見目錄條分事實詳悉或疑其繁且華余曰邑之志固如是也在朝廷有一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舊序

美

統志紀天下之事跡刪繁就簡敘華就實詳則弗勝書矣在省有通志視一統志又加詳焉在府州有郡志視省志又加詳焉至於縣他無所屬不過紀一邑之事跡益加詳焉宜也雖然簡失之畧繁失之冗樸失之俗華失之浮適中者蓋鮮矣今視此志若風土形勝財賦吏治人才忠節之類府志所載者盡收之其所遺畧者考訂羣書延訪士大夫者老之談此事立言策次成編繁不涉於祿華不流於誕據事直書殆於史法合也則鄒公館閣才名信不虛譽志成爰命錢梓以傳使將來觀風者採取焉則高君創修之功久而愈彰矣正德十三年秋九月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袁州府古恒徐璉書

簡繼芳補修萍鄉縣志序

萬曆歲之己卯萍鄉侯常君莅政之明年也經理政務修舉廢弛暇則取

徵文獻鏡古事實以備參酌因感於邑志之久缺也適以補訂請於郡大夫郡大夫可之即身任其事以同訂委文學劉君文和夏君中其開建設之增易官秩之代更賢才之遞興視舊志其所綴葺而釐正者居多懿哉舉矣乃走使海上命

余敘之冊首余竊惟邑之志猶國之史蓋備一方之典制也然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自古則記之已成之事志事也善立功在思齊賢思齊賢在勤考章章不時程則賢跡隱而功聲墜矣此於吏治民風固有大裨獨典制云乎哉願俗吏迫於簿書庸人怵於疑謗則及時修舉之難亦無惑其然矣吾洋爲哀鉅邑財賦人物代稱顯著志自正德丁丑邑侯高君纂修之後今且周一甲子矣六十年來之典制安考哉常君委心文學力爲補訂以備一邑六十年來之乘蓋其功真有足多矣然余因是而深感於吏治民風之難焉昔也政一今也政芴昔也敘紆今也敘棘昔也役簡今也役繁此吏治之難也由乎上者也昔之士也沃今之士也瘠昔之民也富今之民也貧昔之務也本今之務也未此民風之難也由乎下者也由乎上者既無如之何由乎下者又不能挽而同之則觀斯志者可以深長思矣聞常君之甫下車也讀鄭侯立破之記則欲導利以遺民撫楊侯去思之碑則欲興學以造士豈亦有見於吏治民風之難也而思一有以振刷之乎本齊賢之遐思而補邑乘之缺典是舉也非誠懿與或者謂修志欲備備則可得呂覽譏龐濶淮南諛離謂其不備也爲表以繫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舊序

三

年爲志以紀事爲傳以錄行爲外志以備遺侯得毋終惠乎余曰常君且以獻職行矣其資尙可借寇也採子長之才備史氏之體其尙有待焉余姑敘其始事且以振刷求備之意就正於侯云萬曆七年夏五月賜進士第文林郎知浙江寧波府定海縣事前兵部試政邑人簡繼芳書

姚一理續修萍鄉縣志序

今一邑之地準古侯國之封邑有志猶國有史自罷侯置守史廢而志興

矣萍鄉漢晉古邑二千年間牧茲土者豈無文學之士願專心政事鮮有秉筆及志者誠缺典也正德丁丑高君始修之觀者弗愜意萬曆己卯常君再修之觀者又弗愜意江淹謂作史之難無出於志諒哉歲甲申郡大夫陶侯行部視事慨然注念適愚承乏乃以命愚愚祇命不敢不勉每退食輒尋釋舊章攷稽故實參評得失搜羅遺佚發凡例立綱目續次類編釐爲六卷浣寅僚學博詳校之愚因以綜其成夫百乘之國肇於分土之基故綱考輿圖而目列沿革星野祥異山川形勝風俗方物賦役隸焉一圖之務成於制度之周故綱紀創設而目列若宇學校城池祀典武備隸焉經綸之積

由於位事之能故網諸秩官而目列政職教職屬職隸焉政
教之行關乎文明之運故列傳人物而目列科第薦辟貢監
恩蔭掾士學道武勳隱逸者壽貞節隸焉異端之流不入春
秋之例故網紀方外而目列仙釋仙女隸焉纂集之篇咸有
著述之蹟故網錄藝文而目列詩類記類隸焉核實別說簡
期盡質期文補葺古先之缺典庶不病于杞宋之無徵矣然
一得歎於三長一掛慮於萬淵未知能愜觀者之意否邪昔
朱子知軍下車卽詢郡志今郡大夫有復古深心執此以就
正之其或可以傳乎豈敢曰史萬歷乙酉九
秋朔旦文林郎知縣事建平姚一理謹識

陶之肖續修萍鄉縣志序

萍鄉爲袁屬邑余居袁九載嘗視萍鄉

十年來紀載缺如常君再修之而未竟其事余屢欲續修有
志未逮抱愧惟深迺茲邑侯姚君蒞政未期仕優而學輒成
吾志持所輯志復請序其端余受而讀之凡例綱目精密簡
盡考輿圖則輿圖之屬以類附紀創設則創設之屬以類附
譜秩官則秩官之屬以類附傳人物則人物之屬以類附由
是而記方外錄藝文網舉目張悉如其類蓋詳而有要約而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舊序

袁

有倫譎謬者正煩紊者刪闕遺者補綜核斷案筆法謹嚴質
不俚文不浮允乎古史之裔流也姚君方自慙於三長欲然
弗任余固以爲史識卓然於史才史學之先者焉傳稱不朽
事三立言居一迹其志之最謂非治最之徵與余不佞樂觀
厥成爰道其實爲之序萬歷乙酉菊月閏朔
朝列大夫同知袁州府事竟陵陶之肖撰

簡繼芳續修萍鄉縣志序

吾萍有志舊矣正德丁丑邑侯高君

至萬曆己卯常侯岡再修尙多沿襲故予序諸首亦以終惠
望焉時郡大夫鄭公有史識嘗與陶大夫商之亟欲得良材
刊正訛謬以成盛舉顧卽以事去常侯亦且行則斯志之成
也豈亦重有待乎今丙戌予入計得借吾邑姚侯聚首長安
開出其補修志謂予邑人不可無序予亟接讀之且重有感
於侯之惠吾萍也因作而言曰事固有待哉陶大夫所以終
鄭郡公之託者其在姚侯已今親所爲志輿圖創設官秩人
才以逮方外藝文之屬視舊之蕪陋治襲者頗有潤色修飾
之功蓋寅寮學博雖與詳校而筆削之權則侯實身任之矣
陶大夫以此爲最之徵信哉予雖遊東越聞事聞桑梓口碑

當耳目謂新邑侯有二事甚鉅一修城一修志也夫吾萍近
稱疲磚城費近萬疲益甚乃即崩決三百丈此關於民瘼何
如邪侯議沿河增護城石隄以支水患至以修衙公直并贖
緩佐之使前功不棄事非甚鉅乎然修志一事尤甚鉅何也
蓋志以志邑事也城其事之一端也紀載沿革條析利弊全
在此志志補修矣豈惟六十年典制之備已哉千百載之矩
獲亦或在茲矣覽與圖則編氓將何以綏乎覽則設則法紀
將何以振乎覽官司則芳躅將何以踵乎覽人物則教化將
何以興乎覽方外藝文則異端何以使之息而文體何以使
之正乎侯覽而觸觸而思思而求以利民亦猶之侯也則侯
而作者覽而觸觸而思思而求以利民亦猶之侯也則侯
之終惠吾萍者寧有紀極邪故論侯新政其修城修志二事
皆鉅子竊謂修志尤鉅者以所託者遠而所貽者宏也若夫
卷帙綱目與舉歲月具在侯序中不贅書萬應歲在丙戌春
正月既望賜進士第兵部試政知浙江温州府
平陽縣事授階文林郎邑人葛子儵繼芳書

陸世勛萍鄉縣志序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致信於邑乘則邑乘
詎不重哉顧文武之道在人祀宋之徵以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舊序

完

獻則賢又文之所由寄也余不佞承乏茲邑見縣典蕪佚思
欲輯而新之而難其人適慶源簡大夫家居讀禮固遷固之
木而倚晉之博也既非借才於異地又甚悉其邑舊史因予
之請而肯之自春徂冬詳為校讎手自編輯舉要刪繁訂訛
傳信闕者補之佚者綴之條分理晰旨明目張爛焉成帙舉
以示余余讀之歎曰茲集也質而不俚華而不澁簡而不畧
儻所謂一代之信史非與即欲付之剞劂氏適迫於大計之
役乃納之行李泊棠恩復任始繼而與之又得南舉鄒大夫
序其首鳳坡易大夫序其終夫以蕪爾萍邑一乘乃經營於
三大夫之手潤色於諸君子之長則萍之山川顧不生色萍
之鄙鄙願不增重邪余也附託於青雲之士亦藉以垂不朽
乃援筆書之以識一時盛美若夫政務之鉅細風俗之隆替
典章之廢舉乘也具載之矣余
何贅萬應丙申七月哉生魄

國朝

尙崇年萍鄉縣志序

哀郡居江右上游昭萍其四屬之一也唐
宋迄明山川人物固班班可稽顧壤接湖

湘衝富孔道數十年來兵燹洊經戶口之凋零賦役之困弊
人文之軼佚與夫教化風俗之陵夷有不可勝言者矣年自
今春奉

簡莅萍無事不以興除為念而尤殷殷於邑乘是詢適奉部檄肅
臨因與學博暨諸紳士殫心竭慮搜羅舊聞得殘篇於灰燼
之餘刪繁舉要傷故益新勒成一邑之書回意前明萬曆丙
申距今近百年則斯志也詎不為曠與乎哉雖然匪敢以是
侈縹緲也閱戶口之盈縮則休養生息宜何如亟與覽賦役
之繁簡則勸農恤力宜何如篤與視人文之盛衰則燕陶樂
育宜何如殷與釋教化之崇替風俗之涼懿則道齊德禮孝
友姻睦宜何如漸被而蒸變與此其責在上而不專於上此
其責在下而亦不專於下耳善乎真西山之言曰為此邦之
吏者不可以無此書蓋凡昔者明哲之官忠信之長治教風
績之可尚者皆其龜鑑也有一事之弗及其能自安乎為此
邦之士者不可以無此書蓋凡前修故老德行學術之可師
者皆其矩度也有一節之不相似其可不自勵乎年雖不敏
願與諸紳士共勉之康熙癸亥季冬月
文林郎知萍鄉縣事三韓尚崇年撰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舊序

早

晉繩武萍鄉縣志序

余讀武功志矣卓哉對山其洵良史才乎
何文之潔也讀靈壽志矣思深哉清獻之
書也傳之所自來乎既而歎曰語云薪積後來使對山在他
年當亦簡不至此清獻詳田賦一篇中三致意焉其他稱是
卷必倍加之已昔人稱新唐書事增文省後人曾議及之有
以哉余嘗署令安義矣安志陋且殘急宜圖之任數月不果
嘗署令豐城矣時豐志未修也任兩月不果嘗護篆饒州司
馬矣饒重陶業宜專志任兩月又不果嗣是授令萍鄉矣明
年修學宮明年補城垣建龍神廟明年葺書院各以次竣余
且任邑志之請矣余非敢擅志家長志也云何閉亦肄業及
之余記鄭漁仲之言矣其言曰類書猶持軍也若有條理雖
多而治若無條理雖寡而紛類例不患其多患多之無術耳
惟志亦然請事斯語余念由開館而來矣歲俸所支購古籍
幾萬卷公退之餘值志稿彙到檢書室中燒白蠟燭苦茗悉
心搜研之徵疑信參異同母敢以苟率完公事童子傍候良
久方垂頭而睡近聽譙樓漏視三四下余因之例前志矣陸
志數二百四十三尙志數二百八十四今志數七百四十一
詳與畧與工與拙與抑志果難言與余今以事免官矣一貧

之差虧及九仞范石湖吳郡志垂成而輟踰後始梓行之豈
伊昔已然與嘉我諸同志矢願玉成刻期厥乃事幸亦察余
之苦心也涑水溫公作通鑑自謂平生精力盡於此書朱子
註大學亦云然余不敏竊拳拳是志手撫新編爲之喟息乾
隆四十九年十二月旣望前知萍鄉
縣事晉澤晉繩武寓菴洲書院題

萍鄉縣志

卷十六

舊序

續修縣志經理姓氏

歐陽楷 舉人

羅炳曙 舉人

黃啟宗 舉人

文辰 舉人

王道興 副貢

顏鍾瑛 恩貢

許雲城 拔貢

文鴻 廩生

吳立朝 廩生

劉元端 廩生

張培華 廩生

鄧樹標 廩生

周心祖 監生

吳瑚 附生

葉敷榮 監生

吳承本 附生

彭堂緒 歲貢

林育輝 附生

張培泰 附生

文鵠 附生

王維城 封員

彭世冕 封員

文耀 廩丞

蕭霖 附生

朱文翥 廩生

彭元貞 附生

易芝瑞 監生

宋大樞 貢生

易馨泉 附生

鄧維 附貢

甘正曦 附生

郭學鵬 庠生

萍鄉縣志

李炳階 職員

鄧樹榮 監生

彭元達 監生

黃增謨 附生

陳材 監生

周家典 監生

王珍 監生

黎光儀 附生

陳源璋 監生